

23
2856



782.2581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782.2581

著者號 1002

登錄號 18205

國史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18205

締造共和名人事蹟

國史館藏書



0033011

2342
2856

782.18
1374

民國二年

締造共和名人傳

上海朝記書莊出版



18205

分類七

著者

種次號

782.18

1374

目次

卷一

徐伯蓀先生事畧

江家鈞撰

吳祿貞事畧

錢基博撰

彭席儒事畧

江聰殉學事畧

陳承修撰

王齊華事畧

究實撰

王次任事畧

程士毅撰

卷二

張東深事畧

趙承謙撰

季光璜事畧

季光恩撰

陳佩南事畧

謝保衡撰

李儒清事畧

范受山事畧

石法鑑撰

禹之謨事畧

朱問鍾翹楚撰

楊晉康事畧

薛哲撰

楊卓林事畧

覺夫撰

高不儒事畧

揚大實撰

余華祿事畧

薛哲王品超事畧

卷三

王家駒事畧

王一民撰

馬祖全事畧

陶璞卿事畧

騷心撰

薩蒲智事畧

鄭友益撰

張金彩事畧

劉槐撰

蕭鑑音事畧

張國煌撰

劉懋德事畧

孫錫皋事畧

孫秉鉉撰

林淮琛事畧

卷四

涂弼垣事畧

詹蒙事畧

縉云樊安撰

陳瑞廷昆季事畧

王朝東事畧

泗水葉兆輝撰

張榕事畧 無錫侯毅撰

王楚材事畧

夢熊撰

劉君公事畧

劉克強事畧

湯志宇撰

黃君毅事畧 陳其美撰

吳嗚谷亡弟事畧

吳春濤撰

卷五

李彥正事畧

李穀溪撰

趙承霖事畧

顧振賈撰

林修明事畧

陳秋粟撰

李壽堂昆季事畧

語罕撰

目次

四

張維屏事畧

莫良甫撰

周維楨事畧

周宗澤撰

李廣順事畧

寂照撰

陳敬岳事畧

日里士木撰

焦大鵬事畧

元冲撰

溫生財事畧

日里士木撰

卷六

張伯銑事畧

楊震威事畧

鄧斌事畧

董清峻撰

鄧彥堵事畧

李香雪撰

趙桂芳事畧

曉風撰

郭公接事畧

韓衍事畧

楊丙撰

林尹民事畧

陶萬人
梁靜波二烈士事畧

如皋洪濤撰

方聲洞事畧

白雅雨烈士事畧

俠生撰

勞肇明事畧

夏體梅事畧

君狂撰

林常拔事畧

王梧少生事畧

玄茲撰

陳可鈞事畧

余念宸事畧

馮超驤事畧

趙聲事畧

章云卿事畧

卷八

喻倍倫事畧

杜鉉興事畧

李名羣事畧

宋玉琳事畧

林文事畧

黃養臬事畧

陳與燊事畧

李晚事畧

陳更新事畧

林覺民事畧

卷九

劉六湖事畧

龐雄事畧

李生及少年事畧

姚國梁事畧

饒黼庭事畧

石慶寬事畧

羅仲霍事畧

劉元棟事畧

周華事畧

李文楷事畧

卷十

徐仁慧女士事畧

錢保彥撰

陳英如女士事畧

林萬里撰

繹造共和名人事略

平江居士輯

古吳

榮朝申校

(童杭時撰)

徐伯蓀先生傳

先生諱錫麟。號伯蓀。越郡山陰人也。性情豪俠。以孝友聞。年少劬學。博覽羣書。尤精於算術。凡步天測地之學。罔不畢擅。其長居嘗終夜不寢。坐視星象。手製渾天球。點置列星於其上。以備研究。甲午戰後。知中國之科學不足恃。痛念國恥。研求實學。因與都人士創辦中西學校。於越城豫倉爲越郡各校之鼻祖。庚子而後。中華學校次第設立。該學校更力圖擴張。遷設於龍山書院。爲吾越闔郡中學校。壬寅招生。杭時亦與投考。荷邀特賞。慰誨殷勤。有逾骨肉。越明年癸卯。杭時率舍弟濟時同門受業。尤爲深契。每星期除應授科。

學外。晉暮。餘閒。輒以幾何測量諸科學授杭時等。雖平時杖履出游。間談之餘。無非國家大計爾。時俄迫遠東。先生力主聯日拒俄之政策。命匠人造一的內畫。西人顏曰。俄人率諸弟子擊射之。以爲致力邊陲之預備。日人平賀深造見而異之。與先生訂爲莫逆。交旋憤時勢日艱。非革命不足以圖強。爰與盧君鍾嶽舍弟濟時王君世裕組織軍國民教育會。推蔡君鶴卿爲會長。提倡革命。尋又與章君太炎等改組光復會。刷印革命軍光復論。諸書到處分贈。宣講同時於越城創辦大通學堂。招集熱血健兒。旦夕訓練。躬親習勞。蒸蒸然有勾踐臥薪嘗膽之風焉。曾秘密自行製炸。幾失慎斃。命甲辰之春。與舍弟濟時二人徒步旅行。窺測吾浙各險要形勢。尋訪我浙諸英雄豪傑。旬日之間。經過千數百里。雖冒雪衝寒。餐風吸露。不以爲苦。志誠堅哉。是役也。覓得金華張恭剡溪竺紹康王逸處州呂東昇諸同志密與連結。是歲秋。

遂與陳君伯平馬君宗漢沈君鈞業盧君鍾嶽暨舍弟濟時等遊學東瀛與留東諸同志協謀排滿革命事尋遺舍弟濟時返國赴湘鄂間說項僉廉三（時爲湘撫）並請介紹見張之洞（時爲鄂督）運動當道革命虎口投身不避權貴雖直接未見成功而苦心亦倍至矣遞至翼年先生返國充皖江道員皖撫恩銘欽先生學識卽委辦巡警學校待遇非常屢共筵宴舊時諸交友多疑先生轉念宦途而不知先生無非爲斧柯得假差堪藉手以達當初之目的也不料備員纔期月急進派百計促先生進行先生遂決志起事一面電達日本命厥仲弟偉及盧君鍾嶽返皖一面關連在越諸同志秋女俠瑾暨王竺舍弟等同揭竿而起以爲呼應無如滿運未終恩銘雖被手擊登時隕命而先生與陳馬諸君亦均不免於難於是剖心慘劇倍逾比干駢首血痕遙連秋氏先生之仲弟與盧君均在九江被捕一時大禍橫來蔓延越

地王逸竺紹康沈鈞業范肇基陶成章許雲翔仲卿暨舍弟濟卿等均逮捕
甚急力鋒千里殺氣迫人凡我同人閨門奔避或遠適異國或隱匿深山易
名亡命者五年迄客歲神州光復先生之靈魂始慰由前浙都督湯壽潛麾
都督陳其美等發起命先生之仲弟偉盧君鍾嶽赴皖迎先生之靈柩歸浙
暫厝湖濱並令前民政司長褚輔成擇地營塋並設立專祠輿糊遄返白旗
增浙水之光墓道崎嶇碧血壯湖山之色先生誠不死矣門下弟子童杭時
敬譏

熊烈士成基事略

(汪家駒撰)

熊公諱成基字昧根江蘇揚州人余之同學友也少懷大志有古俠氣嘗慕
岳武穆史可法爲人而痛惡夫世之爭名利者幼年入塾就學喜讀兵書不
嗜文字偶與談兵則欣然忘食終日無倦容或問之公曰大丈夫生不爲國

家效力。恥就甚焉。治天下尙文。今何時也。舍武安能遂吾志耶。迨弱冠入南京將弁學校卒業後充甯省某營排長。公以江甯雖長江咽喉。然非上游門戶。且駐兵甚多。恢復不易。慨然有游皖思想。皖省公產地也。公祖若父皆仕皖。有年。故公於皖省形勢尤為熟悉。越數月。顧君忠琛由寧往皖。嘉公之志。調充砲營隊官。旋欲升為他營管帶。公堅辭不就。以恢復中原時。砲營多優於他營也。當是時。正徐公錫麟就義。安慶公悲憤殊甚。滿清政府專制已極。欲為徐公復仇。而阨於時機。乃中止。戊申冬十月。太湖秋操。逾旬日。清帝及太后相繼沒。公乘是時。聯合他營。得千餘人。於二十有九日晚。率師攻城。守城者為薛君哲。公之內應也。公不欲傷害皖省居民。故暗遣多人入城內應。公之用心誠苦矣。公愛同胞。誠厚矣。當必無往而不利也。詎料清運未終。天不佑。漢薛哲懼。事敗禍及。忽改圖堅守。加之某砲艦適泊江中。聞信立至。發

砲毀公營壘。遂不支。走皖北。自汴至魯青島。航海赴日。改名爲張建勳。自恨閱歷尙淺。奮志勤學。專力於軍事學及製造學。有再舉之雄志。惜友非其人。與吉林臧冠三之子引爲同志。己酉冬十有一月。公去日本。赴吉林。至哈爾濱。寓某客店中。臧值知之。是時清考察海軍大臣載洵。薩鎮冰。由俄返國道經哈埠。外間喧傳公欲行刺載洵。清官吏恐慌異常。出重賞金嚴密搜查。臧利令智昏。負心賣友。致公於獄。公談笑自若。無畏容。無慍色。慨然自謂曰。事成亦死。事敗亦死。又語於人曰。余主張在傾倒政府。並非專爲滿漢成見。西洋各國明達之士。無不盛唱社會主意。重在彰人道。均貧富而已。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安慶之役。曾以是鼓吹。兵士故樂從者多。事既失敗。聞皖撫辜殺戮多人。至今思之。猶有餘痛。吁嗟乎。公已被逮。尙以舊部死亡爲恨。其愛士之心可知矣。宜一呼而百應也。次日由哈埠解至長春。啓程時。觀者如堵。公

笑語曰諸君珍重我死猶生又曰吾願以一腔熱血灌自由之花聞者莫不感泣庚戌春正月望後三日就義吉林臨刑時猶誥於衆曰我非囚犯乃爲國民謀幸福不遂之首領也今生已矣我死願繼我而起者大有人也亡年二十有四逾一載武漢義起共和告成公之志至此遂矣祖瑞生父存仁兄弟現存三人長兄成模卽予姊丈安慶巡警學堂畢業幼弟成鰲年未及冠公其仲也聘妻未娶姪興官萊官萊官卽公之廡子現胞兄成模赴吉運柩來揚安葬他日勒石銘功名垂千古誠如公言雖死猶生也嗚呼公自幼至壯僉以恢復漢室扶持民族爲懷深望繼起諸君勿尙意氣同心協力維持民國獲雄視東亞之效果公之心庶可永慰九泉矣予忝屬戚誼而又同學不能無言於是爲之傳

汪家駒曰崇拜英雄當取其質能不顧名利爲同胞謀幸福皆無論其得

志失志吾皆敬之吾敬孫文吾敬黃興敬其爲得志之英雄也吾敬徐錫麟吾敬趙聲敬其爲失志之英雄也熊公成基亦失志英雄之一犧牲生命爲民族死步徐公之後塵啓武漢之先聲繼往開來厥功甚偉吾敬之非吾一人敬之吾尤願與天下同胞共敬之

吳祿貞傳事略

(錢基博撰)

祿貞遣使日軍往復論說卒有以屈日帥使認延吉爲中國領土恢故疆方千里或嫉祿貞功不已出遺書中朝詬諸東督徐世昌恤祿貞才多方紹護檄調奉天辦軍務日帥故憚祿貞却退祿貞去知無可憚者復進軍延郊清廷畏日軍逼再命祿貞督辦邊務銳力振新邊人賴之在邊三年百墮俱舉回京補副都統派赴德法觀操返出爲保定第六鎮統制蒞鎮殫精訓練期成到旅以扞京畿撥其根株時黨人士陰謀漸聞於朝陸軍部尙書蔭昌夙

忌祿貞才恐與黨人士連或起據肘腋爲變不能制尼之鬱鬱不得志適第
 八鎮協統黎元洪起兵武昌祿貞已見厄於蔭昌不得逞自請督師赴鄂陰
 思南宋李綱岳飛謂鄂岳地勢建瓴終爲天下要害恩乘勢響應以湔前敗
 蔭昌知祿貞終不能效忠清廷陰沮於軍諮府大臣載濤曰祿貞兼資智勇
 武烈過人一時之傑儕資之兵使去是傅翼於虎逸使出柙也一日颺去不
 我用不可復繫矣載濤然其言不許祿貞請以蔭昌督師令將第六鎮兵從
 謀斃諸途祿貞恐不免辭以疾會灤州軍聯名邀立憲勢甚亟清廷知祿貞
 得將士心急檄往宣慰祿貞馳抵灤召將士曉以大計謂清廷屢創無所懲
 偷旦夕安壞敗不可救藥微改絃而更張之不可今蔭昌傾北京兵南征武
 昌諸君倘能偕我倒戈掩北京不備可無血刃而定然後綏靜士民易置帝
 政規皇古共和之制以媲美歐美傳檄東南釋甲寢兵天下事大定矣皆謹

應曰諾。益電奏安堵弛北京。備密部署。諸將以灤州張紹曾所部爲第一軍。奉天藍天蔚所部爲第二軍。新民屯盧永祥所部爲第三軍。會師豐台。以逼北京。會有與議者。馳北京告變。密調灤州濱軍抵北京。以防祿貞運兵會山西。太原軍變。遙應鄂岳。載濤。遽檄第六鎮留守兵攻娘子關。祿貞在灤聞保定兵發。曰吾勸諸將襲北京。而所部攻晉。勿阻之。何面目在灤。與諸將相鬭乎。逕赴石家莊。叱停戰身入娘子關。與晉軍聯和。令出關。運取第六鎮兵。輜重。以足軍火。聯電抵北京。曰無遽。晉虞。晉軍已我撫矣。北京猜祿貞謀益急。暗募人刺之。陽以朝旨獎借。命撫晉促令赴任。未發其帳下將馬惠田突手槍擊祿貞。不中。祿貞遽起奔惠田。手桿格惠田槍。再發。仆割其首。持奔北京。時辛亥秋九月十七日也。偕死者二人。一參謀張世膺。與祿貞室鄰。倏聞鎗聲。起祿貞室走視。惠田適鎗祿貞仆。手猶拄地。思起惠田。拔刀砍祿貞頭。欲

下世膺駭奮張空拳與鬪被惠田刀中腦死一副官周維楨亦赴救祿貞遇害祿貞性坦直不疑人將兵十載吏卒深夜謁見未嘗陳兵衛故及於難無錫錢基博曰吾聞諸鄉人廉泉廉泉聞諸甯河王照謂以祿貞材武宜若可以有爲曾憶甲辰在京師偕祿貞飲酒座酒酣祿貞顧座大言曰若輩猶志庚子夏晚盜劫太通厘局事乎亦知盜爲誰某乎聲震四座座客駭愕無應者祿貞右手舉酒滿杯揮左手自指鼻尖語曰不敢欺我也揚杯飲一吸而空時良弼姚錫光在座相視失色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此其所以失身而喪其元歟吾知處心積慮以死之者爲已久也而祿貞意氣自豪曾不稍顧以蹈於禍可慨也夫

莊君書卿事略

(西來墨撰)

天下之最可悲可痛者不得其地而死死而志以沒名以泯而千載下亦無

有爲之流連嘆息者。吳樾。徐錫麟。溫生財諸烈士之死。志遂而名亦以不朽。死得其所矣。廣州一役。有死而名不傳焉。然而志遂矣。千秋萬世後。履其地。猶將弔其人曰。是曾以鐵血爲同胞。請命諸健兒之傷心處也。死無憾矣。蓋健兒之死。不求名之成。而求志之遂。不求志之遂。而求死之當。而不可得。斯則千古英雄所爲。飲泣而不能已也。是則吾於亡友莊君之死。不得不忍淚而強爲之傳也。君諱玉。字書卿。閩之障州平和人。籍居郡南富裕。爲漳城冠。君少負贍氣。勇於任事。及冠與吾共肄業中校學。文山前半生之行樂。而少其風流。人多厭之。後以家中噴有煩言。遂決然舍棄閉戶。自修讀廬梭民約。論及海內外志士之箴言。奮然起曰。大丈夫其可悒悒久居專制下耶。於是復思出以用。世歲戊申。同人創辦閱報社。越年己酉。君又以獨力創辦法政研究所。技術專修學校。意蓋欲借是以多結同志也。時家政之權操諸君之。

長者君力承鉅歟措置頗形竭蹶病者又從而非之君曰吾糜吾費吾爲地方作公僕人尙不我諒如此已矣吾復何言吾以後其行獨行主義乎由是與海外志士結行踪頗秘故其所辦之二校僅至一次畢業而止庚戌歲杪返自廈島吾乃過訪蓋與君別已五六月矣至則君獨處一室十餘份報紙雜陳外渺無他物因笑謂余曰弟視余室當不減閱報所暇時盍常過此又曰弟解人年來志向當有一定吾畧少年凡事不可不早爲計也余曰弟親老弟幼煢煢一身良不知何事相與黯然而別自是而後余不復再面君矣君於辛亥三月十八日中漳赴滬二十四日舟沉吳淞死焉當君臨行時曾別其孀母云此行一則從諸同志之後謀所以革命之入手一則組織華僑接待所以爲異日僑人連翩返國之地（其兄來函所述）是君此行固資志以往也然竟不得其地死矣死竟無有爲之歎歎者天之於君也酷矣吾於

是知君之不瞑矣。天下可悲可痛孰有更甚於此也耶。君死年二十三。子女俱無妻。鄭氏頗能贊助君志。現竟孀矣。吾於君之死。則思爲君傳。第以年少。無學。恐不足以傳。君適足爲君玷。故爾中止。刻又接君兄遠道來函。殷殷相囑。是則余又安可默默以已乎。吾以是傳君。吾以是報君。嗚呼。君之一生。盡於是矣。

彭烈士家珍事略

烈士彭家珍。字席儒。蜀之金堂人。祖貞吉。前清歲進士。研精三傳。及易學。父仕。勛。前清主事。精性理。詞章學。留學日本。復通天算法理。諸科。烈士性孝友。個儻。有大志。好學篤信。持躬嚴正。其得力於庭訓者深矣。其父住尊經院時。張列五君執贊往學。算術。烈士卽留心此學。翌年。其父出就館。命肆業。張君門下。感時撫事。痛心危局。而革命之志。蓋伏於此時矣。癸卯春。清督岑春煊。

清蜀初辦武備學堂烈士考入究心兵學致方中原無須臾放弛教員張蓬山君器之妻以姊女三年畢業自費留東習軍事年餘歸蜀充鳳凰山陸軍排官時手握微兵卽欲實行革命丙午夏難作烈士與焉事洩被逮者數人乃縛城胥遁後督趙爾巽調朱慶瀾統制川兵朱故東人所用皆東士又欲以舊獄陷諸豪傑烈士見機辭職時張君蓬山已從清督錫良往滇任協統事烈士亦奉電調滇充隨營隊長兼講武堂教練官數月錫督調奉天任繼督者爲李經義引用私人軍士內訌張蓬山君曰此邦不可以處矣子宜先至奉天余隨至烈士題之遂由滇乘越南火車經香港至東省充學兵營隊官旋代理管帶時滇濱相距千餘里猶函索王文成李二曲諸書烈士豈行伍中人哉庚戌夏營撤辭差後又遊覽北京調查軍制八月得軍諮處友薦仍到東當兵站差自烈士從軍滇奉間關吳薦其父數函促歸授室烈士覆

云。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兒已奉教於古人矣。願大人勿以兒爲念。辛亥夏。因四川爭路事起。武昌倡義。獨立大江南北。靡然從風。而四川亦於十月七日。反正時。烈士已由東返鄂。黎都督元洪甚重之。時民國雖立。而北虜未殄。欲爲。率庭掃穴。計密遣炸彈隊入京。炸民賊之助虐者。烈士慷慨請行。自此函電不通。後始得南京電云。烈士炸長弼斷其一股。尋亡京師。大震。彭亦自殺。云。嗚呼。烈士已爲民國流血矣。論曰。二十世紀之良弼。其滿虜中之驍桀哉。彼蔭昌鐵良輩。誠不足與比肩也。考其前事。弼旣留學東京。士官畢業富。有軍學知識。而又以禁衛統制權力制我漢族。弼不死。漢不興。吾國四億同胞。詎能高枕而臥乎。嗚呼。博浪之椎荆。卿之劍。不圖再見於今日。較吳樾之炸五臣。徐錫麟之擊恩銘。有過之無不及。無何而清帝遜位。促成我莊嚴燦爛之民國。未嘗非烈士一炸之功。他日銅像巍然。將與英之克林威爾日之。

西鄉隆盛比列矣。未知當局者將如何鄭重而旌異之。寧獨爲吾川人所崇拜。抑亦中外之所崇拜也。聊輯其事畧以爲傳。

江君聰殉學事略

(閩縣陳承修撰)

元和江君聰。字孟聰。建霞先生之哲嗣也。先生才華蓋世。以遭時物忌。齋志以歿。論者惜之。君幼承庭訓。性敏異好學。尤耽格化。余初聞君之名。在庚子辛丑之間。其時君肄業上海。東人所設之善隣學館。課餘即從事化驗。未嘗有倦容。弱冠東遊日本。入岡山中學校。繼轉大阪高等工業學校。習應用化學。從宿志也。余於甲辰歲始與君相識。一見如故。其豪爽之概溢於眉宇。同校既久。過從尤密。君之爲學。專趨重實際。好操作。具工師本色。居校數年。每有製造。輒以身兼數役。曾見君提煉樟腦。自取材以迄出品。事無巨細。不假手於人。而得品之豐。亦爲他人所弗逮。其沈潛學業。多如是者。君於化學製

造之外。並及金木工藝。斤鑿。純尺之屬。輒與化驗之器雜陳。左右丁未學成返國。初就蘇州公中學堂教席。逾年應上海江南製革廠之聘。兼理利用燭。良公司以資本不繼。中途輟業。余嘗於京師商品陳列所一見君之器品。優良純淨。詫爲東方所僅有。因不可以成敗論也。廠事既罷。乃南遊粵東。任工藝局事。未幾肝病作。回蘇醫。作上年義師起。當事者以君善鑑別。以軍制各詰相委。屬君奔走國事。病益劇。歲杪。余以事南旋。相遇扈瀆。蓋與君別四年矣。初君之居東也。體格素豐。膂力尤健。至是則消瘦幾不相識。擁被談時。許氣息不相屬。尤殷殷以國事漸定。吾輩當奮起直追。發展所學。爲勸勉。旣而病稍已。乃自上海回蘇。奉母居蘇之蕩口鎮。家居復從事化驗。會以用藥失度。驟致爆發。爲毒氣所中。頭面左右手出血不止。蕩口僻在鄉隅。無救急之術。家人以專輪至蘇。延西醫惠。更生。診治截去左手。暨右手二指。知識稍清。

而雙目已失明矣。翌晨因藥毒過深，驟發痙攣之症，赴滬購藥不及，遂爾長逝。時中華民國元年三月二十日也。醫言君所配合之藥成分方法雖不能詳要，爲猛烈轟炸之劑，則無可疑。嗚呼！十餘年苦心研求，君之所志，蓋可知矣。夫在先進之國學人以身殉學，屢見不鮮，而未竟之志必有後人繼起研究。卒底於成，故身雖死而名乃不朽。吾人從事實學者，固當以此爲志。今君之死，爲國中殉學之先導，當已風靡一世，所願海內學人念君求學之苦衷，而繼述之，則不獨君之幸已。

王齊華君事略

(究實撰)

王君齊華，名璋，又號劍俠，安徽祁門人。少倜儻，有大志。及冠，補弟子員，鄰里有事，君必出，爲排解。鄉人多敬服之。庚子戰敗，君知非有專門學問，不能生存世界，誓欲渡海學陸軍，苦無資費，事遂中止。前清光緒二十九年，安徽開

辦武備練軍。君奮然投入操課。不少暇。甄別列優等。時該軍統帶譚學衡。君適兼武備學堂提調。以君學有根抵。調充武備學生。君於課餘之暇。恆與同學友入研究中國大勢。每至淚下。三十一年畢業。列優等。時安徽開辦新軍。同學多就職。君獨邀約二三知己。走東京補習陸軍。振武不得入。乃投身東斌學校。未幾。孫文君抵東。開會於錦輝館。演說革命原理。君與會焉。從此遂潛心研究革命事業。畢業後。擔任歸國運動。各處寺僧。以爲實行革命之機。關蓋以寺宇幽僻。便於儲藏。軍火黨人。穿着僧服。往來出入。使人不疑。且得利用寺產。以爲補助。長江一帶寺僧。多爲其所籠絡。其時端方督兩江防範。密君知時不可爲禍。且立至乃復。走東京。入明治大學。三十四年。太湖秋操。君欲利用此時。機運動。實行革命。隻身返滬。適兩江捕黨人益急。恆有僨者躡君後。幸君不露形迹。未遭其害。熊成基事起。君潛返安慶。謀所以援助之。

及抵岸聞熊已敗走黨人多就戮君痛不欲生登時血如潮湧有友往探視者君惟相對以哭不發一言其後病益加劇或有勸其暫歸調攝者君憤然曰匈奴未滅何以爲家乃復走滻上病狀亦日卽沉重未幾行囊罄絕無處乞援不得已遄返祿門寄寓於友人張君之商店中未及旬日愈不能支張君以其家有老母知其病必不起送之使歸不三日竟長去矣猶憶其臨危時告其友人李君西樵曰余醉心革命於今三年不幸所志未逮死有遺恨但願余死之後卽有繼余而起者則余雖死猶生也今民國告成矣偉哉王君其亦可以少慰乎

王叔鶴先生事略

(趙承謙撰)

王叔鶴先生諱治齋字秬生山東費縣人性友孝喜排難解紛甲午中日之役盜賊乘機起村民多遷避先生籌餉衆防備甚嚴匪徒歛迹閭里賴以

保全他如倡辦阜林會社以興林業發起教育會以興學務設開成學堂使貧寒子弟就學其中凡地方公益無不盡力舉辦鄉里德之已酉歲被舉爲諮詢局議員與丁佛言周健龍張公直王景堯諸君相友善聲氣投也辛亥春以阻止黃邑商會違章販運銅元事被誣陷拘留於審判廳監獄屢稟乞對質當道不理九月張君承治黃君清坤聯絡各界謀山東獨立先生方自獄中出卽爲畫策注重外交財政軍事三要件擬舉孫寶琦爲都督賈賓卿副之緣孫長於外交且地方官吏皆孫僚屬恐孫去位官吏不自安萬一席捲而逃則財源立竭賈待兵寬頗得人心衆韪其議先是陸軍官兵欲公舉張君承治張曰予爲魯省謀幸福非爲一身爭利權固辭寢其議張復首倡用先生計衆贊成遂於九月二十三日宣布嗣民賊張樹元吳鼎元王學彥孫家林方玉普等承滿清朝意煽惑軍人起而反對嗾馬良誘捕張君承治

拘留於其寓中。張廣建、吳炳湘繼至，復與聶憲藩、張善義等聯絡，以兵迫令孫寶琦取消獨立，嚴索黃君治坤。黃聞信逃脫，擬聯南軍以圖再舉。先生見事機已去，遂於十月中旬與張東琛先生歸里。然絡以黃邑僻在一隅，難成大事。乃與張東琛先生仲子青君約俟得黃君治坤函卽同赴南軍。乃久候無耗，不知黃君已重來被逮下獄矣。居數日急進會黨至黃邑，同人力邀先生出。先生以其兵力單薄，恐不足與圖成，而同人僉謂足恃，又接烟臺商會電稱南軍已到兵艦三艘，衆情踴躍。公推先生爲民政長，先生仍推邑令。劉君爲長而已。副之設科治事黃縣。於是告光復矣。十月杪急進會軍隊百餘人至城。先生要其駐紮黃山館、鎮河寺以固邊防，不聽。又以城圩各門不得無故晝閉，致礙交通，亦不聽。由是先生不得行其志，僅爲軍隊籌供給耳。十一月初清兵由福山解餉千餘金爲軍政分府截留，清兵來攻，未至城而退。

先生以軍隊器械不齊。釁端已開。而南軍之來。終無消息。遂請軍政分府速乞援師。及漚軍至。亦駐城中。不肯西進。嗣劉司令基炎。以意氣撤兵。先生涕泣挽留。卒不允。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兵大至。次晨。清兵縋入。打牆城遂陷。先生匿丁氏園中。二十五日。奸人某引清兵捕之去。清兵司令李森岳。署雲訊。之三次。先生折以公理。直認革黨。而李岳則指爲土匪。先生曰。我爲土匪。却不會搶掠。爾固官兵也。乃奸撈焚殺甚於盜賊。益觸李岳之怒。褫衣絕食者。二日夜。二十七日午後。先生被縛出西圩門。行時。顏色不變。臨刑厲聲曰。我爲共和死。死得所矣。遂被戕。斷股折肱。破腦。勢棄屍於野。先生之子豫序。時在烟台。聞耗歸里。清兵退。始敢收葬。先生爲人坦白。無城府。慷慨任俠。所交多賢豪。喜獎勵寒士。而於恃才傲物者。必盛氣折之。著有山東黨獄史。未就。

王君次任事略

(程子毅撰)

31

君名任。次任其字也。永康人。居與毅距甚近。又屬通家。故成莫逆。篤守家學。嘗與論事。至君民之際。輒不合。而爭然亦無以奪也。後讀明夷待訪錄。原君諸篇。乃大悟。益肆力於當世之故。痛滿廩之嵒。橫恆哭失聲于稠人中。暢談改革。雖鄉先生在座。不少顧忌。蓋君已盡棄所學。而革命思想。遂不可遏矣。歲丙午。蔣公開辦弁目學校。君聞之。欣欣然投筆入校。時以憂憤過甚。患咯血。居數月。輒劇。乃回里養疴。丁未之夏。秋女俠命永部謀響影毅。假城中設體育會。爲預備君任聯絡。縉永武各部。未屆期。越事失敗。武義隨之體育會。亦被封閉。毅與君均被嫌疑。君乃勸走縉雲。圖善。後炎天烈日。僕僕長途。匝月無虛晷。而夙疾復作。潛與歸里。數日竟不起。彌留時。謂其母曰。兒已矣。所志未就。誠難瞑目。但致意程君。憤時嫉俗忌之者。衆宜善自保。母爲奸人。

所。構。終。不。得。少。伸。吾。憤。志。也。言。已。卽。逝。年。二十。有。五。知。與。不。知。咸。痛。惜。焉。嗚。呼。漢。族。重。光。故。人。何。處。臨。沒。箴。言。尙。繁。耳。際。顧。以。不。才。屢。起。屢。蹶。從。戎。徐。宿。又。無。所。建。樹。負。君。望。者。多。矣。而。君。之。行。誼。復。任。沒。而。不。彰。咎。不。更。甚。乎。爰。不。揣。不。文。叙。其。涯。略。當。世。君。子。倘。有。傷。其。遇。而。悲。其。志。者。爲。之。表。彰。是。所。厚。幸。也。矣。

朱世潔事略

(袁袁子撰)

君姓朱。諱世潔。字潤生。泰興人。少。跌宕。不。羈。而。事。親。孝。慨。然。有。革。命。思。想。既。而。任。南。京。模。範。監。獄。職。客。秋。聞。民。軍。起。義。奮。然。欲。動。徒。以。力。微。少。羈。驥。足。既。踵。而。敗。十。八。日。遂。遇。難。嗚。呼。哀。哉。事。前。君。嘗。過。張。君。志。禹。曰。吾。欲。起。矣。君。將。若。何。曰。得。民。軍。之。約。否。君。曰。未。也。曰。然。則。何。以。爲。信。君。毅。然。曰。吾。欲。光。復。南。

京也。欲救我民而清吾土也。何約爲故。君雖死而知君者渺夫。君之所爲與君之所言可以表白于後世而爲我民之規範而卒不傳者。當道者之過也。余能知君用爲君傳。

哀哀子曰。往年金陵之役。多忠烈義士而事或不傳者。將以位卑而遂卑之耶。以其名微而遂微之耶。以其事畧而遂畧之耶。實可悲矣。余與君兄弟也。噫。君出時余方跨竹馬。逐羣兒遊。今十七矣。而君之死。實年二十有五。悲君之埋沒而忠烈之氣不宣。濡筆傳君而不能盡君之大節也。嗟乎。骨埋黃土。何處招魂。我書至此。我心茲傷矣。

締造共和名人事畧

平江居士輯

古吳榮朝由校

張東琛事略

(趙承議撰)

張東琛先生諱璣。山東蓬萊縣人。家小康。自束髮受書以來。革命思想已印於腦筋。隱居求志。鮮有知者。惟與張君承治黃君治坤。王君豫庠之尊人諱口相友善。辛亥秋武昌起義。張黃倡議山東獨立。先生實與謀焉。嗣取消獨立。緝拏民黨。先生偕王君潛至黃縣。擬聯合南軍以圖恢復。而久候君黃。無消息。傳聞被拘於五鎮軍中。以獨力難支。赴南之希望竟未能達。先生故與登州鎮葉長盛有雅素。又將運動葉鎮以圖進取。未及登程。急進會兵隊。已據黃王君被舉為民政副長。遂留先生贊助同人等。遂監皆剪髮嗣見黃事。

日壞憂慮成疾致左脇痛不可忍居公祥義號中養病忽清軍猝至圩牆西面已無守者連司令率兵潛退先生手無寸鐵與趙君應秦匿於梁鸞翔家清兵入城奸人引至梁家搜三次未獲先生恐累梁君於夜半偕趙君至其家匿於閣樓上其家先已搶毀一空繼有一匪入搜物無所得而先生爲所督見復與趙君越牆入其北隣李某之院將復入趙之近族家暫避李某見之遽擒交清兵押送訊問有人聲言此二人若交官長立卽保出黃縣受害遂押至城北門外駢戮焉剖心割勢慘不可言縣人張姓匿於學宮尊經閣上猶望見先生背縛時昂然直行王君豫庠於今歲三月尋義屍爲之棺殮卜葬於村東新阡其內姓妻君惠卿以先生流血事質問民政署有何辦法置之不理擬投訴於烟台胡都督處迄今竟無消息先生年方三十三歲就議時陽歷二月廿一日也

季君光璜事略

(季光恩撰)

穎城一役。互有勝負。兩軍死亡相埒。而淝上季光璜。洵民軍陣亡中之特色者也。璜昆季皆將。年兄光恩。淝上園長廬郡。賴以安。弟光藩。淝上營長。光復功亦居最。璜居行第四。少負不羈才。不屑役。志於詩書。稍壯從軍。甯垣由寧而蘇。而皖而鄂。縱橫南北。歷十年。鄂舉義後。歸謀衛桑梓。穎不靖。匱淝援璜。充隊長隨司令劉出發。壓輜重。抵穎。皖正軍與敵戰。大捷。殺敵無算。翌日復攻穎。敵伏攻其後。圍諸軍垓心。璜聞諸軍勢迫。率隊衝敵陣。援諸軍出。而璜軍獨與敵戰。數時之久。寡不敵衆。十卒傷亡過半。是時也。風霾四起。沙霧迷天。草木悲號。日色昏慘。璜軍雖疲。而振臂一呼。創痕皆奮。一以當百。竭力支撐。乃無何而璜與中隊長王茂林。同時中彈而殞。死鳴呼斯役也。璜本不應與難。而爲援諸軍而死。孔曰。殺身成仁。孟曰。舍生取義。璜之謂矣。璜雖死。不

死矣。今年春，璣兄光恩殮忠骸歸葬於廬，紳商軍學各界開會追悼，至盛。蓋以璣之死，死於疆場也；爲民國死也，爲民生死也，死之正也。死有重於泰山者，其斯之謂歟。

陳烈士佩南事略

(謝保衡撰)

烈士氏陳，諱佩南，無字，江蘇宜興洞山鄉人。以民國元年某月日奉令勤匪，血戰陣亡，年二十歲。烈士之死也，以新兵擊悍匪，救鄉情切，憤不顧身，又隨營無衛生隊，以致血盡身亡，槩槩大才，資志以沒，洵可哀也。烈士父小山先生，以前清諸生研究政聞，被舉爲代議士，平日急公好義，勇於敢，爲鄉人士咸推重之。祖春山公慈仁愷恒，爲一鄉之冠。曾祖晝溪公，善飛白書，行草尤工，文兼歐柳。生平不一應試，其高尙有如此者。烈士承累世遺澤，參以新世，界之學說，慷慨自期許，幾有學書不成，學劍不成之慨。旣而烈士畢業於

竺西高等小學校升送常州中學校。凡七學期文學術藝成績俱佳。前清宣統三年趙不黨應該校之聘。日以兵事學誘導學生。不半載而武漢事起。趙君解職赴鄂。烈士固請偕行。格於校規未之許。九月中旬。滬蘇相繼光復。中學費絀。停辦。烈士子身蘇滬間。擬投筆從戎。苦無媒介資斧。告罄快快而歸。其年十月。趙不黨以滬軍山砲一中隊攻克天保城。規江復甯。尋爲常軍司令。長烈士爲保障鄉里。計方在周鎮練團勇。聞趙在常握軍政。亟趨就之。小山先生以其年才弱冠。血氣方剛。欲尼其行。烈士揣知親意。絕裾去。趙以排長任之。時民國元年正月十七日也。是年三月巢湖匪躡宜興前莊町吳姓慘遭焚殺。周鎮紳商亦被劫勒。擄掠銀數千元以去。烈士聞乃大忿。亟欲一戰。以創之會漕橋。帮匪虜集某董赴常求救。烈士自請行。趙嘉其勇。許之。動員令下。烈士卽任勦匪司令。率新兵三小排受趙作戰命令。强行軍鼓輪。南。

下向敵前進抵漕已黎明烈士自稔兵力單不欲爲持久戰擬出奇兵急襲之乃率兵登陸通過治成橋甫展開已與敵人觸接矣不得已背水散開猛力攻擊殲匪多名稍佔優勢有匪目一名指揮悍匪突貫攻擊烈士估量距離已達有効彈界急令集中火力聚擊殪之事後於該匪目身畔搜出名刺數十儼然某軍某水師某營某哨官姓吳名俊口者也烈士之登陸也與匪猝遇未能殲竭力心以務完其準備匆急之間互相鏖戰無從保持連繫以致策源不濟策綫中斷匪衆奮勇前進轟擊十分猛烈時烈士在麥叢間揚聲指揮爲流彈所中仆地滾入泥溝中血流如注猶大呼前進不止近午匪敗奔漕橋全境安堵而烈士則以血竭聲漸奄奄一息若斷若續不逾時而殞已嗚呼傷哉方烈士毅軀發見時左手握槍臥血泊中腰下佩刀僅存其鞘不知刀之所在厥後於烈士絕命處水湧得之蓋其中彈倒地時狂呼殺

賊發憤遙擲落於水中者烈士多兄弟姊妹行二聘周氏未娶無子女以民國元年某月日崇祀忠義祠并於治成橋畔建紀念塔焉。

李君儒清事略

君諱儒清號仲生別字惕吾貴州興義人沈雄有大志好孫吳兵法鄙縱橫家言年十七入陸軍小學勤敏異常性孤介不喜交際酷嗜新聞紙每讀至國事不可爲時輒慷慨流涕援劍起擊丁未春黔中志士開會東山演說革命宗旨君卽以死自誓熱血如潮發言驚四座羣以史堅如第二目之是時清黔撫龐鴻書偵察黨人甚嚴密於軍界尤注意陸軍小學全體因反對總辦劉澤沛之蠻橫罷課兩禮拜龐以革命聞調各營兵包围學校拘首要數人入獄將斬首示警事爲某軍機電駁得免監督趙均騰以庇護學生撤差君見龐撫之暴橫摧殘志士不遺餘力卽憤欲撲殺此獠爲被逮諸同志一

昭。雪。謀。之。余。余。曰。恐。陷。全。體。於。危。險。且。徒。殺。一。老。朽。聾。聵。之。巡。撫。於。滿。清。無。
損。於。吾。黨。前。途。有。礙。力。爲。止。之。然。君。之。豪。俠。義。烈。仇。視。龐。之。心。固。無。一。日。或。
忘。也。戊。申。歲。余。組。織。歷。史。研。究。會。於。筑。垣。意。在。灌。輸。軍。隊。之。新。智。識。君。尤。邁。
往。直。前。發。揮。革。命。真。諦。不。數。月。而。黔。中。社。會。大。爲。激。盪。革。命。思。潮。之。泛。溢。有。
一。日。千。里。之。勢。庚。戌。元。月。入。駐。鄂。陸。軍。第。三。中。學。校。與。各。省。志。士。相。往。還。嵩。
目。時。艱。悲。憤。扼。挽。悽。愴。動。儕。輩。而。流。個。人。之。血。以。救。多。數。同。胞。之。心。愈。切。於。
是。黃。漢。光。復。黨。遂。發。生。於。七。省。英。才。會。萃。之。陸。軍。第。三。中。學。校。組。織。一。切。君。
最。有。力。焉。

當。川。路。風。雲。激。變。端。方。過。鄂。與。瑞。澂。宴。曾。黃。鶴。樓。君。携。炸。彈。往。瑞。澂。防。範。密。
不。能。近。喪。氣。歸。幾。致。決。裂。當。時。傳。言。有。陸。軍。中。學。兩。生。被。端。方。挫。辱。逮。捕。殆。
即。此。事。八。月。十。九。夜。義。師。起。槍。聲。急。君。夤。夜。冒。險。往。探。消。息。天。明。歸。報。曰。我。

軍勝矣。瑞澂逃矣。本堂任務在牽制馬隊使不致攻擊我軍後路。今馬隊既逃者從者各相半別無他變。吾輩可逕入城也。於是全堂同志六百餘人遂整隊入城。是夜分隊守護諮議局而諮議局得以安全分隊往擊審判廳而胡瑛等諸志士得以出獄分隊往擊消防隊而消防隊聞風退却。斯三役也君皆荷槍相從及漢口重危君編入敢死隊。漢陽總司令部成立君入偵探科。身臨敵境艱告備嘗危殆者屢屢而君痛飲黃龍之志不稍懈。馳九月二十六日我軍三面進攻漢口。君偕同學朱奎姚繼賢陳德驥龍鐘鼎諸君及南京陸軍第四中學堂諸同志奮勇前進逼敵機關槍距離止百餘密達猶勇進不稍却迨左翼軍不戰自退敵人乘間猛擊我軍大敗。雖有王隆中所領湘軍一協竭力支持掩護我軍退回琴斷江渡河然此時諸軍窘急倉惶爭渡匪獨舟中之指可掬而浮尸滿江堵君獨寧靜自持爲諸將士之殿及

敵人由新溝潛渡進占美娘仙女扁擔諸山總司令官移住十里舖委君臨時督戰指揮官彈雨槍林出生入死君竟甘之如飴十月初六十里舖之戰自拂曉至午後二時砲聲隆隆彈雨霏霏彈著點縱橫數方里君往來指揮精神百倍揆君之志殆以此時正我革命健兒出現真本領之日也繼而我軍失利糧台就焚沿山塞嶺皆我敗兵君見勢無可爲唏噓長嘯大聲急呼復隻身馳入敵陣奮勇射擊竟爲開花彈所中而馬革裹尸志願於是償矣享春秋二十有二其家世不具載

論曰春秋大義天地綱常丈夫氣概英雄事功若李君者眞無愧矣當留學黔中欲殺龐撫爲同志報仇及來鄂堵又欲刺端方爲川民請命卒得戰死沙場以遂男兒之志英風亮節耀人耳目茫茫禹域曾有幾人嗚呼惕吾死且不朽矣惕吾與正銘同學有年陽夏諸戰役又復携手戎行共分甘苦故

悉其概略。如此此筆記之聊備輶軒之採若謂闡發幽光敬以俟海內君子。

范受山先生事略

(石德鑑撰)

范傳甲字受山壽州人也性敦厚有大略沉潛好學於經史百家言無不歷覽披著每與人交以誠故友人皆德之嘗在茅舍間設絳帳教授三五弟子曰天下興亡匹夫與有責焉英雄本無種男兒好自爲之會管帶顧忠琛赴壽募兵與畢少珊倪君健侯家兄德寬諸相知曰大丈夫既不能上馬殺賊亦當於白山黑水間一痛洗二百年國恥徒呻吟窗下無益耳遂相率從軍既見同胞皆里中人范君遂發起創立自治會與倪畢諸君更番教授雖藉以研究學術實鼓吹民氣焉未兩月事爲督練公所會辦宋芳賓聞知將出緹騎邏緝同志卽解散適本省設弁日研究所營中諸戰友分撥步騎砲工輜各科范入工程科時同志勢力日漸漫延四處卒業後又撥各營充正

於是勢力更張。特在省設集賢居旅館。暗作機關部。以招待同志。未三月。
又爲警察。僉知解散。另創同心會。每趨省城北門外山上會議。典民房楊氏。
試館作機關部。會熊成基。君自南洋來。充砲營隊官。同志中向耳其名。囑范
君往爲連絡。熊舉義公推熊爲總司令。受山爲內應。舉火作信號。嗣范緣子。
彈不適用。給軍械局曰。余特奉大帥令。保護子藥庫者。守門不應。單騎赴協。
司令部詐言大帥得無恙。今我特來護大帥。他走已而出。博浪椎擊。統領余。
大鴻未中衛兵羣出拘獲。以二十人守衛之。時鑑寓尚志學堂。翌晨范單身
來。會詢情狀。鑑告以後。事方殷桑榆未晚。徒死無補焉。余有便衣在。可速逸。
去。曰城外諸同志均經陣亡。余安忍負義。苟生一日。千秋大丈夫。不自負也。
二十人守。余通夕承走。無常德。余得自由出來。逸去。失信。諸走無常。余不爲。
也。再急之。曰楊氏試館。余自有便衣在。請午後至試館晤面。蓋爲一時掩飾。

計屆時往尋知並未趨試館赴協司令部採問適刑訊也周納株連向爲滿清申韓家故伎鞭二百下自認無他繼鞭五百下血肉狼藉如故晚再問上天平跪火練淫刑備至又以燒紅鐵桿撲擊脊背皮膚隨鐵桿下血液淋漓筋骨皆露慘無人狀猶大聲曰男兒身可殺心不可屈也母再勞奴力聲震

瓦屋明晨遂受刑父存弟二皆年幼

嗟夫當安慶舉義天下咸知有熊君成基何知有范受山其人者顧五百英雄皆係范君苦心連絡如輻輳各機關已頭頭是道熊抵皖創義無非一撥其機耳則所謂有名之英雄多由無名之英雄成之者豈虛語哉今共和成立矣或金刀裘馬肩領輝煌或駟馬輕車馳騁道路於革命諸先烈幾置若罔聞噫衰親待哺奉甘旨兮無人弱弟飄零誰提携而撫育言念及此眞使志士心灰飲冰無地當局諸公固汲汲以血史爲表揚先烈震爍古今者而

此時之司馬門庭家鮮擔石者又將無以爲情耶。

禹烈士事略

（朱問鍾朱翹楚撰）

禹烈士之謨字稽亭湖南湘鄉人也其生平大節久爲海內外所共欽學理貫徹下筆萬言影響於革命事業爲後人所矜式者何止絕命一書然僅錄是編者則以遺稿散亡方待搜集姑舉此以見殉義之慘狀也致此慘狀者誰僞湘臬莊賡良也成此慘狀者誰靖州收金蓉鏡也莊賡良不止殺禹一人金容鏡亦不正殘禹一事然其手段之辣用刑之酷則於禹爲最禹之絕命書成於受刑時筆畫猶縱橫勁健禹固不待文字傳文字亦足傳禹禹誠豪傑哉禹自戊戌政變後痛祖國沈淪奮然以革命自任南北奔馳鼓吹學說如是者有年每歎空言無補乃還湖南創辦織造廠倣東西成法參以匠心未期年成效大著至今湘省織業發達皆自禹始又借辦中小學及師範

學校多處風氣初開衝突最多且猛他人所不能解者禹至立平見有稍隙檢閑督責之不少假貸學子感其誠無犯之者視之若嚴師焉尋組織湖南教育會被選爲臨時會長未成而禹敗自奉最薄不惜罄所有以謀公益如割閩換遼之電阻粵漢鐵路之爭回與夫農工商礦各實業力圖振興輒以身先提倡日不暇給無倦容紳商學軍各界及外人之駐湘者皆推重之爭以誠面爲榮當是時禹聲名藉甚而政界之忌禹益深有以藏器待時之說進者禹慨然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今何時也尙可待乎人人皆待天下將誰待耶所貴乎讀書者貴其能實行也若讀書而不能實行則與書肆何異試問千萬書肆能救國亡否乎聞者莫不鼓奮適陳烈士天華姚烈士宏業先後蹈海蹈江禹聞大痛議葬嶽麓山爲全省模範觀念僞官吏及頑紳皆反對禹毅然以身任之不稍屈是日送葬者數踰萬蜿蜒山面若長蛇焉觀

者如堵外人爭贊頌之湖南民氣之盛以此時爲最而禹殺身之禍亦卽未閱月屆署假學子散歸禹因湘鄉學款支紓議提本縣鹽行浮收行用率學子入署要求縣令陶福增迎合莊意遂架以閩堂塞署四字爲禹罪言禹還省遂被捕先數日僞官吏協議辦法以禹爲軍學商各界所信崇不嚴密恐出不測一面遂繳收軍械一面停止電報一面派兵嚴守城門一面照會美領事防其干預布置定乃飭長善兩縣令帶同巡警百餘人圍禹宅有告禹曰事急矣可若何禹神色自若徐曰金之軀殼久已看空何懼爲旋捕役擁入禹遂偕兩縣令行至府署問官詰其主葬陳姚事禹厲聲曰今台灣及膠州廣州大連等處皆爲外人占領不惜獨以中國人葬中國一坯土反不能容乎慷慨辨論問官詞屈是時龐鴻書撫湘惜禹才不欲害而莊賡良宦湘四十年湘人索以莊居戶稱必欲置禹於死而後快余與各同志先後奔省

邊僻風氣後於各地。一見有此人大異之。咸來問訊。禹身長狀貌魁傑。善辨論。氣力雄壯。一一爲詳說之人。皆歎惜而去。轉相傳述。由是靖民扶老携幼。擁集禁門。無虛日忘。真爲獄中也。金本狼豺性。一到靖。欲殺禹。以邀功。提訊時。動發非理詰。問有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爾去辯髮。豈孝乎。禹曰。辯髮乃滿清符號。外人誚爲牛邊。和尙徐以手指其頭曰。此處蓄髮爲受之父母。此處難髮。獨非受之父母乎。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金又牽涉譚介人。石蘿山諸人。冀圖株連。以逞狼毒。加禹極刑。勒其供認。枷扣之後。復以麻索繫其指趾。面下垂架懸空中。俗稱爲扳魚督。督衙役笞其背。鑿楚聲不絕血肉淋漓。如雨下地。爲之赤指趾。斷仆地。氣絕。昇入禁中。移時始甦。州人有憫其慘者。以雞豚進禹。知其中有毒也。謝之曰。大丈夫當光明磊落。如白日青。

天禹之謨豈畏死者若畏死則不至此地矣滿廷方號預備立憲余以興民權而遭此禍不死幾個可慘的人猶以爲立憲可靠越數日復擊之狀如前功用香火衙役至流梯不忍前而金躬親灼之禹大罵不輟乃改繫將面仰天笞灼如前塞其口不令發聲禹體瘦皮盡骨露無半點完膚肝胆欲將見者金顧欣然曰余在省時聞禹之謨三字如暴震耳也有今日復指禹曰爾輩如牛馬一般人欲食則食何足惜諸刑用盡遂絞於郭門外時丙午十二月某日也遠近聞者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臨刑時金猶謂禹曰爾輩素講流血今日偏不把爾流血何如禹笑曰好好免得赤血汚壞嗚呼如金蓉鏡者真慘無人道者矣砲烙剖心古稱酷刑金之殘忍實猶過之追念靖州有餘痛焉夫禹挾保種存國之志救同胞而莊賡良必欲置之死地死則死矣而金蓉鏡必欲加以慘刑自殘同種獻媚庸廷實漢族之敗類人羣之蠹賊

今者光復告成。民國已建。而金蓉鏡莊廢良猶得優游於光天化日之下。開
特烈士冤魂沈埋莫伸。亦人心世道之大憂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謹
將禹之被害慘狀畧述梗概。以聞當道諸公。

楊晉康君事略

楊任號晉康。湖南辰州辰溪人也。生具神力。軀幹甚偉。當之者皆辟易。雖數
十人不能近。朋儕中嘗目之爲水滸演義中李逵。性豪俠。遇友朋緩急雖典
質衣物以濟。嘗恐不足。年十九自費東渡。入體育學校。旋入東斌陸軍學校。
時宋教仁君在東。竭力提倡革命。君數至其處。聆其言論。大爲感動。由是傾
心革命。事業瀏陽事起。君在東數與同志言。欲至瀏共圖光復。會瀏事失敗。
乃止。卒業歸國。往來川滇間。奔走國事。數載不歸。辛亥春至漢口。與焦大鵬。
君聯絡。三月間偕焦君返湘。組織機關部。五月復來漢口。焦君擬炸端方。不

遂。因。仍。與。君。回。湘。君。獨。返。常。德。晤。鍾。傑。余。冰。如。君。謀。有。所。組。織。已。因。偵。探。嚴。密。有。志。不。得。成。遂。各。解。散。君。道。中。爲。偵。探。所。迫。憤。而。殺。之。會。武。漢。事。起。湘。垣。機。關。部。鄧。恢。字。君。等。函。招。君。君。問。信。乃。急。邀。張。錫。先。君。等。於。九。月。初。二。日。抵。湘。垣。至。則。見。省。中。業。已。光。復。規。模。粗。具。而。荆。州。滿。人。殺。漢。人。之。禍。甚。劇。君。遂。與。焦。君。議。至。常。德。招。撫。鎮。攝。鎮。軍。往。剿。焦。君。大。贊。許。之。卽。發。撫。西。路。招。使。委。任。狀。余。昭。常。君。亦。自。願。從。君。行。鍾。傑。君。者。性。慷慨。曾。報。效。穀。二。千。石。於。湘。都。督。府。張。錫。先。君。於。湘。省。起。事。時。已。於。長。沙。常。德。間。奔。走。三。次。涂。鑿。衡。君。因。聞。湘。事。急。由。川。回。晤。君。遂。聯。絡。劉。漢。庭。君。爲。駐。漢。兩。湖。長。春。輪。船。公。司。總。經。理。在。漢。時。接。濟。焦。君。及。君。者。甚。多。此。次。聞。君。至。常。皆。踴。躍。願。同。行。鍾。君。自。允。傾。家。相。助。自。任。爲。軍。需。長。其。餘。實。業。學。校。及。陸。軍。小。學。生。從。之。者。甚。衆。遂。與。焦。君。酌。商。隨。帶。軍。隊。復。爲。某。黨。所。扼。制。卒。不。果。君。遂。率。余。鍾。張。涂。劉。諸。君。及。學。

生等五十餘人行抵常當時君已先派人在該處運動均有端倪至是業已光復商民見君來皆懸白旗以示歡迎並獻牛酒君乃竭力整頓一切布置井井秩序大定忽有某黨人詣君要挾條約三條先舉其首條欲君交出在省殺黃忠浩之人黃忠浩者亡清巡防營統領曾因反抗民軍爲民軍所誅者也君見事急因謂此實兵士所爲余不得知來者不憚語言衝突而去十三晨某黨人遂率黨徒三百餘人圍君行廬遂縛君及余君殺之剖其心以祭黃忠浩塗劉鍾張諸君及陸軍學生等十三人亦均被慘殺血液泛濫屍骸狼籍時某國教士見其慘殺甚酷實不忍覩乃力保與君同來之鄧振寰陳家騏周歧三君出鄧君時已爲鎗刺腹破腸流昏暈殆絕幸某教士護至教會中善爲療治始愈嗚呼慘矣君等此次被害之原因實緣湘垣某黨自害焦君等後恐君等即時爲焦君報復遂思爲盡剗之計密電其黨人某在

常者。囑其慘殺君等。君等乃及於難矣。君秉性慤直。數年來東西奔走。純係爲拯同胞於水火。運動光復。常德厥功最偉。乃竟爲某黨所傾陷。以光復之元勳。被剖心之慘禍。且老母在堂。弱媳在室。伶仃孤苦。艱困萬狀。而湘垣某執政既不撫恤其家。又不爲之湔靈。且汚以土匪之名。悲夫。

薛哲
王品超事略

薛哲字明甫。安徽鳳陽府壽州人。生平寡言笑。擅詞華。痛祖國之淪亡。投筆而入南京將備學堂畢業。後派充陸軍各學堂敎習。提倡民族主義。成就者數百人。旋調安徽充督練公所提調。未幾又調陸軍步隊六十二標二營管帶。駐紮於東北城之白花汀。又有已故隊官王品超字次瑜。安徽潁州府阜陽縣人。少年有大志。嘗云。大丈夫不能功懋寰球。亦當名揚國史。鬱鬱一青氹。與草木同腐。吾曹不取也。於是挾策南遊。考入安徽練軍學堂。漸染革命。

思想畢業後歷充六十。一標各營排長旋擢二營左隊隊官駐紮於五里廟地方。時值陰曆戊申年十月二十六日。太湖秋操將竣。薛王二君與熊成基等在安慶城內之三祖寺楊氏試館內秘密會議。俟端廬來省要擊於途。倘安慶得手再行卜窺。武昌下搗。金陵計畫已定。熊成基王品超等率軍隊攻於外。薛哲開城應於內。奈人心不齊。事機失敗。薛君於是年冬月初九日被獲。司道集撫署會訊。薛君默無一言。惟云革命不成。引頸受戮而已。次日殺於撫署之東轅門。王君又于臘月初二日被漢奸告發拘繫獄中。提訊十餘次。惟以一身任之。至翌年閏二月十二日。嘔血而死。臨終時猶言吾儕雖死。同志尙多不出十年。滿清必亡。惜此生未能親覩其盛耳。綜觀二君臨難陳詞。凜然大節。同人等當時閱操過皖亦有同差皖省者。深悉起義情形。祇以滿清拿辦綦嚴。未敢代爲表白。今值我中華建立。共和凡屬有功民國諸先。

烈莫不同荷表揚薛哲王品超立志則同死事尤烈特書事畧俾彰義烈而慰忠魂云劉和鼎呂聯垣方濟川王國翰張恒得王炳琳

楊烈士卓林事略

(覺夫撰)

楊卓林字卓林一名恢又字公僕醴陵人也魁梧有勇力以俠聞鄉里間鬻販自給里有爭鬭輒往助所折無不服然奉親孝事師盡禮嘗夜借鄰燭讀兵書及諸戰爭稗吏輒拍案狂叫曰大丈夫生不封萬戶侯卽赴鋒鏑死耳安能鬱鬱與鄉里小兒作生活哉遂投張春發軍爲目兵庚子之役隨春發防禦京津與聯軍接奮勇當先手刃倭卒數人連發數十彈故軍雖敗而餘軍賴以不覆統軍者莫之知而卓林亦竟不自言也自聯軍戰後津沽爲墟卓林憤滿胸無狀民氣不振卒以兆茲禍也乃遍走各省求江湖豪俠能爲用者於時海內會黨若關東之馬賊長江之鹽梟江西之洪江廣東之哥老

皆連其首要。既而察時機未至。會黨不足。與有爲思。可以助舉大事者。莫如。陸軍乃赴江寧。入將備學校。時周馥督兩江德意志人。要求以金陵獅子山。爲租借地。馥將許之。都人士集會議。反抗卒伏刑威。敢言。卓林則首倡殺馥。聽者舌挢。莫能下。自是常以手鎗自隨。事稍爲馥所聞。將致之死甯紳陶森。甲故將備學校提調密告卓林。謂當留以俟用。徒死無益。幸勉學。乃資使東渡日本。而獅子山租借之議。亦遂罷。卓林既至日本。入鐵道學校。每困乏。則賴森甲及湘人杜雲秋資之。時孫中山。黃克強。方創中國同盟會。卓林力爲襄助。所紹介入會者。不下千數百人。取締留學生事起。舉國激昂。卓林益思有所爲。乃居橫濱製炸彈。刻苦逾恒。時益陽姚洪業爲歸國代表。道橫濱。與卓林別。相對唏噓泣下。各以死相勗。明年洪業以公學事蹈黃浦江死。卓林旋亦內渡。會萍醴舉義。卓林居滬上方。日夜籌運軍械。然其時兵倉卒集。

事且敗乃大呼曰吾得死所矣

楊州某鎮者故會黨叢集地卓林密結其渠魁欲謀響應先刺殺江督端方以舉事部署既定俠炸彈及其友二人以行事爲湘人劉佛船（劉以同黨而暗爲端方鷹犬殺志士無算）蕭子翼所聞中途遣告端方遂並二人被逮端方以卓林大俠又黨中魁桀委重員長沙朱恩歛翰其獄恩歛反報謂卓林罪涉疑似不可殺必欲強我誣殺者寧免職不肯爲也獄用是久持不決而警監何歛章（時劉佛船爲巡官何得以志士頸血邀功者劉之力也）欲要者功力言卓林有罪並及同逮者二人端方乃故遣恩歛之滬親鞫卓林兼訊二人卓林知禍已迫二人且不免乃一以自任且罵且起前掀案案折謂事與彼二人者無涉我志不遂死耳天下豈有畏死楊卓林耶速殺我母及無辜遂以丁未二月七日死東市而二人卒得脫時清光緒三十三年

也。卓林既死，人無敢視者。萍鄉葉鈞獨收葬之。金陵中華民國元年二月臨時大總統孫文既正位，令以金陵立武湖端方私第建烈士祠祀卓林及鄭先聲、楊守仁、吳樾、熊成基、陳天華五人。且卹其家。其明月陸軍部長黃興復遣部員護其遺櫬歸湘改葬之嶽麓無娶以兄子繼其後。

覺天曰：烈士蓋天性純篤人也。方死之前四十日，別余海上，託書寄其母，且重屬余撫慰之。於時母死已久，人未之告也。又嘗爲余演戰術於西史戰事，歷述不遺。顧居恒不喜弄文翰，惟言居金陵時有老僧嘗教之讀以是益知種族大義，輕生死。至今思之猶彷彿其雄姿英發，道吾得死所時也。

余華祿君事畧

余昭常號華祿，湖南瀏陽人也。性抗爽，尚俠義，遇事果斷，能決大疑。友朋有緩急，無不盡力佽助。之家本蓄資數千金，以是遂中落。君處之夷然，瀏陽故

爲唐譚諸烈士產地。君居嘗慕其爲人。益廣結豪傑之士。遠近聞風。多來歸鄉里。齷齪兒心。非君所爲。竊嗤笑之。已而君復爲木商。往來於長江一帶。潛行結納。豪俠嗣以資本。盡罄。乃回湘擬聯絡。前次同志戊申在湘垣晤焦大鵬君。遂加入同盟會。去歲與同志唐聲海、鄧恢宇君擬竭力進行。每談及唐譚事業。輒爲憤激不已。四月間。焦大鵬、楊任君由漢回湘。君復向聯絡鐵道。風潮起。君亦欲乘機起事。以防範嚴密。不果。焦、楊諸君遂赴漢口。君數函焦君。促起事。焦君等因事不可爲。卒不果。君意甚憤。恒川事起。君復與同志議。赴川已而川事又不成。遂止。八月十九。武漢事起。君及鄧恢宇、陳宗海君均在湘垣。君急促鄧君等赴鄂。一日數相敦促。會鄂機關部遣人來湘。謂宜在湘舉事。乃不果。行與鄧君等決議。在湘舉事有僉。夫某謂君曰。君等有幾頭。顙乃擬在湘圖謀。不軌耶。嚴斥之曰。若輩欲救顙。吾黨欲救國家。勢出於

不得不然頭顱何足惜也

某大慙沮自是終日奔走典質衣衾以爲函牘之資四處邀集同志嘗謂鄧君曰余等能集三百人長沙可唾手下也鄧君答謂三百人殊不足恃不若虛張聲勢遂密定議遍布流言謂焦大鵬君現已占踞蛇山龜山等處有大軍六千人不日來攻湘由是省城人心大動及焦君由鄉抵省遂會商赴期舉事九月初一晨從焦君赴攻小吳門君最爲奮勇以大鐵錐力擊城門門破城外新軍遂得入湘垣由是光復焦君被舉爲都督時以建設方始百凡待理不數日規模大具事皆就緒實君擘畫之力爲多已而楊任君將赴常德君以大事未竟遂向焦君力請同楊君行焦君堅留之不聽乃以參謀總長職從楊君赴常德卒因某黨之陰謀於省垣慘殺焦君後密雷其黨人在常者於九月十三日率黨徒三百餘人圍攻而君與楊君遂均遭剖心之慘

禍矣。君以熱心盡瘁於革命事業，傾家資以聯絡同志，垂十餘年長江一帶之秘密結社爲所運動者亦甚多。而於光復湘垣時，功業尤偉。平日希望一日償之方自引以爲慶。乃卒爲某黨所傾陷，致遭慘禍。尙有老母弱女且室如懸磬，孤苦萬狀。嗚呼慘矣。

高不儒事畧

(楊大實撰)

高君不儒，號席珍，奉天金州人。尙俠義，有胆識。幼失怙恃，依叔兄不相居家。中資濟貧，殊不靳設帳於鄉貧苦子弟求學者，束脩盡却之。常爲人排難解紛，不避權豪。名大噪。當中東戰後，嘗憤語人曰：吾國內政腐窳，外交失敗，皆緣政府。惡劣恨不能殺盡。當道識者異之，鄰封之地盜賊蜂起，有孟傳文者倡辦民團。知君名，邀之出，被舉爲團防長。復慮民風强悍，嗜槍慣戰，君仿前明保甲制，厲兵於農，編練萬餘人，指揮教導，儼成勁旅。非惟盜賊斂迹，即劣

紳李浩年土棍劉鴻源向以漁肉鄉民爲事至是亦不敢攻逞兒擣地方賴以安官府專制轉忌嫉之但係保衛地而無如何也庚子變亂盜賊紛起於磨盤山茨溝一帶勢甚猖獗君嘗往勦民心咸服而李劉惡徒誣罔賄賂牽而成讞拘君下獄地方譁然民衆代訴卒不直致友人某曾函曰貪官惡紳狼狽虐民世界黑暗至此斯極死何足惜惟宿志未償公仇未報吾同胞其何月能脫專制範圍乎時君在獄已越一年有閩人曾石農與新州牧藩茂蓀者具道君冤詳審數次得轉圜釋出地方仍舉爲團防長官府不許君聚地方父老而言曰清國官吏向以壓制民權爲主義夫何足怪吾輩旣爲地方治安計祇有爲吾所爲公欵吾償足矣時顧人宜亦練民團於顧家嶺互相爲助顧與君乃姻姪也同遭官府深痛屢加以私會之名欲解散不能余掌滿州警政歷兩載地方得安謐者君之臂助力居多辛亥夏莊河官紳

勒。捐。潘。永。忠。率。衆。力。抗。顧。約。起。應。君。以。時。機。尙。早。未。決。旋。清。督。趙。爾。巽。派。重。
兵。勦。殺。潘。李。浩。年。與。巡。防。營。管。帶。李。萬。勝。有。舊。串。通。陷。君。黨。潘。誘。殺。之。臨。刑。
神。色。不。變。從。容。就。義。時。年。三。十。七。顧。聞。憤。甚。與。君。叔。兄。不。相。謀。購。鎗。置。械。依。
君。舊。有。計。畫。擴。充。大。舉。以。承。遺。志。迨。武。昌。起。義。遂。起。應。於。莊。河。連。戰。皆。捷。君。
逝。矣。共。和。告。成。生。前。有。功。於。閭。里。死。後。有。功。於。民。國。非。當。代。之。偉。人。乎。故。爲。
之。書。而。傳。之。也。



紀述共和名人事畧

平江居士輯

古吳榮朝申校

王烈士家駒事畧

(王民一撰)

君諱家駒。字白軒。棗陽之清潭人。清潭故與隨州接壤。因是補隨州博士弟子員。故人往往目君爲隨州籍。君少穎悟。精拳術。尤卓犖。有大志。甲辰春遊武昌。感時局阽危。滿清窳敗。無救亡意。於是年十月。奮袂東渡日本。入振武學校習陸軍。適孫中山先生來遊東邦。與諸志士組織同盟會。爲光復機關。君欣然投入之。得與海內豪傑相結識。益欲達其所志。然君性沈寡。默言笑。平居不輕譚。天下事悠悠者。不知也。同盟會向例每星期必開會聚議。時君當臨席。會中有重大事件。多密商於君。蓋深知君爲誠篤謹厚人也。閱二年。

振式畢業升入士官學校。又二年歸國。旋應川督之聘。充當督練公所提調。去年春滿清陸軍部電調君入京充當軍官學校教官講習所教員。秋八月鄂省起義。君聞之喜不自勝。日與同學李君浚等密謀歸里。共襄大事。以道路梗塞。不果會。漢州宣撫使吳公祿。貞與諸將定攻取燕京之策。召君爲參謀。詎同列洩其事。

九月十六日夜。吳公被刺于石家莊。君時尙在行營中。聞其事大駭。知不可救。遂隻身入山西。山西閻都督素耳君名。委爲行軍參謀。頗資得力。某月率兵攻克寧武。懷仁。大同等處。以功升總參謀兼四標統帶。遂由虎谷渡河畧取河西。蒙古地。敵人聞風驚潰。並進佔據薩鎮。託斯和等地方。正擬乘勝大舉。不料孤軍深入。彈盡援絕。竟爲敵彈貫腦而死。伏波之志。於裡尸先軫之。甘於喪元。君眞革命開幕之犧牲兒哉。然亦足悲矣。時中華民國元年某月。

某日也年三十有四子女各一聞當道者已飭歸其家屬云

王民一曰余奔走海外時始得識君聞君有陸軍團之設即謂欲舉光復事業舍陸軍無由乃者武昌起義民國竟以此收功嗚呼可謂識微之事矣惜其不及親見之也君之爲人事親交友皆有至性與人接溫文爾雅恂恂一書生殆不類武將而烏知夫垂餌虎口橫挑強胡者卽此人也耶君戰死後南北隔絕音問不通日月均付闕如得朔方招討孔君文軒一電僅能彷彿於萬一而余之不文又不足以傳君謹草此瑩瑩大端以竊附表彰先烈之義可悼也夫

陶璞卿事略

(騷心撰)

騷心氏曰革命死者炳烈千古其爲之傳者海內文豪正多其人而余文不捷亦不俟余一一書其事以表揚之也獨是有盡瘁於革命事業而遭不名

譽之慘死。社會不知其事，寢且屏之於漢奸滿奴之倫。此余所爲恫心而恐。未及聞見者亦不克盡執筆以余所知而有陶參謀。璞卿因即本於賓南所述。參以余所親暱者作陶璞卿傳。賓南者。璞卿之胞兄也。性豪爽而誠樸。抱革命思想久而不露於面。其弟璞卿名駿。保少即從之學。而賓南乃授以船山史論。璞卿讀而感之。慨然與兄同道。相與誓以有成。璞卿年十九。奮然欲投身軍伍。將藉力於軍隊。而一展夙願。賓南深然之。因使其肄業於江南武備學堂。騷心氏曰。賓南之謀誠深且遠也。志於軍隊。使其弟子曆幾何時。而收功。卽於是璞卿於校時。卽友鄭爲成交甚篤。而志益固。學有成。乃從事閩粵間。與方聲濤。方聲洞等遊交。莫逆方聲洞諸子者。責花岡鬼雄之一也。其任福建武備學堂教育時。陰以大義勵諸生。諸生咸覺動。而後得有聞於草。

命史者。則林松亭輩。騷心氏曰。璞卿在閩。曾有詞二首。文字悲楚。種族之感。溢於行間。賓南久。以此書示余。余欲入之譜叢中。用補於此。其書懷云。如此。江山。乃。如。此。東。西。分。裂。可。憐。我。窮。途。奔。走。傷。心。裾。絕。歲。月。蹉。跎。人。老。大。夢。魂。飛。繞。天。南。北。正。胡。笳。滿。地。不。堪。聞。西。風。急。殺。不。盡。中。原。賊。奪。不。返。秦。廷。璧。敢。閉。門。種。菜。閒。齋。運。甓。荆。棘。銅。駝。千。古。恨。關。山。鐵。馬。英。雄。血。嘆。何。年。痛。飲。入。黃。龍。心。頭。熱。其。題。長。江。懷。古。之。半。闋。云。長。江。天。塹。古。今。何。補。任。胡。騎。飛。渡。後。庭。玉。樹。已。闌。珊。但。茴。香。無。數。南。朝。名。士。咽。喝。語。弱。不。禁。風。雨。中。流。擊。楫。情。何。人。教。歟。乙。己。璞。卿。乃。返。江。南。而。舉。辦。徵。兵。之。事。起。先。是。孫。逸。仙。以。三。合。會。舉。義。於。廣。州。事。敗。黃。克。強。欲。以。哥。老。會。舉。義。於。湘。又。不。成。孫。黃。計。阻。乃。與。陶。遜。謀。謂。革。命。事。業。非。從。陸。軍。入。手。不。足。有。爲。思。所。以。運。動。軍。隊。者。乃。假。徵。兵。名。義。

舉辦第九鎮徵兵而茲議之成賓南與璞卿協盡心力遊說於前清制府周玉山及統制徐固卿之前周徐始爲勤而革命種子自是乃播入軍隊矣當第九鎮之徵兵也全鎮皆瑰奇明敏之士賓南奔走道路其力爲多而趙伯先柏烈武顧盡臣鄭爲成等皆得統率一軍以行其志蓋得於璞卿左右之功使斯時謠嘆不興則厚養其力克復江南指顧間事乃端方督兩江疑忌益甚趙聲林涼成均相率退職九鎮頓失所恃璞卿以信於上峯得不去自是遂厚結端方與其心腹舒清阿屈志相從潛爲解釋然是時璞卿統憲兵兼佐警察人且以爲璞忘初志貪富貴矣騷心氏曰革命收功所以甚易者蓋緣於徵兵之議徵兵舉行天下而江南開其先趙聲爲九鎮之英乃死於黃花之役然軍士愛之未嘗忘也此亦見中山始謀之精遠矣未幾何時天運興漢武昌城頭革命旗舉九月光復鎮江而以林松亭爲之都督松亭乃

迎。璞卿於滬上爲之參謀。初，璞卿因觀操永平留天津，以疾歸，值鎮郡光復，松亭乃遣人迎之滬。璞卿扶疾起曰：「松亭有志不可無助。吾安能以疾自廢而不乘時努力報國乎？」且鎮江吾桑梓也，東南所重，吾安可長此碌碌不自奮發？以沒世乃行而任鎮江都督府之參謀長，或屈之。璞卿不爲意。當是時，賓南密輸軍火於第九鎮冀，一舉克江甯，戡定東南爲武漢聲援，未及期。第九鎮倉猝舉事，乃敗，東走鎮江，鎮都督府乃舉柏烈武爲統制，以容納之，旋組織聯軍將進攻江寧，而第九鎮統制徐固卿以資望被舉爲聯軍總司令。松亭憊怨，隱存獨立之志。徐林間至是，乃有隙，且有倡取消聯軍司令者。璞卿以與固卿久共事，得兼任聯軍參謀，遂與范柏等居間調解，嫌漸釋。繼有聯軍司令部誤殺鎮軍間諜，事衆譁噪。璞卿無計，遣足報告賓南、賓南與沈虹齊議，發長電勸告鎮軍諸將，其爭乃寢。騷心氏曰：「張勳負固金陵，東南大局」。

顧也。松亭既解職，守軍心始安。當是時，浦口已報捷援鄂之舉，將另委黎天才。於是欲改舉松亭爲臨淮司令之議，又起松亭意在裕餉，璞卿乃爲之請於蘇都督程雪樓，俾鎮軍得遂北伐之志，藉免林徐之相爭，以遏將來之隱禍。時蘇都督以疾赴滬就診，不遇。二十一日，璞卿隨至滬，得晤賓南於聯軍兵站，爲賓南道此行之旨，並謂身處徐林間，時犯嫌疑，幸稍和解，得不致決裂，貽禍大局。於願已償，不求人知。北伐定策，擬分三路進取：一路取道臨淮向潁州，擊河南，以斷敵軍之糧道；松亭率鎮軍領之一路，取道清江向江淮，以擊山東；而鞏制敵師固卿率浙粵等軍領之一軍，用水師取道南海出煙台，夾擊山東，並趨北都。英士以滬閩兩軍領之三軍並出，復派黎軍、贛軍出黃州與鄂軍成犄角之勢，留蘇軍守金陵，固後路之根本。計畫若是，賓南深然之，乃令其質此說於宋教仁，以其熟於形勢也。宋君亦贊其所籌之偉遠。

果。按。之。而。行。毋。慮。敵。兵。璞。卿。乃。益。自。慰。遂。親。謁。黃。元。帥。克。強。指。陳。謀。畧。二。十。三。日。在。克。強。處。得。晤。滬。都。督。陳。英。士。亦。以。爲。言。英。士。似。表。同。意。并。約。下。晝。會。商。於。都。督。府。璞。卿。以。爲。英。士。將。有。成。其。謀。乃。如。約。初。不。知。禍。機。卽。伏。於。會。英。士。於。克。強。處。時。也。璞。卿。既。倉。猝。爲。致。命。世。人。驚。疑。滬。都。督。乃。言。其。罪。於。衆。冀。解。羣。惑。然。未。歷。多。月。南。北。統。一。賓。南。以。弟。冤。爲。書。質。問。於。英。士。英。士。無。所。答。而。世。遂。稍。稍。知。璞。卿。

騷。心。氏。曰。賓。南。天。性。至。篤。以。弟。未。盡。所。志。而。遭。慘。死。哀。之。痛。將。求。昭。雪。余。聞。之。君。子。報。國。不。求。令。名。璞。卿。苦。心。孤。詣。其。功。不。顯。知。璞。卿。第。求。所。以。報。國。雖。殺。身。無。恨。也。今。共。和。建。立。璞。卿。齋。志。以。沒。九。京。有。知。亦。將。含。笑。與。伯。先。相。告。慰。矣。豈。念。念。於。私。仇。而。必。圖。一。報。哉。夫。公。理。自。在。天。壞。雖。屈。於。一。時。亦。必。彰。於。後。世。璞。卿。及。身。而。心。跡。白。吾。復。何。悲。其。不。幸。賓。南。其。惟。厚。撫。遠。孤。使。之。成。

人而有以繼乃父報國之志乎

馬君祖全事略

馬君祖全字翰臣。鄂之江夏人也。少倜儻不羣識者咸以伏波後生目之。及其壯也尚俠義好劍術。見有抱革命思想者樂與之遊。庚子之役唐才常輩奔走呼號於國內外。散布富有票以圖推翻滿政府。而君以少年熱血列名其間。遂改字漢臣。未幾唐遭黨禍罹及列名諸人。而君獨以智免然目的未達而進行之心志愈堅。於是投筆從戎。以圖大事。由茲英勇勃發。遂得膺日本留學之選。六年之中組織革命。不知費幾許心血。畢業歸國後。歷充陸軍特別學堂教員及講武堂監學。以提倡革命精神。傳播革命種子。爲滿官吏所忌。乃置馬君於兵備處充籌備科科員。八月十八革命破案網羅諸志士。勢甚洶洶。馬君與成君炳榮連袂而起。拍案大叫曰。革命革命。此其時乎。適

伊同事副官蔣應曾過訪言此。次發難以礮隊二營管帶姜明經爲巨擘。姜君與馬君固留日同學革命黨員也。馬成二君遂於次晨詣姜君處未遇。蓋姜君此時已易服出而運動。馬君遂至成君家秘密會議。至晚八時突聞鎗聲。號起。知爲工程營起義。遂同成君出外偵探情形。路見護兵持燈行抵楚望台軍械所。爲軍界同志瞥見。連呼講武堂馬監學至。衆皆鼓掌相慶。蓋提燈者爲尋馬君而至。不意邂逅於途。如是多數軍士繞馬君狂呼。馬君遂與成君佈告。臨時攻守方畧。僉曰善。遂舉馬君爲臨時總指揮。成君爲臨時軍械所總經理。而軍事機關始有端倪。然時僅有工程營及三十標二營左隊二十九標二營左隊。馬君以兵力單弱。命三十標二營左隊排長馬明熙率領數人出起義門迎接礮隊八標。該礮隊卽夤夜入城。馬君下令礮隊駐楚望臺。布爲四方陣。當卽發給子彈。向各營射擊。各營均表同情。蟬聯反正。乃

將砲位駐一隊於蛇山並派步兵一營砲隊一隊並步兵二隊至鳳凰山礮兵一隊步兵一隊至黃鶴樓礮二尊步兵一隊至望山門機關槍置軍械所及各隘路其餘礮隊駐起義門預備隊駐楚望台並派一部分守官錢局一部分守電報局一部分抽一支隊由皇殿出王府口進攻偽督署又一支隊由津水闢出馬道門與皇殿支隊協同向偽督署開始射擊命尚安邦所帶之礮隊奮力猛擊天地爲之震動日月爲之晦明滿虜爲之竄匿誠數千年未有之奇創歷史上空前絕後之光榮也至二十日午前八時漢奸張彪帶轄重營并馬隊一隊及消防隊由文昌門登城回擊民軍向敵猛烈攻擊約一時許敵人潰退出文昌門武昌遂爲民軍光復斯時也百廢待舉諸同志惶惶無依遂求策於馬君馬君乃率同志赴諮議局議舉黎協統爲鄂軍都督以饗民望並計畫一切機宜此吾鄂首先成立軍政府之大畧也清廷聞

警。汎兵來漢。二十六日午後三時。馬君同蔡君紹忠渡江。偵探敵人情形。至劉家花園。適與敵遇。恐爲所知。疾避租界。至四十二標營房駐宿。預備拂曉進攻之計畫。次日公舉君任礮兵總司令官。蔡君任步兵總司令官。午前接戰不利。退至欹生路。蔡君乃卽返鄂城籌備。後援午後始由黎都督添派步兵一標礮兵一隊。馬隊一隊。馬礮步各軍隊悉歸馬君統率。再與敵戰。馬君憤極。身臨前敵。遂獲全勝。佔領劉家廟。適因寒疾。陡起難肩重任。又念粉碎一身在所不惜。惟恐大局敗壞。罪無可逭。遂向都督堅辭。大責以讓賢能。都督以草創之際。繼斯任者殊難。其選再三。挽留馬君。辭之愈力。不得已。乃如所請。遂調充顧問。以備運籌帷幄。迨後羣才崛起。掃蕩胡氛。始有今日之創局。然則微馬君指揮之力。退讓之功。又烏能還我漢室。山河覩共和之幸福也。

未定使統將不和自相仇視則大功立隕林徐未致決裂亦幸也哉。璞卿以一身處嫌疑間頗不自安欲解職不能自決乃商於賓南賓南力慰之勉以力圖大事並囑其不惜犧牲生命犧牲名譽。璞卿意始決力赴前敵激勵將士天保城之役遂奏全捷而於十月十二日與浙滬兩軍光復江寧。璞卿隨林松亭率軍先自太平門入松亭既入甯駐兵舊督署自建號爲臨時甯軍都督先是璞卿時以讓德說松亭松亭感動允江甯光復後取消鎮軍都督號相約率兵北伐並以此意告賓南宣之於報章及至堯化門軍次。璞卿念江寧初克必賴才德以資鎮守遂私計欲迎程督雪樓任其責與參謀顧盡臣及鄂將胡培德謀俱表同意乃聯合各界公推程公求江蘇之統一當是時武漢爲敵兵所逼正危急於是又議舉松亭爲總司令率軍援鄂以固起義之根本議定松亭亦允諾遂分道進行賓南乃與范鴻仙迎蘇都督於丹。

陽迨江寧克而程公適返滬江甯無人松亭爲權宜計自建都督並冠以臨時二字當是時外間莫明其由咸駭怪於是反對者羣起而十三日余乃偕賓南走寧與范（鴻仙）虞（洽卿）諸君說松亭請如約斯時璞卿亦在坐俱曉言大義松亭慨然自白無他意願共踐宿諾璞卿乃出紙筆爲草電文宣布取消寧軍都督並鎮軍都督職亦辭焉騷心氏曰吾親見璞卿當時決然之度而後知璞卿關懷大局不避叢怨此乃其志也是日城內頗不靖將致暴動宣布取消電一出立獲弭止知此電之効大矣余以松亭雖告取消而雪樓尙未蒞事乃復偕賓南洽卿返滬迎雪樓雪樓以十六日至寧與固卿俱寓江蘇諮議局宋教仁與鄭芳蓀等往來諮議局與舊都署間求融洽事不果定人心益惶惑各軍戒嚴如臨戰璞卿乃毅然於松亭處取寧軍都督印偕胡培德賚送於程公寓所明知將以是召禍然爲救現狀故弗敢

陳君士辛事略

(少華撰)

嗚呼。自民族主義發達以後。吾黨志士死於非命。齋志以終者。不可勝數。君其一也。傳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彼義勇軍人戰死疆場者。婦孺爭相稱道。黃花崗烈士雖遺恨長留。然猶有瓣香致祭者。或得曰。雖死猶生。若君者。懷抱大志。鬱而未伸。遽爲奸人所戕。賊青年烈血。隨碧草斜陽。而俱逝。行且湮沒而不彰。殊可痛也。余於君之言行。既稍知梗概。友求爲之傳。不敢以不文辭。謹輸所知以獻。

陳君諱大復。原名詩志。字士辛。浙江山陰人也。祖某某公宰松之金邑。有政聲。父荷汀先生。宦于吳。母袁氏。翔甫先生之女公子。隨園山人之後也。工詩。能琴。尤知大體。君少承母訓。秉性聰穎。垂髫時已能文。年十二肄業於蘇之毓元學塾。與余同塾。因得相識。几硯追隨。友愛如兄弟。春秋佳日。每携手遊。

城中名勝地。且行且譯以爲樂。時方甲午大敗之後。外患日亟。君夙志言及。此事語多慷慨。余以是重之。歲丁酉。君隨侍滬寓。明年余入南洋公學肄業。君亦來滬遇休沐。輒過訪。相談竟日。昏暮始歸。君不入學校。閉戶讀書。卷不釋手。如是數年。文學大進。顧性淡泊。不喜習舉子業。而好吟誦。壬寅冬。蔡子民。吳稚暉等諸先生。組織愛國學社。癸卯春。同志來執贊者志。數百人。君亦與焉。君與余復同校。益相親密。君自謂少時失學。入校後勤習。不倦。夏間因蘇報案官吏捕革命黨甚亟。同志星散。君卽隨王君君宜入奉化龍津中學肄業。甲辰夏。君歸自甬。時章君行嚴。組織國民日報。邀君襄理。筆政報務。餘閒入數理化各專修科肄業。潛心研究。故君於普通各科學。均極有根柢。乙辰歲應金山西鄉育英公學之聘。時君初次掌教。學生敬服。遠道就學者數十人。稱一時之盛。丙午春。任廣西龍州師範學堂監學。精力旣強。尤能。

勤於其職辦理一年成績昭著然終以親老遊遠久疏侍奉爲憾故翌年滬上健行公學暨浦東中學招致欣然就之歲戊申常郡開辦中學校校長屠君元博聘爲監學君夙興夜寐不辭勞怨歷四寒暑如一日人皆稱之校中今日教課完美規則整齊學生發達至四五百人之多君之力也君督學生嚴責已尤厚非假日不偶出到校不逾期有利於學生者出全方以興之有害於學生者出全力以去之故學生受君之教化者無不畏且愛君抱革命宗旨十餘年武漢事起額手謂余曰國家多事之秋正大丈夫奮發有爲之日也松郡起義君奮身入府署取松府印信草木不驚郡城獨立松人至今感之君在松江軍政分府任事旬餘時張勳負固金陵未下總司令鈕先生鐵生嘉君之勇命君率精壯二百人赴清江以牽制浦口君欣然允諾行期定矣會金陵光復議遂寢旋應常州軍政分府電召購辦軍械君自謂於此

事無經驗。恐受人之愚。奔波殊甚。兢兢焉。惟恐不能稱職。不謂如此勤敏。誠實之人。而竟以睚眦之嫌。受不白之冤也。聞君之被害也。實爲私怨。君以參謀粟養。齡在滬荒淫無度。紛責司令趙樂羣。任用私人。趙與粟固狼狽。遂動殺機。民國元年三月十九夜。趙率衛隊百餘人。劫君於常校。二十晨四時。粟錮君於密室。殺之。行年三十有一。君死之後。國人咸憤。不能平。函電紛馳。爲君辨白。時陸軍總長黃公克。強蘇都督莊公思。緘密捕趙粟二人。先後就獲。將盡法懲治之。不白之冤。其終能昭雪乎。

薩烈士事略

(鄭友益撰)

薩烈士福鏘。字蒲智。又號國昌。北洋海軍學堂畢業生。同盟會會員。福建侯官人。前清海軍提督薩鎮冰族姪也。少抱革命思想。信耶蘇教。每於暇間。則立人叢中講道。事親至孝。又厚交友。慷慨過人。忠直無比。二十歲遊學煙台。

考入海軍學堂。時堂中有私設共和會暨自治會者，皆所首倡也。二十四歲畢業派通濟練艦習學天文駕駛鎗船藝帆檣等技。去年陰曆七月派赴南京水師學堂學習專門魚雷。八月間民軍起義。君由寧來滬謀舉光復攻製局時君與有力焉。十月初旬適上海張園開各省聯軍北伐大會。君持券入場登臺演說。以小刀割指血誓必痛飲黃龍而後已。遂投刺上海志願決死隊。十一月初十日奉汪精衛先生命派運炸彈前往天津。旋即返滬。蓋當日彭烈士炸良弼之彈即此所由來也。十二月初二入同盟會。是時汪先生又擬以同班志士再運手槍北上。君同唐君綏卿兩人挺身願往。君兄在煙台郵政局聞信急電懇其伯由滬挽留有二三友亦從旁阻之。君勃怒大呼曰：「當此共謀改革正吾人同心戮力之時。汝輩其能束吾一世乎？諸君之愛我者個人耳。豈愛四百兆同胞也耶？」或又諫曰：「現海軍亦有北伐艦隊。君

既願從戎卽登艦遠征有何不可君曰否船上各有職員無以償吾願也且現雖志士若雲而肯爲暗殺家者曾有幾人吾此去非痛飲黃龍何以見江東父老乎乃於十二月初九日同唐君運三十桿手槍乘開平商輪十三日行抵秦皇島爲清軍偵察兩人同被捕送巡警局君料難免一死不如自擔此任庶免牽連唐君乃義向解兵云物固屬我與唐姓何涉斯時唐君始幸免君在巡警局訊一次十四晨轉送湯河軍營訊一次復轉送開平王懷慶營務處訊一次當臨堂審究時君對答如流嚴詰連往何處君終不答竟於陽曆二八號夜一句鐘（即陰曆十一月二十二日子時）槍斃嗚呼烈已

張志士金彩事略

（北平劉樾撰）

張君金彩壽州東鄉人也幼端毅不從羣兒嬉戲深思冥悟能深索新理雖穎敏過人恥行小慧肄業壽東公學同學諸生高才博聞者皆折節之性任

俠多膂力。喜言兵事。讀西史至拿破倫華盛頓傳。輒擊案瞋目。謂大丈夫。固當如是耳。憤滿清專制權奸。武斷乃結里中同志。課餘習鎗砲。空山嘯虎。蓋久欲脫其羈絆矣。川鄂事起。率同志應於淮安慶反。正厥功甚鉅。時金陵猶爲張勳據。屢戰不拔。君復仗劍東下。乘危蹈險。觸丸擢鋒。爲士卒先。十日血戰城破。叙功同志多官貴。君獨不屑。屑謂東南雖靖。北虜未滅。正吾人枕戈待旦之秋。何功爲。况吾等起義爲同胞。請命非藉以梯榮培籠也。大義懔然。有古大樹風嗣南北。議和戰爭。將息君疲。甚有促其歸者。輒怫然不顧。曰。外患方殷。中國前途非武不能自立。乃入講武堂。殫精竭術。無暇晷。極執事其間。見其英姿卓犖。心竊異之。與之談時事。慷慨激昂。愈知爲奇男子。孰意天晉其齡。齋志以殞。時三月某日事也。宗邦初復梁木。旋委天意人事。詎堪問耶。易簣時。或詢所欲言。曰。滿酋已驅。共和已建。諸君勉之。余復何言。神情自。

若無哀怨色，然同學益歎感，動情弗能已。樾竊悲張君之志，且懼有遺美，因爲紀焉。

北平劉樾曰：吾國文敝久矣。儒衣儒冠爲世詬病，何怪乎？漢祖之投灞哉。張君私習鎗礮，其武靈王之胡服歟。匏繫講武堂，又何殊之推綿上也？志雖未竟，以之風世，則大矣。

蕭烈士鐘音事略

（崇陽龔國煌撰）

蕭君名鐘音，字玉琪，湖北興國州人。爲人勇敢慷慨，素富革命思想。前在湖北府師範畢業，乙巳歲派送留學日本。時國煌亦以自費東渡。君抵東後，醉心歐美文明，傷心祖國黑暗，痛憤無已，因決意入振武學校而學陸軍，預爲軍革命軍之用。國煌以住弘文寄宿校外，每遇星期假日，君必來煌寓暢談。每至談及國事，不覺潛然涕下。適曹君亞伯在東，遂介紹君及煌於宋君敷。

仁處得入同盟會厥後振武畢業君復擬入士官而滿廷忽有取締漢人學海陸軍之令君憤極與駐日滿奴極力抗爭卒無效君遂返國至奉天交涉使署襄辦間島交涉藉以運動各界三四年間奔走號呼未嘗一日或懈也去秋我軍首義武漢煌正自燕北繞海道返鄂適君亦同李君岩村文君宗祥由奉而歸於江船中不期而遇遂得同至鄂垣抵鄂後延任總監處參議君以軍務部正長隨員兼海陸軍招待所所長每日必一會去年陰歷十月初六商君約煌於晚間至馬君伯援處有事相商午後所即至招待所是日漢陽戰事緊急君悉將招待所人冒派充戰地調查遂與煌曰今晚我將至漢陽以觀該地情形俟我回鄂再行籌商一切君遂揖別而渡漢矣君卽邀同同志十餘人編成隊伍在扁擔山下與敵兵死戰君中槍而卒煌先未之知也越數日至招待所探問亦不知君之存亡迨十五日得晤由漢陽回鄂

諸君始悉君已死矣國煌不學不能屬文亦以興君素善姑畧述其生平事迹聊以供編修血史者之採擇云爾。

劉懋德烈士事略

劉義士懋德。字幼齋。山東卽墨西北鄉太祉庄人也。性情溫良。家道充裕。數年前憂時局之艱危。抱革命之熱衷。入直隸保定通國陸軍速成學堂肄業。以爲將來用武之地。於清宣統二年冬卒業。置身軍營爲排長。待下嚴明。仁惠最得同僚及士卒心。去歲十月間。在青州曾運動全營軍士反正而漢奸。察其意。調往萊州。繼又調回文嶺。時在臘月初旬。卽墨高密諸城等處相繼起兵。義士同學隊官劉君洪鈞者。亦率領其分駐膠州等處之一隊人與義士相約。舉義。義士在丈嶺。又值其上級軍官盡皆發往他處。得掌理全營事務。以爲天假良機。力爲運動。遂遣人與劉君洪鈞相約。決於十七日舉兵相。

合豎共和之旗。以圖光復。登萊青三郡城。呂與烟台。登州。民軍相合。不料部下漢奸某。（現未知其姓名）洩漏其機密。電濟南。遂自濟南於十六日。特開專車。運兵約一營。餘人來丈嶺義士此時度衆寡之勢。不敵。（時營中兵士僅足一隊）以爲與其鹵莽。償事不若徐圖。以待後機。且以形迹未甚顯。乃遣心腹隋孟德。（高密人。營中修理軍械者）前往劉洪鈞處。止其帶兵。西來。令待後變。隋甫去。義士卽整列出。迎不料。隋去未遠。竟被捉獲。營盤旋。亦被圍。義士遂與部下軍士六十餘名。同被執。餘皆逃遁。軍士等詢。後盡皆取保釋去。惟義士與隋孟德被禁。至二十日下午。推出帳前。不容置辯。同時被殺。義士臨刑。髮指眦裂。痛罵漢奸。不絕口。逾二十餘日。家人來運靈柩。開棺視之。面色如生。靈柩同籍。時觀者無不下淚。嗚呼。義士以一排長而謀舉。義忘身。以犯大難。不圖漢奸生於肘腋。漏洩機密。致使功敗垂成。壯志未伸。

終受滿奴殘害。當爲天下志士所同悲也。不有以懲漢奸。何以洩義士之憤。不有以表壯節。何以慰義士之靈。今共和雖已宣佈。魯省依然黑暗。張廣建。吳炳湘。甘爲民賊。人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使義士當日克成其志。不難。光復全省。魯省人民早慶。共和之樂矣。益以見義士之所爲關係甚鉅。而深悲其死也。義士初遇難時。其詳無有知者。茲據詳確訪查。表述如上。庶幾義士雖殺。壯志得伸。長眠地下。亦可以瞋英雄之目矣。

孫錫臯事畧

(孫秉銓撰)

堂兄諱錫臯。字鳴仙。居無錫之石塘灣。性沈默。不苟言。言必有中。性好學。手不釋卷。尤喜讀史。過目不忘。年未弱冠。已博通典籍。曉達時務矣。其著作多可觀者。邑中賢士大夫。咸器重之。既長。肄業南菁書院。繼入南洋公學。年二十二。擔任東林學堂教授。熱心教育師弟。之親愛如家人父子焉。後又兼授。

師範競志翼中等校敎科前年任竣實校長整理校務井井有條尤爲儕輩所敬仰素富共和思想不屑屑於功名利祿當科舉廢時前清猶以優拔籠絡人才堂兄獨不爲動人有勸之者則喟然而歎曰平生志不在此也蒿目時政之失常欲手刃民賊祇以上有慈親終鮮兄弟兼之家無恆產全賴薪水奉養不敢以身輕試累及老母及滬上光復堂兄遂與各志士密謀響應奔走經營不辭艱苦事成推賢任職已則引身而退仍還竣實學校辦事其宅心公正有如此者然已積勞成疾不數月而溘然長逝矣年僅三十有二聞者莫不傷之爰畧述梗概請登報端以告採風者

林君淮琛事畧

君諱淮琛字惺南一字希瑪閩侯官人天性純摯少力學究心當世之務書過目喜隨所得類而鈔之袁然成帙稍長隨父客皖江轉徙金陵綿歷於憂

患之。故感慨橫生。談家國事。每至泣下。於是入東文學堂肄業。益刻苦自勵。
 屢試輒冠其曹。校長東人。視之加禮。曰林生非惟能積學。其立身行已以道。
 自重。有足多焉。既卒業。乃回閩。入師範學堂。是歲。閩中官吏議。派出洋學生。
 君與其選。東渡後。入高等工業學校。習染織科。八年而業成。先烈林君廣塵。
 福建同盟會。支會會長也。君既入會。相與莫逆。嘗以吾國實業。如江河之日。
 下。莫知所挽。慨然謂廣塵曰。舉世昏昏。吾輩責重矣。他日功成之後。謀國民。
 之樂利。其必以實業爲歸。吾之所以自任者。敢不勉乎。廣州之役。廣塵歿焉。
 君聞之。悲哀流涕。以長歌哭之。時同學有歸國就試北京者。君語之曰。人方。
 犥牲生命。以謀光大之業。區區功名。抑奚取乎。君恬靜寡外慕。齒且壯。未娶。
 人或問之。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蓋君之醉心革命。未嘗一日忘焉者也。辛。
 亥八月。義師起於武漢。君歸則汎江而上。軍務部孫武。以參謀屬焉。九月初。

七日之戰我師敗衄退保漢陽敵兵繼進守將宋某逃之人心大震黎元洪命蔣秋成率師赴援君實與偕是時敵勢銳盛砲彈聲不絕于耳當之皆靡守者復亡去其半君神宇自若顧同列曰吾儕決死耳何懼爲日夜巡視要隘慷慨勵士卒廢寢食以爲常已而黃興以湘軍至漢陽之危乃解君則往來漢滬有所施設十月道出鎮江鎮軍林述慶方出師攻寧君見之請從多所畫策林君重之在軍之日饑渴奔走勞苦暴露人或以爲難君怡然見於顏色鎮軍之奪取天堡城蹈鋒鏑而死者踵相接金陵克復厥功偉焉君於斯時憤張勦之不道振勵銳氣與將士相先後槍煙彈雨之中冒萬死而弗恤視同時管帶楊韻珂等畢命於疆場者其相去直幾希也然而君之心力亦以是瘁矣聯軍北伐君仍矢志以從及停戰議起乃淹留於海上舊疾頗作夜常失眠意忽忽不自得旋有金陵之行甫至二日則病甚蘊熱內燬

藥之弗效。卒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年二十有九。君當著振興工商業意見書。凡數萬言。指陳利弊。切深著明。當世言實業者。知君之學識經驗。誠異乎尋常也。嗚呼。革命告終。建設方始。國民樂利。正有待於圖謀。而遽令君之賚志。以終也。其重足悲也已。





締造共和名人事畧

平江居士輯

古吳榮朝申校

涂弼垣烈士事畧

烈士字克諾。大埔人。幼秀穎絕倫。父虞簫。授以羣經左史。古文詞賦。畧讀即成誦。有寧馨之目。稍長。倜儻不羈。富於情感。遇友朋急難。無不竭力維護。雖赴湯蹈火。所弗憚。丁未以後。爲上杭奎聚學校聘作小學教員。己酉復主任。梅州明新小學校教育。生平未嘗入師範學校而教授管理。特有心得。所授兒童。無不喜其約束而樂於向學。時有同盟會員鄭君重。古君覺。自南洋回。將有所圖。匿跡於陽首山寺中。僞爲僧徒。烈士異而訪之一。見如故。縱談國士。烈士輒涕泣不可仰捨。身報國之志。於是乎決。次年與鄭君及數同志往。

香港密運軍火以返。思利用會黨以起事，遂投身於三點會爲頭目，以收羅綠林豪傑，並借以約束下流社會而免其暴動。去歲武漢事起，遂約各頭目共守文明法律，一致進行而自與同志數十人立赴潮汕起事。值潮汕光復，乃回堵與李長忠軍同上汀州。時汀州有樊彫之亂，勾匪結勇，思與民軍抵抗，烈士乃與敢死隊長賴君涼血及汀紳二人同往匪營演說大義，痛陳利害，詎料匪特頑悍，遽囚二紳而殺烈士及賴君，懸其首於轅門。每匪出入必呷其頸血，云嗚呼慘矣！計烈士卒年二十有八，生女二，無子。家中僅存寡母，少婦撐如也。

詹蒙烈士事畧

(縉雲樊安撰)

詹蒙字養之，浙江宣平人。幼畢業於邑中高等小學，繼由浙江陸軍小事畢業。咨送江蘇第四陸軍中學肄業，抵甯三閱月。武昌起義，江甯戒嚴，未幾新軍

子彈被收城中失相應能力唯陸軍中學館彈多諸生爭謀相應未幾彈及被收時城中防營兵權全握於張勳手以張之頑梗人固知其必爲巨患詹君睹此情形忽而憤激低昂若有所失忽而沉思遠慮若別有懷抱一日私與同學季亮謀曰斯時革命事業千鈞一髮事以速成志須獨行今張勳爲梗非撲殺此猿終無濟也依予計南洋兵事雜誌社在一寄園張勳住宅之前爲彼出入必經之地分途擊之無不中果去此猿則革命減少阻力吾人死可瞑目矣盍亟謀之八月二十九日往該社與社員劉崧申商之劉君深壯其謀遂擬定一伏該社廚房擊其北一伏該社洋樓擊其東計定唯苦無炸彈以行此事耳聞友人王槐言下關革命黨秘密部運有炸彈乃往勸數日竟不可得詹君慨然曰計既不能行武漢事急宜往助也遂與季亮約同學殷夢熊李章達汪濤陳祖壽謝某七人赴鄂助戰九月初三日往滬求

一介函抵滬先。往民立報訪宋漁文先生不遇。徧訪乃遇。革命黨機關部潘某。允爲作介。諸生更軍服。潘某親送登輪。初四晨過江甯。邏者以諸生附赤十字船。不能難也。一視徑去。初六午抵九江。聞九江光復。諸生狂喜。黃克強先生隱船中見諸生熟誠細詢姓名。并以已之真實姓名相示。詹君私語季亮曰。此行遇克強先生助戰之志或可達矣。初七晨抵漢口。是日海軍開仗。砲聲隆隆。船不能過。武昌不得已隸張竹君女士下。移住漢口郵政局助理。傷兵初九晨。七人送傷兵渡武昌。謁黎宋卿先生陳明助戰意。宋卿先生嘉其誠納。之旋以詹君精練敏幹。委爲軍務處軍械科員。生委季亮爲軍務處供事。詹君堅辭曰。予費盡周折。始克抵此。志在分勞不甘就逸。願改委宋卿先生笑曰。暫在此効勞。終須令諸君助戰也。十二日第四陸軍中學學生林濤等三十餘人。亦抵鄂。宋卿先生編諸生爲南洋混成獨立隊。諸生公舉林

方度詹君二人爲正副隊長王佑藻杜偉徐某爲排長久之又委章燮爲決死隊隊長季亮爲衛隊排長諸生急欲戰宋卿先生慰曰諸生勇敢嫻戰留爲要圖慎勿急也十六日克強先生爲大將移駐漢陽西門外昭忠祠獨立隊衛隊決死隊等均隸其下遂同過江克強先生時方計畫戰事以兵工廠鋼藥廠爲民軍命脈非得至可靠之兵守之不可乃令各隊守此二十七日定大戰計畫命漢口民軍攻北兵之左翼命武昌民軍過江攻北兵之右翼是日克強先生專督師攻左翼申刻大軍進至許家灣戌刻又前進斯時烈風大雨道黑泥泞非執手牽衣幾不能前進夜半至琴斷橋其地卽架橋渡裏河之處民軍過裏河畢獨立隊獲敵探鞠得敵情民軍卽預備出戰二十八日黎明克強先生命王隆中與甘某二統領率湘軍攻北兵左右翼躬率獨立隊衛隊決死隊攻北兵中堅北兵悍練民軍新募氣雖勝不耐戰勢每

不。支。克。強。先。生。慮。之。乃。單。騎。縱。橫。戰。線。以。身。督。戰。北。軍。猛。撲。勢。難。強。支。王。甘。
二。統。領。乃。下。收。軍。之。令。退。至。琴。斷。橋。後。方。駐。守。俟。民。軍。通。過。後。立。毀。橋。以。遏。
北。兵。民。軍。後。至。者。數。十。人。遂。不。能。渡。詹。君。與。季。亮。強。泳。過。河。至。中。流。詹。君。力。
疲。忽。沈。季。亮。適。獲。一。舟。乃。棹。舟。握。詹。君。手。强。入。舟。中。而。過。抵。岸。詹。君。額。手。相。
慶。曰。吾。軍。人。若。不。死。於。戰。而。溺。於。水。則。虛。負。此。志。矣。二。人。返。營。銅。詢。同。學。均。
無。悲。歡。甚。次。日。克。強。先。生。贈。酒。附。書。以。獎。諸。生。曰。連。日。辛。苦。熱。忱。可。佩。贈。酒。
二。瓶。聊。表。微。意。云。自。經。此。大。戰。後。兩。軍。創。傷。甚。多。遂。休。戰。數。日。其。中。雖。間。有。
戰。事。亦。小。戰。而。已。至。十。月。初。一。日。北。兵。日。多。進。至。蔡。甸。又。欲。與。民。軍。接。戰。是。
夜。民。軍。備。戰。衛。隊。獨。立。隊。決。死。隊。等。亦。出。發。初。二。日。已。刻。先。赴。王。統。領。司。令。
部。會。集。午。飯。後。派。至。垛。路。口。輪。流。防。守。時。天。寒。夜。永。休。息。者。團。坐。而。臥。始。得。
少。溫。亥。刻。詹。君。出。巡。聞。前。方。兵。言。三。眼。橋。爲。漢。奸。某。營。長。所。通。已。失。矣。詹。君。

回報大慟曰漢陽恐難守民軍之鋒恐自此大挫矣蓋三眼橋左右高山俱安大炮前方平坦中通狹路其地勢險阻爲民軍扼守漢陽之要隘若非故棄決不能遽失也諸生聞報立起備戰初二日丑刻得諜報言北兵將至探路口辰刻又報米良山被佔然前有湘軍機關炮相抵抗北兵尙不能進已刻忽有握龍旗者登前方小阜大聲呼喊則北兵已攻破機關炮陣地而前進矣詹君見此督戰甚力諸生奮力射擊彈斃握旗者敵勢始少挫斯時有退却民軍數百人經此見諸生猛戰勢尙可支乃對衆自咎曰諸生不食餉而猛戰吾輩食餉反畏怯而退以河對諸生乎今日何論如何宜稍發天哀以相助衆聞言羣止助戰民軍勢遂振繼有人言後方有鐵路橫堤形勢佳可堅守遂退至鐵路旁伏擊得此形勢北兵久射不能傷一人力遂疲詹君以敵疲思測距離遠近以期命中乃昂首覩之左耳竟中一彈季亮解足布

裹之。詹君曰：今日死且不暇，計何恤。一耳却其縛，仍力射。斯時各生彈，寡詹君。因距離不明，終不能以小彈却敵。復昂首熟測，則彈中顱噴血滿面而斃矣。時係初二日午刻卒年二十二歲。詹君死旁無親人。季亮乃負屍歸至半途，彈中兩足，輒於地，繼乃大慟。遇湘兵救扛回漢口醫院，而詹君屍遂不得返。慘矣。季亮後經陳東山先生療治，稍愈。張竹君女士即携之至滬醫院。十一月杪傷愈而歸。此役第四陸軍中學生赴鄂者約四十餘人，浙產十餘人死者，唯詹君及王卓傷者，唯季亮及章燮。王章世家子弟當有代為表彰者。詹君與季亮家貧，地僻，人第知其血戰之苦，鮮有代為表彰者。去年十一月予過滬，聞季亮窘不能歸，便道相視，詳詢詹君苦戰情形，遂筆錄而歸。後恐有未盡，復徧詢其同學同行者，以證其確。迄今徧訊，唯家世未詳，所查各節頗無謬誤，乃錄成以便後之能文者有所取資。季亮字元旭，年二十三歲，浙

江景甯人。予雖初遇，觀其人，悃愞無華，談論爽直，絲毫客氣，一見即知其爲誠懇之人也。

陳瑞廷烈士昆季事畧

睢寧陳君醒支，字銳霆，原名興芝，字瑞廷。生而岐嶷，幼讀書有大志，羞爲帖括。肆力於有用之學，性豪俠，敢爲受才好客。於碩師宿儒尤暱，就欽佩之。然居鄉見有不平事，輒眦爲裂，每思爲人報復之。其勤於義憤，然也。及長遊海上，諸名區受外界激刺，每嘆吾中國民氣之弱，由於受君主之專制，革命思想遂從此萌芽。及皖省徐烈士錫麟、熊烈士成基先後起事未成，一遇害，一逃竄，聞信之際，輒痛哭流涕，以爲徐、熊二君爲漢族流血者，吾等若不急起直追，以竟二君之志，非人也。然時勢未逮，漫無憑藉，空呼負負而已。遂棄家就學，滬上適民呼報館，因持論過直，被封君作文弔諸其門，益恨清廷法立並。

吾民言論自由之權而亦斬之時局更可哀矣憤而返里紓道嘉湘購桑數千株布植園中興辦蠶桑爲閭里倡漢昭烈種菜洛陽加將軍灌園黎里英雄晦養待時中外古今同一旨也迨去秋武昌舉義鄰省響應旬日之間光復十餘省江北獨寂如斯時君熱潮愈高而革命夙志遂如矢在弦上不能不發矣適袁浦混成協衆變兵到睢高作鎮被其搶掠睢城岌岌可危君稔知爲百練勁旅值此用兵之際與其潰散不如輯撫並可免爲地方患遂邀王君軼奇同出招集出資餉之曉以大義衆皆悅服願爲之用頃刻間潰兵成爲民軍江北響應君首倡也旋因與僞革命某某意見不合遂被假詞冤殺而君遂遇害海內倡義烈士受禍酷而資志未申未有如君之可痛者也君之三弟興芸字子馨徐州中學肄業生也隨銳君倡義南下銳君遇害君設計脫免奔赴蘇滬各都督控訴始得昭雪各軍界義之鎮軍北伐支隊長。

臧君在新。因延爲顧問官。統隊北上。與清兵戰於睢之高。作鎭高作者。由宿入睢之咽喉也。欲入睢城。必先破高。作以故。君奮勇爲士卒先。直瀆西門。身受二傷。不退。突有飛彈中腦。而殞傷哉。銳君之昭雪也。君由袁江扶其忠骸歸里。瀕行時。軍商警學諸界。開會追悼。曾幾何時。而君亦捐軀併忠骸。而未尋得。尤可痛矣。今由孫君劍虹。與王君軼奇。夏君宗翰等備棺。仿楚俗大招之例。將其昆仲同溝分葬。俾死後相依。擇於五月十號。一即陰歷三月二十。四一同瘞於所植之桑園。遂素志也。嗟乎。今民國已成立矣。政體已共和矣。二君或亦含笑地下。無遺恨乎。

王朝東事畧

(泗水葉兆輝撰)

王朝東。福建龍溪縣人。其先祖服賈於南洋之爪哇島。流寓已六世。故朝亦生於爪。朝秉性靈敏。事親盡孝。年十一肄業於泗水中華兩等小學堂。學後。

每聆校師講述祖國狀況心竊嚮往不已嘗語同學云吾他日必返祖國稍建功業不屑屈伏蠻荒三尺地也童時立論已如是父頗器之迨初等小學卒業遷入諫議里中華學堂高等級專心學業並自刻勵歲丙午江寧暨南學堂行文爪島招集南洋僑民子弟回國就學時風氣尙未大開人懷觀望應者殊鮮朝聞之稟父決意北旋父壯其志而允焉卽由校備文咨送回國入暨南高等小學越二年畢業升入中學日孳孳於中文外更朝夕研究西藉自治頗嚴課餘瀏覽中外報章有鑒前清之外交內政種種腐敗則痛哭流涕拍案大呼曰中國舍革命外無以自強家書歸常云俟中學畢業決意改入海軍學堂俾異日海上有事可爲國宣力蓋朝預知革命事業非從軍界着手難以奏効故有是蓄念耳去秋武漢民軍起義風起雲湧四方響應朝得茲消息中夜起舞曰今日乃大丈夫有爲之秋吾輩尙觀望可乎遂將

書籍衣履悉收入饋。先情同學携歸爪哇并作書告父。卽日擬赴鄂省從戎。以盡國民義務。父固開通而深明大義者。絕無異詞。乃未幾暨南亦散學停課。行抵海上就近入義務憲兵隊。敢死團第二分隊。誓以身殉報國。時其母忽在爪大病。思子情切。一日三電促其返爪。王得電寢饋不寧。進退維谷。同志諸友知其篤於天性。力勸其暫返省親。於是始勉強首途。實非本懷也。瀕行。猶擔任到南後籌募糧需以濟軍用。預約母病稍痊。立即返國。親荷干戈。以殺賊。當蒙滬軍都督陳公給予護照委任狀等件。並特別贈以五色旗幟。藉留紀念。起程後於客臘下旬馳抵泗埠。抵家母病正危急。朝晝夜侍奉湯藥。絕無倦容。繼聞南北和議告成。國事大定。各省勸餉一律停止。朝亦遂將募捐事輟辦。朝嘗與友人談論時局。每以此次革命未預戰事爲憾。入夏母病漸痊。而暨南亦有八月復開之風。聞朝用是亟亟擬治裝歸。值三寶龍華。

僑中學成立戚友咸勸其入內肄業俾免長途跋涉朝殊不願因其志在畢業後投身軍界効力民國也先是春間父欲爲其定婚朝百計婉辭私謂其弟曰匈奴雖滅國基未固列強則未正式公認各省則兵變時聞天下正多事之秋吾輩學業未成又乏自立能力豈宜有室家之累而妨前途事業乎父得悉遂不之強朝之志願宏偉僑界中莫不以遠大期之詎七月念一晨陡栗可列拉疫症一小時吐瀉數十次中西醫士爲之束手下午病大劇輒轉床褥間狂呼曰早悉今日爲二豎所窘深悔昔時不早赴鄂中一死父覩斯病狀知莫能救力慰之曰國事則韃虜已虜漢室重光家事則汝母及弟妹等有余擔任供給撫養汝無多慮可瞑目矣朝聞之忽一躍而起曰吾母何在父曰汝母病甚朝日當入室拜托父力阻不獲其母聞聲急扶病出視則朝已日炯炯而口噤不能言父曰汝母已至更何戀而自苦若是余悉汝

熱心國事。有志未償。今生固已矣。但汝旣具此生死不磨之堅心。異日苟重墮輪迴。可勿再至爪哇。逕往祖國爲一完全中華民國之大國。民稍退一步。十年爲國驅馳。尙未晚也。言畢。朝卽氣絕。時年二十一歲。患病僅一日。嗚呼。天不假年。遂使英俊之士。資志而沒。我爲爪島學界哭。我又不禁爲民國人。才哭。

張烈士榕事畧

張榕字蔭華。號遼鶴。本古齊歷城人。以王父宦於遼。遂寄籍撫順。幼穎慧絕。倫長而好讀。淹貫中外。博洽。敎乘善騎射。精劍術。有古俠風。未弱冠。卽著名。繙紳間。二十二歲。入北京大學。日俄戰時。棄學回遼。毀家募兵。謀倡滿洲獨立。附者數萬人。旋事洩。逃去。與吳樾共事。值清廷出洋考察政治大臣首途。謀炸之事。敗。榕燬。樾所遺物。易姓名爲余木。強卒爲清僨者。探得。發所有。斂。

件獲保衛章程及照會布書與他證件皆郴墨跡知爲榕擬死之先是清值探楊以德爲津埠無賴子得榕居處於更闌時潛入縛之榕曰吾大丈夫也勿以鼠竊狗偷爲挺身赴之有山東道黃某素器榕欲以身家保之未果有某國公使亦重其才欲出干涉以意達榕榕曰康梁竄逸賣籍偷生國人羞之殷鑒在邇吾尙踐其跡耶卒不允後爲清慈禧后所聞憫其幼乃處永禁於津沽居獄中四年吏卒囚徒交相感戴有教師張芝庭者遇榕甚厚日常與論宗教與人生之關係益親愛如手足自是榕遂蘊爲宗教之人物未幾張芝庭以療瘵卒榕大悲慟爲文萬餘言輓之并爲之傳暇時於獄中種花木蓬勃有生氣蓋榕素善於培植也後與獄吏王喜璋善王感其俠義謀偕脫之榕初以爲不可王曰此非如康梁藉勢外人以求生也願君三思商數晨夕乃允遂與璋偕亡買輪東渡及清吏覺察已邈不知去向矣方未去時

榕題詩壁。上有一聲霹靂。由龍起震滅人天。諸不平之句。留東未久。扶桑名士。卽器重之時。有某武士。與榕較劍。爲榕擊敗。名益大噪。未幾歸大連。謀恢復得同志。甚衆。武漢事起。乃於遼陽組織急進黨。舉爲魁。舊部多來歸者。餘有綠林紅鬚鄉團。巡防陸軍。約三萬數千衆。同時有王小堂者。擬暴動。榕力阻。之事乃寢。自後榕益擴張。黨力四出。聯絡聞灤城兵敗。乃集議謀。進行榕猶欲稍待。奈主急者衆。見不可强。乃步庭擊劍。持短入長。縱橫中節。復口吟武士曲。慷慨激昂。劍影眩目。歌聲悅耳。舉座鼓掌。咸爲奮感。翌日悉柳大年。張涵初被拘。耗心殊悒悒。會有來告袁世凱欲交爲心腹者。榕未應。顧益憮。憮。民國紀元元年正月二十三日。遽爲人槍斃。聞其事者。識與弗識。咸爲憤慨不平云。

王君楚材事畧

(夢熊撰)

張烈士榕事畧

十七

崇四

王君楚材。名卓。吾浙黃巖人也。少倜儻。有大志。於書無所不讀。家居嘗曰。班定遠何如人也。男兒不能奮發自強。是負天生我材之美意也。舊曆下未。吾浙陸軍小學開考。君慨然應試。竟入選。進校之後。專心致意從事於學術之研究。每有心得。輒筆闡之。休沐之暇。常多飲酒。感而爲文。驚人之作也。然性寧靜寡言語。好覽新聞。留心世事。惟酒後得而知之。酒酣耳熱。不復知人世。以是同學多相目爲狂。君思想宏邃。每有事會。君一言。則易解。有條而不紊。偉丈夫也。進南洋陸軍中學。益用自勉。及武漢義事起也。君躍然曰。機會至矣。時不可失。於是遂與詹君蒙等。及廣東同學李君章達等。熊亦忝拊驥末。籌商大事。事甚秘。時南京戒備甚嚴。而同學又多滿人。乃或于晚息燈後。夜深人靜。暗會議於器械操場。或相約請假集議於校外小密屋之內。於是議定聯絡新軍。并約會陳君英士。(時陳往來於滬寧之間)。時校中槍彈五萬。

步槍亦四百餘枝。遂議多約同學就中發輒劫子彈斷電話聯絡內外訂期舉事。嗚呼此舉誠成則金陵光復豈落杭州之後爾時西連武漢並舉北伐則大事可早定也。又何有漢陽之失攻南京之勞乎不幸事未行而謀已半洩清督張人駿以秋操爲名調新軍於城外并派營防巡哨於校舍四周及附近將校內五萬槍彈悉數運去戒備加嚴如防盜賊而我諸同志遂孤掌有難鳴之慨乃更籌商王君卓曰事急矣恐坐斃也今武漢事急盍多招同學往助戎行以卒我願耳均贊成於是議遂定時校內學術如常計惟請假多恐招疑乃分數起又慮假之不獲准也乃遣人赴上海飾造書札或電報言某某家中母病某某家中叔喪某某岳父病危某某弟死堂下無人各繕假條并書或電報附上於是遂陸續請假夢熊與陳君祖熹及季君亮汪君濤陳君銘樞諸同志更裝易服首赴上海會赤十字會開赴漢口夢熊與季

汪二君由潘（當時會中有應覺民、汪謙、益葉伯高即予與汪季二之君假名也）君某（同盟會會員）介紹入會即趁輪船赴漢口矣。時舊曆去秋九月初一日也。翌日陳君祖熹及陳君銘樞亦乘輪首途。於是君與同志亦陸續起程。廣東同學及江蘇同學不下三五十人亦陸續起程。卒至連袂相從。不待請假而潛赴鄂渚者接踵。而是先後總計約百餘人焉。或充將校或充科員。所可貴而難能。一心一意負銃而赴義者四十餘人而已。遂組織一敢死隊駐紮於武昌都督府左前方言學堂內。九月十日從總指揮官黃克強先生助戰漢口（時漢口半爲我有）。副團長趙樂群後之常州分府槍斃陳士莘君而蹈大不韙者是趙率隊前往戰鬥。一開不復知其人。幸我同學富戰鬥力。卽推李君章達臨時指揮諸同學。莫不奮勇直前。氣吞胡虜。卽行進止。伏亦復秩序井然。及收容之頃。王君卓腿忽兩中流彈。誤陷沿澤中。王君。

雍。騤。及。邢。君。震。南。亦。相。率。墮。陷。幸。同。學。相。扶。救。惟。王。君。卓。以。水。深。故。竟。不。獲。
 救。回。而。諸。同。學。亦。與。永。別。矣。其。爲。當。時。敵。人。所。得。或。永。沈。沒。於。澤。中。不。可。得。
 而。知。也。嗚。呼。傷。哉。回。憶。與。君。同。學。之。日。詩。賦。常。新。文。酒。無。絕。而。今。也。如。何。武。
 漢。事。起。日。夜。籌。謀。所。最。密。切。而。自。信。者。惟。君。與。陳。君。祖。薰。季。君。亮。及。夢。熊。數。
 人。耳。乃。一。戰。方。休。君。竟。長。逝。方。城。漢。水。無。限。淒。涼。嗚。呼。傷。矣。亦。足。悲。矣。然。而。
 武。漢。一。旆。四。方。應。響。錦。繡。山。河。氣。象。重。新。矣。君。之。一。死。不。爲。虛。拚。壯。哉。君。死。
 夫。復。河。言。君。死。數。日。更。名。決。死。團。云。

劉君公事畧

劉君公。原名湘。字宗耀。號中文。別號非。非子。湖北襄陽人也。性豪爽。輕貲財。
 樂交天下奇士。種族思想發達。最早見清內政日。非外患日。迫。遂抱實行革。
 命宗旨。癸卯東渡。入同文書院。藉以聯絡同志。嗣后刊印警世鐘。猛回頭。各

萬份散布各地。喚醒國人。畢業後入東斌學校。研究軍事學術。是時君之交遊多中外知名之士。如蜀烈士鄒容。餘杭章太炎。俱稱莫逆。君既得良友。朝夕攻錯。又博覽羣籍。而學問由是益進。乙巳遇孫君文黃君興。遂於日本社會黨首領白浪滔天。家組織同盟會。所收會員皆一時名士。君於東京創設民報社。以爲鼓吹機關。提倡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至湖南醴陵江西萍鄉起義。君與龔維黃君返鄂佈置一切準備。應後以機洩潛避。襄陽居三月。再至漢口。預立機關。又敗露。復遊日本。入明治大學校。研究法律。靜以待時。丁未三月。又與蜀之張君伯祥等組織共進會。以爲實行機關宗旨。與同盟會略同。惟進行方法則更爲實踐。完備羣舉君爲總理。諸同志任事務。綱舉目張。日見發達。各省志士聞君之名。無不贊襄。斯舉庚戌已畢業法科。研究學術。奔走國事。積勞成病。遂得失紅之症。返國調養。會中事務均請陳兆。

民君代理行抵漢口血症日熾入普愛醫院診治浹旬貲罄而歸抵里後疊接各省同志密函均以恢復事業無人擔任惡劣政府究竟用何法可以推倒爲間時君病中答函曰吾輩團體須要堅固努力爲之卽不難推倒云云至辛亥五月病體稍愈携銀萬餘金至武昌竭力組織機關運動軍界如武昌彙華嶺之同心學社黃士城之同興酒樓雄楚樓之第十號臘脂山之十四號小朝街之八十五號及九十二號漢口興漢里之三十三號廣昌里之第五號寶善里之第一號及十四號欹生路之華客照相館等處本擬待十月方行起義以同伴不慎洩露隱機君於八月十七因公渡江幾被捉獲至十八日上午同志孫君武於寶善里機關誤將炸彈爆發致面部受傷君亦畧被焚及俄巡捕聞聲巡緝幸善爲解說得以走免而名冊告示公文旗幟各件已均被抄去君之胞弟劉同名耀璋字登衆君之妻劉一宇淑卿號征清

子不知事洩來該處亦同時被捕武昌各機關因搜查細密亦均敗露而彭劉楊三烈士卽於是日被害矣斯時生死存亡間不容髮如不舉義則株連者不知凡幾君遂密爲布置通傳同心協力口號於各營同去又以死中求生挺而走險之語大聲疾呼鼓厲勸勉諸同志始因而振刷精神奮不顧身至十九日下午七旬鐘猛攻清督署克之遂以諮詢局作都督府諸同志原議本盡推戴君爲都督并各營代表盡受有君之正式委任君以黎君元洪在鄂有年學識優長聲望素著非賴渠不足以維繫軍心遂力讓不任轉勸黎公就都督職君則假湯君化龍之名隱爲籌畫布置一切妻與弟亦於是日救出漢陽漢口以次克復湘省同志焦君達峰告援君遂發餉一萬快鎗千支精兵一隊而長沙亦賴以光復又通電各省催捉響應一月之間而東南半壁全屬漢疆是時軍界同志又公推君任中華民國軍政府總監察之

職至十月。初間敵兵大集。陽夏相繼失守。武昌危在旦夕。諸同志多有胆怯心驚。惟君獨能督率軍隊竭力防守。始未淪陷。後以南京光復。武昌亦漸堅固。君遂統師北代。道出襄陽。直抵宛洛。南陽新鄧甫得而和議告成。遂駐節襄陽。以資鎮懾。壬子三月。漢水上遊著名會匪謝洪升聚衆於樊鎮。肆行搶劫。君遣軍隊擒斬之。餘黨悉平。由是匪黨歛跡地方。賴以安堵。五月。駐襄混成協統領張國荃叛亂。槍斃副總統所派編制員周君景亞。君相機勤平之。袁大總統以君器識卓越。電勉又疊電催赴北京。俾展雄才。君以初志既遂。辭之。至再聞俟。襄事布置安順。即行解職。遊曆各省。藉觀民國進步。於呼。其豐功偉烈。既如此而不居功名。又如彼人徒知滿清推倒。共和成立。更相慶。而不知君之經營等畫。心力俱疲。有以鑄成之也。

劉烈士事畧

(湯志宇撰)

劉君字克強。年二十。蜀簡州人也。其先世祖父代承爲岷江通經子。君秉性英武。年少美丰姿。長於口辨。倜儻不羈。讀書酷嗜船山。其父沿舊習。令應童子試。君則泣請。謂不敢伏事韃虜。以辱先人。父趣之。於是專心致志。學術益工。及科舉廢。入都中實業學校。冀有以振興實業。越兩寒暑。憤官吏腐敗。舉辦不力。難收實效。乃易而入府中學。既又去之。而入陸軍小學。時人多詣君之屢易學也。君曰。人貴自求。一是苟非有裨益於國家。雖百易其業。不爲病故。自入陸軍小學以後。勤勉大異。昔敏慧亦復過人。學術靡不精研。課餘則閱中外史。日夜殆無暇晷。同學多器重之。三年畢業。升入陸軍第二中學。發奮尤倍。思想更高。尙亟欲實行革命宗旨。交遊多志士。與錢君鼎三尤屬莫逆。西安起義。君及鼎三之功最著。督兵守北門。攻滿城。皆其力也。鼎三被舉爲副都督。君參其軍。率師防禦。潼關甫至渭南。而旗兵結土匪數百來襲。

君倉猝遇變時。電線斷絕。兵符不能應援。該師悉次縣署。卽令勒兵堂下。部伍不素。召匪等詰之。曰汝等欲何爲者。匪寂然不應。又曉以大義。匪勢益逼。蓋諸匪爲旗兵。督率志在必死。進或可生退卽就僇。故移時而逼愈近。不得已。乃開鎗迎擊。鎗身爲之盡赤。斃匪甚衆。然衆寡終不敵。遂覆全軍。君及鼎三均被害。君年甫二十。嘗喜吟詠。庚戌題友人小照。填滿江紅。關迄今讀之。猶英氣勃勃云。

述者曰。士之建偉功於時者。匪偉致也。必先抱堅卓之志。鬱積之久而一發焉。乃足以邁流俗而垂不朽。劉君死國事。志先定也。年少英果。雖終軍謫縷。何以尙之。

黃君毅事略

(陳其美撰)

黃君均毅。湖南寧鄉人也。字果沉。慷慨有大志。酷好武藝。精拳術。幼讀書。鄉

塾聰穎冠其曹鄉父老咸敬愛之稍長兄均恩挈之遊金陵入湖南旅寧中學肄業尋轉浦東中學學絕益進而志趣益高懷抱奇特嘗讀意大利三傑傳瞿然起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革命少年漸露頭角居久之江南陸軍測繪學校招生君乃毅然入校肄習欣然告人曰吾志其庶乎遂矣明年八月武漢起義君卽密約其兄均恩從黎副總統軍甫欲行適同志走告謂九月十八日可在江寧舉事君乃與其兄密謀軍界響應維時張勳負垣甯垣抗不反正至期樸攻督署率以兵力太少張兵四出堵塞君猶奮勇直前期得張勳而擣擊之遂及於雖越日其兄均恩密託其友覓遺骸於小營積屍中藁葬之時金陵猶未下也君年僅二十而學已深造沉勇有謀江甯之役事雖不成張勳亦不久引去安知非君之一擊先已奪其魄哉君敗後乃兄均恩來滬爲余主任訓練科事乞爲傳余雖不文然以君之行事犖犖固不必

待能文者而始傳也。陳其美曰：論英雄者，豈論其成敗哉？探奇扳俗之士，懸一的冒萬險，淚枯血竭，身死以爲天下望。雖死猶生，雖敗亦成也。抱一孔之見者，輒以爲今日革命告成，噴噴於生者之幸福，成者之全功，夫亦重幸我已往失敗之英雄乎？嗚呼！不爲之先，孰爲之後？不有死者焉，有生者黃君之死，其榮譽豈亞於成事者哉？

亡弟陽谷事略

（吳春濤撰）

亡弟諱春陽，安徽合肥人。性豪邁，作事堅定。年十四，受陽明學於長兄性元。長復涉獵古今史籍，歐美政論，其宗旨卓然。大定居鄉，恒鬱鬱以爲餘子碌，不足數。將漫遊大千世界，一意孤行，以達其志。年二十有二，偕高君季堂、創青年學社於申江，昌言民族主義，適清皖撫王之春，媚外人，喪國權。皖士憤甚，賜陽谷與萬君福華等謀，狙擊之，不中。萬被逮，陽谷逸去。是年冬，東渡留。

學日本翌年孫中山先生至東京暘谷偕王君兼之王君元符高君季堂程君家裡家弟陽初等歡迎之交甚得歸國後亟欲行其志將藉教育入手甫辦學於本邑爲鄉里宿舊所不容遂之皖越一年皖中言論之獄起當道者捕黨人急暘谷被逮復遁於壽州於是知交益廣已而旋里任教務於城西校惟時里中學風凋敝城西特甚暘谷受任於岌岌之時苦心籌畫重道德尊自由講武技比及三年學風丕變卒以志不洽衆故辛亥夏里之强有力者起而排斥之乃慷慨歎賦詩四章其詩曰三年辛苦憑誰訴風雨無端忽打來羞與羣覽宣一戰聊爲多難惜眞才一片丹心救國殤醒時涕淚醉時狂他人不解儂憔悴猶自紛紛說短長茫茫此去復何之誓與羣覽遠別離浩蕩長空一揮手雲翻雨覆再來時杜宇啼枝夜未央聲聲吞恨月橫窗年來枉費屠龍技付與東流逝水長遂拂衣去八月武昌起義滬上總機關

處遣陽谷赴皖圖光復至蕪湖與吳君伯嵐往省垣日夜遊說時金君幼軒等在省已有籌備然以皖撫朱家寶防範周至無隙可乘羣以時機未熟議緩圖陽谷遂赴鄂鄂都督甚偉視任以參謀陽谷統籌大計擬光復全皖直趨信陽截北軍後路與武昌聯合夾攻可操勝算遂歸皖至皖日軍隊震動勢不可待陽谷與李君伯良劉君煥文及諸同志約九月初九夜兩點鐘起事先是城內巡防巡警衛隊均允反正業經派城內各營爲主兵輔之以城外六十一六十二兩標嗣聞巡防有臨時搶掠之說恐其不能制乃決以城外爲主而城內爲輔佈署既定事洩城閉消息中斷城內各隊及六十一標槍彈悉爲朱家寶逼繳六十二標距城遠未之知也夜十二時率隊攻城城內兵赤手空拳無以應六十二標子彈盡遂潰散陽谷等於槍林彈雨中幸不死倉皇出南城赴鄂乞援囑吳君伯嵐回蕪謀響應及請潯軍至而朱家

寶爲諮議局紳所迫。已於十八日宣布獨立。晚中聞暘谷來咸歡呼相迎。時王君元符任都督欲避位讓暘谷。暘谷曰：「中華苟寸土屬清吾誓不安居視事。」衆遂推爲經略。暘谷以晚事如棘百端待理。奔走商酌。夕無少間。十九夜往諮議局。值衛隊解散。馬驚失墜半嚮。始甦。爰賦一絕云：「一身輕似葉。兩眼明如雪。此志不可懈。中心常惻惻。」聞者多樂誦之。既商民復舉朱家寶爲都督。時蕪湖已光復。由吳君伯嵐、潘君竟成、饒君貽生、劉君醒吾等組織推吳君振黃爲分府電延暘谷籌商。一切遂於二十三日去省。次日在蕪聞溥軍黃煥章王則顏英輩在省。已縱兵焚劫藩庫。四出騷擾。憤極誓問其罪。或止之曰：「盜憎主人勿踐其難。」暘谷不聽。痛哭後至省面訴黃王之罪。不稍寬假冀以熟誠相感。或稍動乃責。羞成怒。拘暘谷。時李君伯良、劉君煥文等百計營脫。莫能助。是夜暘谷致義勇隊函云：「凡我同志速出城。城內事雖萬。

死。嗚當之。乃作絕命詩一章。詩曰：來來去去。本無因。只覺區區。不忍心。抒著。
 頭顱酬死友。敢將多難累生靈。作詩未畢。王則暉。黃衛隊。以手鎗逆擊。凡七
 彈。嗚呼慘矣。李君伯良。潛行重賄。收骸骨。幸勿失。潯軍去後。劉煥文。引櫬旋。
 里蕪湖分府。吳君振黃。廬州分府。孫君品驥。皆開會追悼。到會者各以數千。
 計。嗚呼。吾弟不死矣。弟賦性孝友。執母之喪。逾年不卒哭。且善體父意。壯年。
 依依若孺子。與兄弟居。論學若師友。情至則忘。形視姪輩如已子。躬施教誨。
 勞於諸兄。且敦於友誼。其知心之交。若許君。蔭午楊君。完真李君。誠菴胡君。
 偉卿劉君。天民龔君。振洲黃君。梅卿及其他同志等。相接以誠。有如骨肉。弟
 初至皖。即患血疾。奔走累月。疾加劇。而弟不顧。瀕死者數數。處之夷然。蓋於。
 死生利害。一切網羅。大激大悟。抉破久矣。乃不死於獄。不死於疾。病不死於。
 水火。不死於疆場。而死於盜賊之手。不及睹民國之成立。九原回首。何以爲。

情。弟乏嗣。以長兄子履貞承繼。遵父命也。濤爲人庸拙不堪。任事公義私仇。兩不可言。文彩不彰。疏方。錢神明負疚。悔其可追。痛吾弟之齎恨以終也。謹綜其生平。以供世覽。文之工拙。所不計焉。



編造共和名人事畧

平江居士輯

古吳榮朝申校

李烈士彥芷事畧

(李穀溪撰)

李烈士彥芷。字品仙。壽州人。性謹厚。好儒。而富毅力。見一事。有足以表異於世者。輒先人而爲之。以故總角孝親。聞於遠近。稍長。則朋輩鄉閭。艷稱其賢。讀書能範古。不拘泥。遊學能模今。有見地。不爲俗移。通法律。痛專制。太甚。不甘。久倦。伏風蕭雨晦。輒拔劍。起舞。指臥榻而睨之。曰。大丈夫。當起於鐵血中。帳幕沉沉。消我精神矣。故讀書遊學。鑿理而不梯榮蔭。溪與烈士居距十餘里。屢過從。最友善。烈士數年來。銳志辦學。葺村角。古廟級生。而教之。成績炳然。又自慚學術不足。師慕晚校林立。負笈走省城。猶子輩。侍從者數人。是年。

庚戌入高等巡警校。與黃花崗宋烈士裕林進退一堂。漢學最有根柢。在校亞出羣山。雲冥露冠校。反欲登峰造極者。訪疑問闕。踵相接。倒屐不暇。貪乏不能納費者。輒能解裘。質錢以貸之。以故朋輩多濡其儒而染其俠。得竟所學。以去辛亥秋。武昌首義旗。烈士奉嚴電回里。皖城志士如失左右手。而淮上軍則得一臂助。淮上大舉時。烈士隨張司令孟介至潁州殺賊。作露布馬。一日數上下。是時南北未統一。倪嗣冲稱兵亳州。攻太和犯潁州。淮上軍聚議。禦擊策相顧。瞬然曰。潁州住皖西北。潁失則東南危。金陵未下也。倘張勳遣一師西北來。倪軍必合。而東南去矣。倪張合力天下事。尙堪問耶。吾輩寧死守以待援。於是溝城隍以蔽民。兵自率隊巡城上。彈雨射不稍動。久之城毀。倪軍飄至短兵巷戰。互死傷不少。却鏖戰五晝夜。卒以械窳兵寡。不敵。烈士被逮。倪慰之不屈。罵賊求速死。死仍罵不絕口。凌溪曰。生寄也。

死歸也。烈士歸則得其真僕，仍寄而著於塵以逆旅之天地而失伴侶痛已。且烈士富建築才者未獲建築而死於破壞斯又不僅伴侶痛也。烈士與僕最相契。倘僕先烈士死。烈士必以文傳之。今僕忍令其寂寞耶。

趙公承霖事畧

(顧振黃撰)

趙公承霖字雪岑。邑人。以公辦事熱心。又本其音。而易之曰血忱。江蘇阜甯人生有大志。從其先君子海程先生學。年廿五歲入泮。逆和科舉。爲困人迷津。不夏常應鄉試。鄉人重其才。舉理地方事務。每遇鄉鄰鬥狼片言。畢事衆無不服。公居邑之西北。鄉鄉多匪。公練精丁數十人。以拒之。時親身督丁燎其巢穴。匪徒因之遠遁。地方賴以安堵。科舉停公創崇實小學于鳳谷村。鳳谷村者。公居所也。三育並重。數年以來。頗具功效。丙午庚戌兩年。水灾遍野。哀鴻待哺。嗷嗷公邀集孫老養清王老耿齋諸人。聯銜上聽。請賑災黎。復遍

布。哀。啟。沿。門。托。鉢。賑。以。十。數。萬。計。全。活。無。算。邑。人。服。公。之。正。敬。公。之。直。舉。爲。
甯。省。諮。議。局。議。員。繼。舉。爲。江。蘇。省。議。會。議。員。凡。遇。地。方。利。弊。知。無。不。言。言。無。
不。行。此。其。^母深。誤。王。明。陽。言。行。合。一。篇。也。公。性。倜。儻。向。不。逢。迎。長。官。非。公。事。不。
至。縣。衙。尤。可。欽。佩。者。前。清。阜。甯。知。縣。周。芷。珍。名。光。熊。在。任。貪。鄙。百。出。公。職。與。
談。卸。任。時。效。蟬。者。流。送。周。衣。僉。誤。用。公。名。公。債。以。大。義。立。除。其。名。繼。周。任。者。
爲。桐。城。方。笙。如。其。毒。餒。較。周。尤。烈。公。屢。上。書。訴。方。臭。史。母。貽。阜。寧。患。害。余。奈。
清。官。吏。上。下。交。爭。竟。知。而。不。答。辛。亥。八。月。義。師。起。武。昌。公。時。語。人。曰。官。海。之。
汚。從。此。可。剔。清。矣。九。月。清。江。兵。潰。淮。城。戒。嚴。各。處。防。兵。蠢。動。土。匪。作。亂。公。聯。
合。各。材。庄。共。擊。之。始。獲。無。恙。壬。子。三。月。赴。蘇。辦。會。議。適。蘇。州。兵。變。公。爲。之。驚。
不。得。已。暫。居。滬。旋。由。滬。而。蘇。而。鎮。而。揚。沿。途。跋。涉。陰。種。病。根。歸。里。初。無。恙。繼。
病。甚。公。兄。詠。堂。先。生。爲。之。延。醫。醫。不。治。不。及。二。十。日。竟。長。逝。矣。臨。歿。時。尤。以。

地方不靖爲憾。嗚呼。公員垂念桑梓深矣。何蒼蒼忌才之甚耶。公生於亡清咸豐辛酉年九月歿於民國元年五月七號。春秋五十有二。配金氏繼配范氏。子二長希曾次仰曾俱力學。女二長適山陽邵氏次待字邑人。痛公之死有若失中流之柱云。

顧振黃贊曰。累代書香英名早樹。嫉惡如仇。豺狼驚怖。辦賑儲材。成效卓著。不計行藏。不求知透。不屈不移。我行我素。忠直爲心。言權天付。黃浦完人讓公獨步。歿公旣早。生公何暮。銘公之旌。誌公之墓。弔公無言。爲公傳註。

林脩明烈士事畧

(陳秋粟撰)

林君脩明。諱華嵩。字德昭。廣東鎮平人也。父雲軒贈公。向經商於南洋荷屬之萬里洞。娶於李氏。生子四人。君其季也。八歲時。旋里就傳。聰穎異常。及長。軀幹雄偉。志趣遠大。尤富於種族思想。常讀瑪智尼傳。甚慕其爲人。慨然有

自命之志而爲人又和藹可親故人皆樂與遊平時美雋之士走集其門而討論天下事者蓋比比然君家故素豐更能熱心公益不辭勞瘁戊戌變政後人始悟括帖之學之非而稍稍講求科學之學彼時君年少氣盛以開通風氣爲已任多購書報以牖啟其族人其族多開明士者君實爲之導綫焉丙午之春君年廿一歲始留滬就中國公學理化算術科滬爲中外交通孔道目擊夫外國日益富強中國日益削弱以欲救危亡非振刷尙武精神不可遂幡然變計未畢業卽馳赴東瀛入東京體育專修科並入音樂學校事心致志日夜罔懈同志中咸敬愛之丁未畢業後返國益究心於平昔所學嗣執松口體育會教鞭戊申復有南洋之行至檳榔嶼就席華僑學校旋回國盡義務於族學己酉庚戌之間曆就松口高等小學及三堡學堂敎習之聘每假歸卽在伊族學中敎兵操及音樂其敎人循循善誘寬猛兼施各校

生徒皆感惜極擊。後因虜朝專制宗邦不振。舉凡留學士夫無不以侈談草命爲快。事君獨默不一言。同志中有謂其涼血者。亦弗置辨。蓋君志在實行。不欲以言語自見也。辛亥春初志士輩謀舉義廣州。君得信後。卽欲馳往。迫以母故。不得遽行。無已。暇日輒與其母言。世界前代偉人。故實足以驚風雨。而泣鬼神者。俾其母有所動於心。可藉以自解。若預知後日必不免者。適是時。廣州高等警察學校招考。君乘此遂托言束裝而去。抵粵後日。與諸同志計劃籌餉。運械諸事。不遺餘力。至三月二十九日。軍事局署已定。乃率同敢死隊二十餘人。轟攻督署。斃清兵二十餘人。清督張鳴岐亦奪魄逃去。卒以衆寡不敵。力盡被擒於三十日。慷慨就義。神色不變。春秋二十有六。今建東西兩記塔之。黃花岡中七十二英雄君其一也。娶妻黃氏。以讀書明大義著。聞於時。生一子捷忠。現年三歲云。

李烈士昆季事畧

(話罕撰)

李景沅。字壽堂。壽州人。家小康。兄若弟皆從父賈。而景沅獨從師受學。性狂放。資甚敏。書過目成誦。父愛之。衣食之獨豐。十歲能屬文。下筆千言。立就。時王學之風漸盛。故景沅嗜讀。陽明先生集十八歲應前清童子試。州府輒冠。其曹偶人以是奇之。於是戚好相聚。必稱景沅。前輩宿學言後生學子。亦必稱景沅。而景沅亦顧盼自雄。以爲學不過如是。而天下事甚易爲也。又體弱多病。弗克精進。遂閑棄典藉。縱飲喜博。博必聲妓。優伶還還。於前放浪形骸。然當酒酣耳熱。偶道及當世事。未嘗不唏噓感喟。閭里少年皆宗之。庚戌九月淮上義軍起。兩淮健兒相率入軍。司令張孟介率師西征。景沅執筭參軍。事其戰守機宜。多所規畫。孟介倚之若長城。潁州光復。任民政長。恕齋名仁忠者。其仲兄也。於是亦應孟介之召。來穎司財政。未幾而倪嗣冲之兵來當。

倪軍之攻穎州也。地方紳民及外國教士欲居間調和。景沉獨慷慨痛哭。誓以身與城俱存。七堅不退讓。遺民國羞。旋城陷。兄弟俱死。其兄支解以殉。尤慘烈也。然景沉義不苟屈。大罵倪賊百世而下。猶聞其聲矣。

語罕曰。壽堂吾同里且好友也。吾愛壽堂異於尋常人之愛。吾哭壽堂異於尋常人之哭。文以傳之亦不敢以尋常人之是非爲是非。嗚呼。羊石黯黯淮水。沉沉呼之欲出。斯人何人。

張烈士維屏事畧

〔黃艮甫撰〕

張烈士維屏字樹之。壽州西鄉人。少記誦。資僅中人。而穎悟迥絕。從兄孟介起淮上。與志士始倡革命之說。維屏未冠。獨心識焉。亡清光緒庚子後。變法各省創立練軍學堂。徵人士入伍。欲合文武爲一。孟介同諸志士仗劍往。入維屏。欲從孟介。尼之已。而維屏竟棄鈔走。從孟介同學軍事。學既。孟介。

又遊學東瀛。維屏在皖。戌申冬十月。熊成基舉事敗於皖。事洩。多連黨人同族。神武被刑。維屏踉蹌歸壽。適孟介還國。維屏年既冠矣。益吁衡世局。凡孟介秘密呼號奔走國事。維屏罔不從人。世風濤險。難死生呼吸之地。維屏罔不入江湖。屠販跡蹕。詭異之徒。以及山林。貞奇遠逸之士。維屏罔不交。且遊也。辛亥八月。武漢義師起南北。鑿兵於是湘閩粵浙之師方分屯。武漢及圍攻金陵。未拔而大江南北則有朱家寶。張勳爲清死守。自淮南以北逾河汴。齊濟達燕師。尙爲清地。獨壽州掘起分府。一軍掣朱張。且捍北方。大敵當世。所稱淮上軍。十月初吉。孟介帥師至潁州。潁人始歡迎我軍。孟介且分兵徇蒙亳六霍諸州縣。維屏獨同孟介暨家人守潁。潁人倪嗣冲者。故以貪殺爲清室大官。其姻賓氏素豪。暴民軍清理庶政。少嚴寧氏。走訴嗣冲。嗣冲謀於清河南巡撫。滿人寶喜大舉旗兵襲我軍。潁既懸入河南境內。嗣冲統敵。

兵由洛河東下陷太和屯。颍州西門外民軍戰且守數日以待近縣援軍有降兵守北門輸情於敵十月二十四夜城陷。維屏方計劃守事被擒見殺年二十七歲。維屏有父名世傑從父名子和並執殳從民軍具死。世傑務農精製造以國事所迫兼以子姪愛情聞孟介告急馳往。颍布置炮位測算地形作堅守計劃及嗣冲攻城身受數創仍前敵不忘中砲死時年四十有七。子和善生計爲人排解紛難類長者獨於維屏兄弟結納聲氣時發以私財濟其困嗣冲來攻西門子和同守門焉發砲中敵敵砲亦還中子和次日子和慷慨固力疾往守遂死年四十一歲始孟介以之奔走四方不嘗家居。子和聞孟介至穎以家人感情走穎一視孟介與維屏父子同死若期會焉。維屏兄弟一人至是只遺一子其死也數世孤嫠抱守持喪故同人旣壯張氏死義而尤悲酸焉當城破之夕孟介方假寐忽夢有漢冠服英武偉丈夫者招

孟介靈氣颯颯盡戰森列孟介驚而覺急呼衛士曰有警衛士甫披甲執槍則敵已颺忽追北門矣孟介率戰力竭繩城脫於難人或謂孟介種族精誠所結而潁州古順昌地豈岳忠武示異云

革命信史曰潁州之失在民軍敢戰深入無後援犯兵家所忌故倪氏得以乘之然孰是說也母亦既事短長成敗之說我因誓死者諸英烈所不計也張氏一族謀國事最烈其死也尤在人耳目故傳之

周維楨事略

(周宗澤撰)

亡兄維楨字幹臣少勤學善屬文不濫交遊每遇知己談及國事輒慷慨悲憤痛政府之專橫歎人民之愚頑引天下興亡之責於一己蓋愛國之忱本諸至性而又以學力養成之也年十六受知於元和王勝之先生調入吾鄂經心書院肄業治經史學隨又送往日本留學與黃克強李書城諸先生交

最篤。又約二三同志組織雜誌，名曰湖北學生界駁忠君之謬說。數千餘言，爲鄂官場所忌，停其官費，然留學志不爲少。阻先伯父棄養，丁艱歸國路過漢阜，幾遭不測。賴河間紀香馳先生之力，得免。嗣至武昌，與胡君瑛、劉君家運組織機關部，由鄂而湘而蜀，聯絡同志，力謀光復，興施南張君朗村，常步行千里，足爲之腫。然氣不少緩。每至一鄉村，遇一無名英雄，輒喜不自勝。途中與張君談洪楊遺事，暨李秀成、石達開之人物，未嘗不太息痛恨于同類。之不知大體也。行抵成都，由陳君二慶介紹佐參戎幕，每逢權要條陳時事，輒與陷以獨立之利多不悟。同志又少鬱居，半載所謀不成，復返鄂創辦本邑學堂，講求根本教育，以千餘有無論。何省軍學界中，均有鼓吹革命之同志。時哉不可失！乃勸吳君祿貞東聯漢州，西合三晉，橫斷京漢要衝，遙作武漢聲援。北京政府一號召而指日可下也。至石家莊，親冒巨險，單騎赴娘子。

關與晉軍議和。晉人感其至誠。今歲六日。宗澤至晉。晉人猶稱道弗衰也。詎清廷疑吳君及亡兄甚。九月十六夜。遣賊刺吳君。吳君喪其元。賊并殺亡兄。聞死狀。至慘不忍卒述。亡兄嘗自題一聯。云。捨將鐵血換英雄。蓋爲民流血。之素志。不自朝夕始矣。時維民國元年。革命紀念宗澤述於歇浦。

爲教訓十年。清廷終有覆亡日也。適雲夢吳君祿貞。有蒙古西藏之役。電招同往。由山西經陝西。歷甘肅。出玉門。嘉峪。是時升允督甘以吳興亡兄在日。本主張革命。將至蘭州。電清廷請。將吳興亡兄在甘就地正法。賴某維持得免。終至肅州奇台返旆回京。後與吳君至吉林經營延吉邊務。一切機要事。宜吳君悉托亡兄總其成。而吳君亦眞誠不貳。待人不疑。居數月。成延吉邊務報告。一書上下古今數十萬言。談問島防務者。始有所依據。非夙負熟忱。而又雄於文章者。又孰能辦此乎。嗣後周曆遼東。險阻艱難。備嘗辛苦。武漢。

起義亡兄規畫大勢以爲千載一時之機蓋論地勢則據天下之中樞論人材則江漢英傑奔走國事者不數敗

李烈士廣順事略

(寂照撰)

李君諱廣順字春霆先世爲粵之欽廉人自其祖若父遷居於湖南寶慶君既秉粵猶反戈於燕齊之郊實君運動之成果論者不察至咎唐不知兵謂不揭竿於北方危亂之區而反揮旛於江鄂完全之土宜乎民心不應事卒無成爲此言者實本知君之謀畫早有伐之雄在也（時張陳所部約有萬五六千人皆任戰之士）君既默武衛兩軍起應復就唐君謀議率同志某躬當贛省大任約定武漢於八月某日舉義贛省以九月中旬響應因贛而通兩粵萃會嶺嶠義士共掀東南一舉則大事定也君既入贛首先說鄱湖水師歸順更桀險阻運動贛河水師以結全贛長蛇之陣顧君方入

贛河而鄂中機樞爲漢奸告密於七月十八日先期破敗唐君及傅良弼烈士等二十餘人咸受捕就義當時機關不具清吏復深秘其消息故君之性復習衡嶽武俠之風年方弱冠屢入秘密會社革命之志鬱乎欲達庚子春間唐佛塵先生才常謀於長江流域起義結納會黨豪傑苦無控馭之能者予時頗與密勿因介君於唐唐既得君則大喜遂謀首規武漢爲根據蓋君富於感情善詞令五方殊言莫不脫口嫋習因人而施凡受君言者無不歡欣鼓舞挺戈欲起君於湘鄂志士宿相結納故唐得君卽以爲湘鄂不足平也君時爲鄂軍吳元愷部將（約憶其時今副總統黎公亦在吳部下未審當時曾受君感染否）旣受唐君之令卽棄其官出生入死躬歷鄂湘贛諸省入新舊軍而默說其要人事機垂熟會北方拳亂張春發陳湜率武衛左右軍赴援君於武衛軍中尤多故舊銳身走清江浦要說於道默獲贊成潛

結信約定爲響應之師銳鋒北向故其後鄂中事敗張春發所部在贛猶自奮進實不知鄂中覆敗也君以軍士樂附者衆方期一舉可收全贛因反之南康九月初四日抵星子縣境之河口鎮是時鄂吏馳電購諸首義漏網者爲勢頗急君名在前列適以名刺爲星子令左某所見遽率捕役執君於舟中君見事敗則挺身就捕乘間投名冊於河故同黨之獲全實多迨受訊始知鄂中事敗唐君等已死乃遂慷慨陳詞悉引禍於一身而盡脫其從者於危左令故湘人感君至誠意欲生之而南康守浙人葉某欲因君以要榮利執不可遂納諸罟卒以辛丑正月初四日斬君於星子縣署前君將死時猶慷慨演說大義引頸就刃陽陽如平常見者莫不揮涕君死時年三十四今其遺族尙僻居湘中云

陳烈士敬岳事略

(日里士木撰)

陳烈士敬岳事略

十七

卷五

陳烈士敬岳。廣東古梅州丙村人。性清高。不隨流俗。學識高超。沈摯寡言。稍長於鄉里。設學課蒙。循循善誘。深得東道歡。癸卯冬。南遊炎島。初設教於吉隆屬埠。投入中和會中。己酉游霹靂。復設教於霹靂屬之打悶路口。轉入同盟會。日見胡虜專橫於內。華僑顛連於外。強鄰逼促。密謀瓜分。每不禁太息痛恨。歌笑無常。庚戌年冬。暗邦埠組織明新學校。烈士勸助甚力。三月十九日。廣州之役。噩耗傳到。爲之廢寢忘食者數日。痛恨漢奸張李二賊之媚異族。殘同類。於是除悵之心益憤激而不能自抑。四月間。乃盡典所有物。內渡返粵。誓心暗殺。臨行時。作留別七絕四首。並書一封措辭慷慨。大有易水悲歌之氣。抵港後。適廣東新敗。搜捕黨人甚嚴。留港月餘。與各同志往來密商。展轉困難。必遂所志。又得暗殺部指示。一切給與用器。初則假病求醫。欲在韜美醫院暗炸李準。繼聞李往順德。則僑粧乞丐尾追之。欲伺其登岸而

轟炸之兩者俱不如願。閏六月十九日探知李準奉張命入城，乃與同事林冠慈、烈士分地伺候。雙門底時適烈士站在育賢坊內故林，烈士之彈先發而烈士所携二彈尙挾在身，未曾拋擲。故李得不死。旋被搜捕，刑訊多次，侃侃而談，毫無懼色。嗣案定後，交李賊世桂收押。海珠僞言十年監禁，實則欲事株連。去秋八月下浣，武漢革軍舉義，宣告獨立，東南各省躍躍欲動。李賊世桂乃於八月念二夜，將烈士運往豬頭山加害。年四十四歲。迨廣東光復，始獲其遺屍，於十一月初十日與溫烈士生財、林烈士冠慈合葬於紅花岡。時稱爲紅花岡三烈士云。

焦大鵬事略

(元冲撰)

焦大鵬字達峰，號鞠蓀，湖南瀏陽人也。生而豪邁不羈，有睥睨一切之槩。五歲即從塾師讀資穎，絕倫羣兒，勿之及。然性殊不樂之，每屆日暮由塾中出。

輒屬集羣兒編爲兩部自領。一指麾戰鬥偶有所負亦必奮起再鬥期必勝。而後已年十四去私塾入瀏陽高等小學湖南在國內夙爲風氣閉塞之區。惟瀏陽以被譚嗣同唐才常革命失敗之影響所及漸興起社會上革命之觀念。君之入校距譚嗣同之死也僅三年距唐才常之死也僅兩年故學校中人道譚唐事者尤衆。君每聞之輒怒目推案而起曰譚唐已矣後起之譚唐正多咄咄。又惡能盡殺我堂堂男子者。君貌本魁偉至是益目光炯炯英氣逼人儼若以譚唐自任。校中多戲呼之爲譚唐間有稱之爲博士麥克訥爾遜者亦謾應之不辭蓋其志已漸見如是矣然益肆力學業踰勉精進大異疇昔而其踔揚蹈厲之氣亦愈勃發每於課餘之暇輒從事於種種運動如擊球競走無不超越儕輩年十八入長沙高等普通學堂遊習預備科研究東文進步甚速甫二三月卽能譯讀其書年二十遂自費東渡時

湖南有禹之謨者。革命黨中之急進者也。乙巳丙午之間在湘提倡革命。最烈。一時聞風興起者不知凡幾。君時在高等普通學校耳。其名心契其言論。遂與禹定交。禹亦極偉君之氣槩深相倚重。凡秘密籌畫必與之。君之東渡。也在丙午五月。至則即與同盟會中黃興諸人相聯絡。擬習陸軍以格於例。不果。乃改入東京鐵道學校。丁未發起共進會於東京。專以聯絡內地黨會。君被舉爲協理。戊申六月與黃興等組織大森軍事講習會。爲同志研習軍學之所。九月共進會進行組織。君被舉爲參謀部長。復與畠荆喻培峯等學習。炸彈。十月同盟會組織實行機關公舉各省都督。君被舉爲湖南都督。湖北爲孫武。廣東爲畠荆。廣西爲玉山。四川爲何起義。江蘇爲傅夢豪。河南爲羅傑。安徽爲方漢臣。所有旅職印章亦由當時議定。諸人先後歸國。分途進行。君於十二月抵漢口。與孫武磋議。方畧旋還湘。己酉四月來鄂。偕孫武組。

織總機關於漢口分機關於武昌。性經濟極純，勢頗岌岌。會瀏陽布商周海文、劉肯堂、販運夏布至漢，君因聯絡之入會，並說令出質布疋，得金分配各機關。七月，君偕周劉回湘，變名左耀國運動瀏陽醴陵萍鄉等處會黨，旋還省會同余華祿、楊任鄧恢宇、謝伯圭等在湘垣組織機關部商定派楊任、常德沅、靖一帶彭邦棟往衡永彬桂一帶會同周果一吳煥、鄭人康柳、鶴火等、黃菊初往岳州會同李琦、周四維等周文斌、謝伯圭往寶慶會同禹骨剛等分頭聯絡黨人。庚戌三月復至萍鄉，醴陵極力組織兼事編制，約得千餘人。九月歸長沙與楊任、鄧恢宇、余華祿等籌畫常醴辰沅會黨交通事。辛亥三月同志赴粵舉事，孫武約君赴漢口居機關部擬為粵應援，已而粵事敗。未發而湖南爭鐵道，國有事起，君急回湘謀舉事，亦不果。五月復在湘垣組織體育社，作為秘密機關，又與陳作新竭力運動新軍及巡防各營。七八月。

間。一切布置均已就緒。八月十九鄂事起。君急部署擬於二十八日應之。以清撫余誠格防軍統領黃忠浩已稍稍聞耗。防範頗嚴。是日遂不果舉。然其時鄂以孤軍支柱。各省互存觀望。其勢危甚。黃忠浩又擬調省外巡防各隊進擊。鄂軍君憤然曰：中國存亡在此。一舉死生以之。猶豫奚爲者。遂於九月朔日自領軍撲小吳門。令陳作新撲北門。時守城軍士已均經聯絡。遂開門放。入城外新軍直赴軍械局。獲得鎗械子彈。乃合趨撫署。黃忠浩適與余誠格會議。因黃忠浩反對最力。遂僇之。又勸業道曾綬若營務處王毓江長沙縣沈瀛。均以犯順伏誅。九月二日軍學各界大會於諮議局。君以殊功被舉。爲都督。陳作新副之。君力辭不獲。遂允。暫任。時清軍大至鄂武昌。將不支。君急發四十九標赴援。並擬續發五十標與巡防舊軍更番迭戰。而急練舊日所聯合各民黨。以爲守兵。更擬銳志援鄂。領軍北上。復大會辭職。衆仍不可。

初七日更出示宣言告退各界又派代表相堅留君不得已遂擎擎仍圖遣援師飭治庶政湖南某黨者君主立憲派也君始與義某黨欲依附之以圖功名顧心嫉君功高又慮小人不見容於君子遂密議殺君煽惑軍士謂君領鄂餉數十萬私爲已有并謂君早爲他人所殺今非本人遍布流言已又聞鄂軍屢不勝謀殺君之心益急以冀邀功於滿廷初九日開秘密會於求忠學堂議遂決初十日午後某黨詭稱和豐公司有兵騷擾事給副都督陳作新出城彈壓而殺之於北門旋督軍一隊自小吳門直抵軍政府佯爲備物犒軍者誘君出而殺之君既死人民大驚擾若逢敵軍夜間巷哭者往往有所聞云

邵庸舒曰鄂省創義使無湘省繼起援助之今日猶無民國也乃焦君卒因是而被殺也哀哉焦君初受任省垣帖然居民獻牛酒以犒師者絡繹道途

間爆竹聲徹宵不絕其死也人民紛紛遷避若逢大敵相聚哀號若喪所親焦君之得民何其深也邵庸舒又曰余聞焦君已酉歲之在鄂也十月間僅御單衣一襲不得已至擁被以取溫庚戌五月與弟達人黃震華在醴陵三人至共有汗衫一領不得同時出焦君之處境又何其窮也功成而不得自全其軀悲夫

溫烈士生財事畧

(日里士木撰)

溫烈士諱生財。粵之梅縣丙村人也。性剛烈少失怙。家貧無力就學。入教會母賢訓誨綦切。故深明大義。廉介自持。甫弱冠卽誓志從戎。離鄉井回。粵嶺得戚。介紹營中充當。步卒而粵而浙而皖而台灣。半生奔逐。飽歷風塵。而且擊滿清軍界。政界之腐敗。乃潔身引退。往香港改習機器。嗣因與同業意見不洽。復離祖國。遠渡炎洲。至南洋荷屬蘇民答臘日里。民禮埠之某園塢。作

鋸木工不堪荷人虐復由火水小埠潛至英屬大霹靂采錫礦因善操順德語故得順德僑商信用傭於機器行中始得度活旋由友人介紹聯爲同盟會員由是革命熱潮日熾同業中人被其感動者甚多己酉秋復與同業組織廣益學校於霹靂之咖啡山日則手足胼胝盡瘁生業夜則聚首校中討論國事研究革命進行之方法去年春見國事日非瓜分慘禍迫於眉睫革命之熱度益漲而不可遏因思實行暗殺主義回國後欲北上燕京謀刺滿酋步汪精衛先生後塵奈川資匱乏不得已屈身廣九鐵路傭工待時而動至庚戌歲三月初十適滿將軍孚琦出赴燕塘觀演飛艇乃懷槍伺之至諮詢局門乘機遽擊之四鎗皆中要害衛隊聞槍遠逃而旋爲巡警鄭家森捕獲清協黃培松及營務處警察局番禹縣等多方刑訊體無完膚而辭氣慷慨激昂神色自若於是月十七日晨被害年四十二嗚呼烈哉

締造共和名人事畧

平江居士輯

古吳榮朝申校

張伯銑事畧

張伯銑字少唐陝西咸陽人沉毅有大志幼時折節讀書曾畢業於甘肅礦務學堂繼爲農林學堂監學去歲督辦甯夏渠工事舊歷九月間西安反正卽與同志劉照葵等謀響應之策遂作牽制之計爲甯夏陳縣元驥及練軍管帶多倫岱所偵覺被獲三人伯銑對同志宣言曰長庚已命馬安良招集大兵指日命馬麒張紹先等東行攻陝陝若失敗吾黨之大事難成矣不若速行舉動甯夏爲甘省之精華甯夏光復彼必不暇東行一面由延安赴陝以資連絡使其首尾不能相應然後徐圖進取此策之上者也衆韪其言遂

於舊歷九月廿九日午後六時舉義先攻府署九期克捷斯時陸軍練兵巡警兵及道署之新兵均已響應繼攻縣署及鎮署軍械盡爲所得擊斃遊擊賀明堂翌日晨組織臨時軍政府於道署出示安民懸掛國旗編制隊伍嚴防土匪以故市面無驚伯銑復謀於衆曰滿城垣堵半頽決渠水以灌之不難一鼓而下再取中衛寧靈以成犄角結險設防然後從容籌備進取不難也衆以兵力太寡不決連次派人赴陝乞援交通梗塞聲息鮮靈至十月月中旬兵力稍多而軍械缺乏連日未克長庚已命馬麒由賀蘭山繞道來擊衆寡懸殊勢難抵禦伯銑及諸烈士於十二月初六日遂次第遇害臨終猶大聲疾呼曰吾志未遂設後繼有人雖死猶生也伯銑以一介書生於人心黑暗之中振臂一呼豪傑景從卒使張紹先以寧夏之故不克赴陝而安良已成之軍復爲馬麒分開寧夏致安良遲延匝月及抵乾州兵力薄弱僅守乾

陵數月不敢合圍。及調馬麒赴陝，不數旬而共和告成矣。伯銑此舉雖未收光復全甘之功，其有造於陝西者良非淺鮮。茲特表而出之，以供作新史者之採擇云。

楊震威事略

楊震威字華卿，皖北亳州人。少失怙恃，依其祖父。天資聰明，性激烈，憲直富膽識。懷異志，喜談軍國大事，每談至時局阽危，滿廷肆虐激昂，慷慨憤不欲生。幼時語諸同儕曰：中國非革命無以自強，革命非連絡軍隊難期成功。及至江南徵兵，令下君眉色飛舞，雄心躍躍。曰：吾志得達矣！到營後與諸同志連絡，謂江南人民程度雖高，舉事甚難，不如北京肘腋之下，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根基一除，自不患枝葉之不衰。於是君乃投入陸軍第六鎮到營，後與孟昭明一見如故，後結刎頸交。課餘之暇，常遨游曠野，共謀進行方針。

孟君曰。六鎮各級官長盡皆貪位慕祿醉心功名之輩。若以之談此事。是無異對牛談琴。不但於事無補。恐彼以吾爲陞官發財之路。吾等只可各行其志而已。於是君與孟君欲行個人主義。謀刺滿清重要人物。以警彼族之膽。而激後起之士。正覓實行之機會。忽聞武漢起義之喜報。君雄心勃勃。血肉爲躍。語諸同志曰。今武漢起義。各省響應。只餘直豫魯尚在。滿清掌握之中。吾輩身處肘腋之下。抗倒滿清政府。遙爲民軍響應。建設共和民國。吾輩之責也。於是君終日奔波運動。二十三標入伍。生隊馬醫學堂。師範學堂等。及運動成熟定期舉事。而吳綏卿忽於十三日(即民國紀元前一年十月十三日)。將二十三標調至石家莊各學堂見。既無軍隊。勢力單薄。不敢輕舉。而君亦爲漢奸。馬惠田所聞。亦不安於位。乃赴山西充敢死隊管帶。及至娘子關失敗。君隨副都督溫如泉進窺河東。然兵力單弱。後有張錫鑾之軍隊。

追蹤前有平陽府之巡防營抵抗溫君喟然嘆曰吾人之窮困何至於此極也君曰人能於山窮水盡之際演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方足爲英雄凡事一治卽成庸人即可何用英雄爲耶於是溫君之精神爲之大振未幾停戰令下遣代表赴清軍議和諸將皆視爲畏途無有應者君獨曰吾前往及清帝退位共和宣布普軍政分府成立溫如泉謂君曰君作何事合宜君曰吾有些小位置但求吾之所謀局得行足矣其他非所計也遂畀君以等參謀之職

鄧斌烈士事略

(南溪董清峻撰)

嗚呼清之末葉吾國志士舍生以求革命者踵相接然後民國以成何其壯哉洎乎國體既定孜孜於建設以死殉國之事遂無所聞時爲之也而烈士獨以蹈海死

烈士姓鄧。名思學。易名斌。號慕顏。四川犍爲縣人。少穎悟嗜學。博覽羣籍。能擷其大義。不屑章句。好爲幽遠之思。透闢事理。以是怨慕深也。年十五入成都。陸軍小學。學行優異。同學服之。蜀人故富於民族思想。以地邊遠官權恣。每以秘密結社。獄殺學子。烈士憤甚。欲有所爲。潛與同學謀。漸及各校。陳說時事。聞者感激。徵爲管學者所覺。斥之去。因往游峨眉山。一年返成都。值新設陸軍測繪學堂。投考入語。其友曰。吾國革命事業。終必賴軍人之力。以實行。之。吾以置身軍界。爲得所也。四川鐵道。獄起民軍。遂興烈士領學生軍戰。最力。亂定後。歸校畢業。其時成都。重慶兩軍政府。分立不相下。烈士引爲憂。往重慶。偵之不得志。遂沿江下。經武昌。漢口。至上海。折往杭州。游西湖。所歷。名勝地。輒徘徊憑弔。歎歎欲絕。旋航至天津。入京師。其時統一政府雖成。列國延不承認。民窮兵驕。內訌日肆。勢岌岌不可終。日官吏泄沓如故。革命。

黨人則自慶成功其賢者避權遠引下或不能自潔爲世訴病聚人酣嬉漫然莫之顧也烈士慨然曰革命之效顧如是乎吾無望矣誓入西湖爲僧爲知者所阻不果行留其師萬子綱家若干日鬱鬱甚矣尋向其友賈陶貸資去謂將南歸止天津數日乘官陞輪船出海飲酒一甌投海死時民國元年八月三十一日也年廿二歲嗚呼哀哉烈士死後舟人得其遺書寄北京易倩愚其書略明已意冀以一死諫國人由情愚揭布之矣烈士生平喜言宗教嘗欲集羣教之精華爲一宗與世界共之遺說頗流傳於人有遺箸詩文若干首譯東文墨子一卷佛經若干卷其死也有絕命詞一首寄賈陶云董清峻曰人世進化寧有窮哉吾意今之所届猶未及其半途也學校優穎之子思慮純潔心無所希每懸一極致之境出而考諸當世乃大不如意竟無術以持之雖欲不死得乎塵俗衆人朝漸夕摩與濁世相忘聞烈士之風

庶幾興起也。吾聞烈士遺書，置金其側，題曰：「爲我致某君，以此爲酬。」舟子得之，不取也。人性皆善，有激必發，天良願我國人無愧此舟子也。

鄧彦培君事畧

(雅州李香雲撰)

按君名維翰，字彥培，號金華山人，四川射洪縣太和鎮人。

自來滄桑之交，破壞與保守兩派勢不相容也。而事實上究不能缺一焉。何也？國家政敝，如人病然，勿論其爲內傷外感，必不至猝然全體潰敗。善治療者，攻其病護其人，若悍然不顧，施以鹵莽憊矣。謀國者何獨不然？不然，當國是窳敗已極，不破壞不能成立，不保守不易恢復。惟一方面破壞，一方面保守，破壞其所不當保守，保守其可不必破壞。破壞保守者，自保守且隨破壞隨。卽保守則元氣不傷，而建設亦易其間。手續不同，而成功則一。特破壞者，其力雄；保守者，其心苦耳。信如是說，吾於鄧彥培先生之保全五寨事。

則烏可不記。去年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舉國驅騰。越旬有八日太原閻百川溫壽泉喬子和諸君起而響應。甫崇朝會垣畧定隨舉閻君都督諸軍招集才俊籌餉募兵。閻君本智勇人尤謙冲而一般人士咸樂爲之效死。斯時也運籌帷幄則有若杜君子誠仇君韜存常君子發孔君雲生陷陣衝鋒則有若溫君壽泉孔君震掀何君叙甫姚君以介績君西峰楊君芳圃輸糧轉餽則有若劉君篤敬孟君步雲輩至於民事則委諸景_平梅九焉不匝旬部署定後卽分道出師東守娘子關北取大同南收潞澤又別遣支隊來寧武關寧武關者與雁門關臨泉關鼎峙相望爲晉北要害也五寨居寧武關外前清時屬甯武去府治百餘里其地瘠而民貧嗜賭瘤智盜患尤熾備宰斯土不數月風俗丕變當民軍出寧武公方捧大府檄赴大同決獄未歲事在旅邸聞省垣光復慨然曰吾民今日庶得復覩天日矣所慮者五寨民智昏

塞。恐。防守。稍。疏。盜。賊。乘。虛。劫。掠。耳。是。不。可。不。歸。甫。抵。署。果。謠。誅。紛。起。知。士。匪。
蠢。蠢。欲。動。而。告。密。者。踵。於。門。矣。公。蒞。寨。未。半。稔。幸。紳。民。感。情。素。洽。知。寡。陋。之。
民。素。味。革。命。大。義。非。剴。切。陳。說。維。持。秩。序。恐。全。局。糜。爛。省。中。不。易。爲。力。遂。約。
閭。邑。紳。民。集。大。什。字。公。登。台。演。說。聲。淚。俱。下。大。概。以。革。命。宗。旨。在。改。良。政。府。
刻。省。垣。軍。務。倥。偬。鞭。長。莫。及。尤。恃。紳。民。自。衛。聞。者。咸。泣。誓。力。保。秩。序。以。待。省。
耗。十四。日。而。告。嵐。州。警。報。至。岢。嵐。州。與。五。寨。爲。比。鄰。州。牧。世。泰。承。勛。均。旗。產。
也。當。瓜。代。際。同。時。被。戕。土。匪。乘。隙。劫。掠。全。城。一。空。風。鶴。之。驚。震。播。五。呂。老。幼。
婦。孺。紛。紛。逃。竄。哭。泣。之。聲。徧。於。衢。路。公。多。方。派。人。勸。撫。復。親。至。城。門。演。講。稍。
稍。止。乃。招。集。丁。壯。以。鎮。民。膽。晝。則。演。說。夜。則。梭。巡。其。時。公。早。已。遣。人。通。款。於。
閭。督。請。派。兵。彈。壓。矣。邑。中。不。逞。之。徒。勾。結。土。匪。捏。造。謠。言。暗。謀。竊。發。擄。掠。城。
鄉。賴。公。偵。察。頗。嚴。卒。未。敢。動。旋。省。都。督。檄。至。令。舉。辦。團。防。保。護。治。安。五。寨。着。

名瘠苦籌歎維艱貧苦者不能捐稍裕者不肯捐事無成公心焉憂之未幾省中因清兵據石家庄郵電不通南北消息梗阻惟知在停戰期中不料張錫鑾違約進攻也十月中而娘子關失守太原復陷矣閻都督徇紳民之請北上集兵圖後舉時大同平陽先後收復聞省耗士氣稍餒都督道出保德州大隊西發取道五寨屬三岔地方營長某君帶兵數百入縣城勒索兵餉不可理喻兵士漸不遵號令圖劫掠公孤身往謁爲民請命兵士持鎗擬之公坦然曰某此來始終爲五邑民也懼死則不來矣貴營長如念此次革命係革滿清之命而非革晉民之命則請嚴申軍令約束貅貔客主相安勿害吾民至於薄具筐篚則惟力是視敝邑亦不敢有所吝既而營長顧左右曰此我山西好知縣也毋得騷擾隨薄犒之遣去時五寨士民驚啼竄伏全城幾空其不遭兵燹之禍幾希已大軍去後潰兵與土匪互相煽動市鄉爲之

不窺公設法勸捐督立團防紳民稔公之能護已也始慷慨輸將團練成立分駐城鄉而民始安後此雖警耗頻傳兵匪踵至民胥倚公如長城而公一不以介意去冬閻都督返節太原統率勁旅假道五寨公招待如禮並蒙慰勉今三月南北統一共和政成賊匪亦漸漸衰息公一年來以愛民故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竟憂勞形於顏色鬚髮頓蒼頗萌歸志益以川氣日亟乃呈請辭職都督不許至再至三始報可而五邑民尙未知也及受代者抵境百姓愕然拒弗納復攀公轍擬借寇聯名詣省呈請都督者已就道矣公善言慰解始止縣民飲德思酬乃醵金爲公立去思碑建長生祠且繪象其中誌不忘也回思去歲改革政體首義之區秩序稍紊固不能諱而五寨屢瀕於危卒未至棼如非盡天幸也公勤政愛民持躬廉潔其聽斷如神鄰邑競頌今五寨民類能道之僕履晉久先曾任晉都督文牘稿員知其事尤詳故表

而出之以彰盛德焉。

趙桂芳事畧

(曉風集)

鍾山之傍。天堡之側。有土凸然墳起者。余亡友趙君之墓也。君懷氣節見義之所在。輒奮身不顧利害。年十八應徵南京。與余同伍於前三十三標天堡之役。敵詐降。傷我營長楊韻珂。君大憤。於是揭鎗前導。大呼殺敵。數彈穿肩。過血淋漓。被臂不顧。迺立土堡覘敵。復一彈中君腹。君仆遂絕。時十月十一日夜半也。天明。遂佔天堡城。或見有兵士死岩下。狀貌若生。衆顧卽戰時大呼前導者。蓋君也。乃向君脫帽大呼萬歲。嗚呼烈矣。嘗觀今世所謂介胄貔貅之士。平居悠悠。扼腕揚眉。縱談革命。又或涕泣頓首。刺血斷臂。其若視死如飴。一旦臨利害際。生死聞聲。心悸望敵。色沮逡巡。規避汗淋。徇匍而不敢前向。之所謂蒼然戚然之容。一變而爲婦孺豎子之態。事半功定。則又高。

踞人上少不如欲毫髮是爭挺劍庭趨操戈室鬥比比也聞烈士之風其亦知媿乎君趙姓名桂芳高郵人

曉風曰君死義之後余嘗游鍾山謁君之墓曾幾何時也蔓草蓬蓬而與孝陵之墓爭茂矣

郭公接事畧

郭君公接字守毅廣東大埔人也天性真摯寡言語尚實行凡作一事其熟誠毅力不可言狀比年於革命事業奔走經營不避艱險尤爲難得誠吾黨之傑出者也我國變政之初普通社會鼾睡方酣君以十餘齡之少年獨能提倡新學破壞神權鄉愚多睡罵之者而君毅然不顧父經商南洋頗有儲蓄而鄙吝甚以君異已頗非遇之然君終不爲怨克諧以孝乙巳年以求學心切煞費苦心自籌資斧遊學東洋至丙午畢業理化專科復入體育學校

旋以黃岡倡義舍學南歸事敗潛逃以同事之勸復返日本俾畢其業絕大希望已成泡影而學費虛耗又須大費躊躇矣丁未舉義饒平君亦主持其間事雖無成卒未嘗少緩其志戊申八月就惠州中學教席其教育專注精神學生感化民族思想日益發達庚戌年汪精衛先生謀炸滿虜事洩被逮下獄七月君受同志委託赴京謀救不成懊喪而返去歲正月作南洋之行任咭叻啟發學堂校長三月二十九廣東之役君趕赴不及抵港聞變悵然若失者久之以事無復可爲遂復回校擬在叻組織猶興日報再事鼓吹輒於六月二十七日藉暑假之暇偕邱君星五先往吉隆招集報股得熱心僑商之備極歡迎方幸殷之不難立集以成厥事不幸於七月初一日傍晚被汽車觸倒由胸碾過須臾氣絕（駛車者爲英人時該車未經點燈亦未鳴號）壯志未酬遽遭慘禍嗚呼人莫不有一死君固屢求死所而不可得者

而獨死於儻來之覽物亦可悲矣

君葬於寬廠幽潔之聖山當時執繩者約八百餘人洋洋悠揚隊伍齊整極一時之盛君無子妻羅氏以君故亦不容於翁姑君乃携之至叻君逝後同盟會義士共捐撫恤銀數百元促氏歸立子以繼其後郭君懷仁等以君之死於非命慨出巨資與之訟後以武漢事起各人均回國辦公遂將此案擱置現尚未結云

韓衍事畧

(楊丙撰)

適有南卜之統治兵者因與俱皖故大邑吳楚間民豪傑莫名衍喜其人之可有爲嘗言皖南田可耕皖北兵可用因客焉皖中吏多耳其名賓致之輒相忤不合而罷逐臭者方羅鮑以爲馨而咸池之均弗可以入里耳彼視貴顯亦猶馬廄菌鶴之相遇乎前而已坐是閉門謝客而貧窘甚幾無以存

然見事之偏頗者。常直其事於神州民立。各報愴懣枉曲者多畏之。居五載而八月之事作。放逐滿洲返古。共和皖舊吏倉皇奔遁。狼毫瘞城空無主。奸小藉口自由劫掠爲利。幾釀爲患。衍嘆曰。吾客此邦。寧忍坐視之靡哉。因組織郡中良家子編爲隊。號曰青年軍。已則爲軍監。以表率賴其誅討。皖得以固。敉平後。兼行軍中教育。日有所講。口道指畫。如決滻池而莫之天開。其說以鐵彈丸爲宗旨。曰。天地間不平者。以鐵彈丸平之。則不平平矣。而媚妬思攘其權者衆。不獲則謀。有以陰中之。於是卒不免於三月之難。三月戊申。陽曆五月一日也。昏暮甚。雲沈騎危。無星月光。咫尺不辨。牛馬衍忽燒屬登壇。集軍中將士於此。而宣道之有爾。衣血痕。爾飯血點之語。皆鬼晝也。朕兆見矣。畢卽出。購市書挾以出。途間有拖彈者。追而彈之。胸洞衍猶高呼有刺客。遂一手掩創。趨追半里。許警士爲力捕。見擒擬以槍栗。而逸與歸。歸遇軍。

中諸執事而笑曰衍被刺矣然平日所研究者鉄彈丸耳而今則身授之其快吾素志乎喃喃層不絕皆公語語不及私以次日卒面如生初衍發他人伏居綠雲樓中被刺傷而未死而死於此日人謂不殉彼而殉此意或彼立蒼將弛張其譽耶衍善爲小詩專規唐人絕句法度繩尺未嘗紊絳冒沒而風格遠軼前修居北時印倪天閣絕句一卷晚中有所述造悉散見各報文苑中彼都人士擬採摭其詩文及青年軍講義合印爲一冊子尙未施也衍少時名蘊章字思伯入泮更溯字曼倩居北更公仰重字北彌衍字暮伯皆南下所更焉

楊丙曰擁麾執柄頤氣時瞻儀容刹那殞尸于祀石樽乎南山乎猶茵鶴馬蜩之相過乎前而已矣衍之言主重平等昭蘇人道弗利於滿代當此漢胄慨熾其鵠其達故衍所帥之青年軍前道戲文繪象以人字會意所爲亦符

是大有造於民國而奄忽以殉此區末惜哉然行蹟章著精燐不沫其不以質輒存亡爲榮枯不猶愈於南山石椁哉楊丙曰皖山雄皖水碧衍豈死哉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林尹民事畧

林尹民字靖菴自號無我年二十五福建福州閩縣人幼喪母事父與兄以孝悌聞少倜儻有大志英姿颯爽風骨偉岸目瞬如電生有神力未冠舉石三百斤學少林精技於師者五稔盡其術沉鬱寡言膽勇絕倫善騎能鎗好馳騁畋獵嘗入山手格猛獸瀕險者數矣而意志益壯習以爲樂性剛烈怒而嘯聲震屋瓦人稱爲飛將素善飲數斗不醉每逢歲時伏牘飲則必醉搥胸哭母極其悲痛已酉冬罹熱病幾殆既瘳親友切諫之遂絕不復飲爲人忼俠慕義抑強扶弱有巡役某負其多力悍厲不法作橫鄉里尹民思有以

簪之黑夜袖刃狙伏簷際三更向盡役夜巡過其前尹民瞽然疾下數其罪拔刃擬之役見刃光如雪悚然屈拜於地但呼大王饒命戰慄不能已蓋尹民神威凜然役疑爲錄林之傑故呼之爲大王尹民大笑釋而戒之曰趣改過自新不爾大王定不貸汝汝其慎之役由是兇鋒大歛惄不敢逞矣於時尹民年方十六七名噪一時從父宦浙江挈之往令入學堂時廣塵（林文）在浙與尹民同校獨相友善廣塵長二歲尹民兄事之廣塵爲人甯靜和謹馴若木鷄尹民則赳赳恒頗好鬥閩人見其性尙不同而親愛有踰骨肉咸大奇之顧尹民最敏慧雖終日嬉戲而課爲全班最屢試皆第一從父嘉而器之迨廣塵旣赴東留學尹民塊然無侶悒悒不歡從父曰趣爲文言志文佳者吾亦命汝往尹民喜退而爲援筆立成甚可觀從父嗟異遂以千九百零六年東渡於時年甫二十入成城學校武藝冠全校當者立辟易時

尹民既已成年不似兒時狂躁深自抑勵其待人謙讓有禮馭下寬恕以恩以是人皆畏而愛之廿三歲卒業尋考入第一高等學校醫科非其本懷也蓋尹民好武志在陸軍乃以自費明文所禁不克入學不得已去學醫嘗太息曰丈夫生於此時當將鐵騎五千橫行天下效檀王徐常輩長驅逐北收復山河耳何能終身伏案作博士耶遂以課暇習中外新舊各種兵書每有所得輒拍案呼快厥狀如狂於是遂通軍畧去歲新軍事敗映典（卽倪炳章安徽人）死焉廣塵極悼慟夏六月由港返東血淚猶在眼也尹民嘗言今日中國舍革命以正本清源無可救者見廣塵因力求入黨鄉人同志知其賢咸鼓掌相慶以新中國陸軍元帥期之見其字雄邁古勁謂雖岳武穆宵月明輒起舞運劍如飛嘗言曰凡事祇當問其當爲不當爲不可計其能

爲不能爲。如以不能爲而不爲。是薄志弱行之徒也。吾儕當切戒。尹民少定。婚父欲爲之完娶。尹民百計婉却私謂所親曰。今日非我輩授命時耶。縱有美眷。猶當忍淚勿顧。况猶未娶。乃自覓苦惱乎。脫有不幸。將焉置人也。去職。以父命旋。聞度歲於今。春陽歷三月七日始到東。是時鄉人同志殆已全體。赴粵。尹民閱廣塵留東知事在旦夕。喜溢眉宇。惟恐不及。咎行者諸人。胡不以電招之。曰。祇作速來二字。吾家必不見疑也。今萬一弗及。事成耶。人皆當先我獨落。後不能展吾生平懷抱。寧非恨事。若其敗耶。良友盡死。我何以生爲哉。遂束裝以待日盼。舟期以是月十七日離東。舟次讀岳鄂王集。顧謂友曰。武穆在天鑒我輩而誠如此。定當含笑矣。二十六日抵港。二十七日入省。諸人見其來。喜甚。握手忘言。相視而笑。二十九日事發。尹民偕諸鄉人同志。驟攻督署。瞋目大呼。所向披靡。力殺二十餘人。及見廣塵中彈死。益不堪其。

憤。暗。啞。跳。盪。目。幾。突。出。精。光。如。炬。擲。彈。發。鎗。而。前。摧。陷。官。軍。如。拉。朽。身。被。數。
十。創。徧。體。爲。赤。而。氣。益。奮。戰。益。疾。怒。吼。如。雷。聲。動。天。地。官。軍。皆。驚。而。潰。卒。以。
飛。彈。中。腦。血。湧。如。注。遂。仆。亦。慘。矣。哉。

陶謫人
梁靜波二烈士事畧

(如臯洪濤撰)

阜寧陶謫人。梁靜波。二烈士。家俱貧。天資絕慧。幼時同學於鄉私塾。不與羣兒爲伍。後入南洋東文學校。痛滿清之專制。居恒鬱鬱。常相語曰。吾輩立身當如班定遠。區區語言。支字誠無謂也。畢業後。即投南洋。三十三標。斯時。南洋軍隊。有受吾黨運動者。二烈士。有以倡之。至於退伍。則常從趙先烈。伯先遊。趙先烈甚器之。武漢起義時。二烈士。新由粵歸里。當披星浥露。奔至南洋。機關部。與韓恢。伏龍。若鞭策。進行。當是時也。武漢之戰。未休。南洋。張勳。深溝高壘。淮海間。盜賊充斥。鎮軍都督林述慶。君心焉憂。之商之。韓恢。伏龍。君。二

君卽以二烈士。奉二烈士見林君。林君曰。二君能肩此重任乎。二烈士曰。淮海爲吾邱。某鄉予吾一騎。憑吾一舌。不平淮海。誓不相見。林君壯之。當給以狀。淮海盜賊阜寧之益林鎮有機關在焉。二烈士固素知之。遂由鎮出發。首先益林。欲爲尋賊尋王之計。下騎之始。即宣告招撫。並召集少長流涕陳言。鎮董陶承恩等方利用。盜賊魚肉鄉民。見二烈士知不可以並立。陽爲歸順。陰藏。禍心旋率其徒黨縛二烈士於市。以斬之。嗚呼。慘矣。

方聲洞事畧

方聲洞字子明。年二十六。福建福州侯官人。世家子也。幼警敏。早喪母。事父孝。比長姿貌魁秀。饒有膽志。雙眸炯炯。果毅多力。以材勇稱。性堅定。尚奇節。重然諾。見義必爲。臨機輒斷。富雄略。運籌畫策。出人意表。有智辯。音聲清朗。傾動一座。友朋有過。必嚴詞面責。然遇人在危難。疾病時。則殷殷護視。長途。

往返。零。無倦容。故人雖被責而無恨。轉加敬焉。立身簡素。鄙遠浮華。自奉極
 簿。行必徒步。居無求安。飾罕。納綺餐。則粗糲。諸友多豪放。常非笑之。君曰。諸
 君。視我果爲守錢虜者耶。聲洞雖愚。不爲是也。特念勞能習苦。儉可養廉。吾
 齊志。吞滿虜來日。艱難正未有艾。今而不自勗。他日何能與士卒忍饑勞
 涉險阻乎。言已泣數行。下衆始嘆服。素好武。欲學陸軍。十七歲東渡入日。京
 成城學校時。成城爲我國陸軍學生之普通學養成所。如今日之振武。君既
 入學。喜不自勝。蓋以他年易爲國家樹立故也。值強俄爲暴邊境。騷然神州。
 鼎沸。東京學生憤懣已極。遂有義勇隊之組織。尋改名軍。國民教育會入會。
 決死者多至五百餘人。君爭先簽名。勤自磨練。願碎身作戰場。雄鬼後經解。
 散君悲憤。欲絕熱血如沸。逢人便痛論國事。謂非一刀兩斷。顛覆滿虜政府。
 以建共和。則吾人終無安枕之日。識者踵之。旋遇母喪。星夜馳歸。伏地號踊。

哀毀骨立人嘉其孝遂滯閩而雄心不死度革命惟軍界發難最易收効果故寤寐不忘學武欲入福州武備學堂肄業以事不果居平殊惆悵不樂爲開通風氣輸入文明計乃出家藏新舊各種書籍創立閱書報社（此非今日之福州閱書報社）縱人觀覽冀人自能解悟救時藥石普及革命思想以爲後日振作之基其熱心於公益率類此千九百零四年再渡東入成城學校於時年方十九也而滄桑變速成城已非疇昔矣蓋政府禁自費學陸軍改成城爲普通中學君大失所望顧念此心不易但有一藝之長自能見重於世爲國宣力何必陸軍嗣後遂考入千葉醫學專門學校黎明即起三漏方睡堅苦力學無間寒暑故成績絕佳自校長教授以至同學莫不重之名播留學界內外咸目爲俊才少定婚廿三歲暑假時歸國完娶篤於伉儷夫人極賢假滿乃挈眷返東與夫人同居千葉並習醫翌年舉一子在襁褓

中已桓桓有武慨穎異秀出一如其父君喜逾望雖動於學而未嘗一日忘國事慷慨激烈語及時局則淒愴傷懷欲歔灑泣今春得港信聞粵東將大舉衆議以廣塵等赴粵意洞等旋聞謀響應留君於東京代廣塵爲會長君愕然曰諸君不許吾同死耶吾縱不才習醫數載自信頗有得今師起軍醫必不可缺則吾於此亦有微長且吾志在槍林彈雨中爲國授命者久矣今有死所奈何不使吾去况事敗諸君盡死我能獨生耶留我奚益衆曰不然君學德爲人所瞻仰雅望夙著此舉若敗感動者多留君所以爲種子也今不留一大才者爲種子禹一不幸全軍覆沒他日捲土重來時各省豪傑雲集義旗之下豈可使我福建無一席地耶今日之留君正以君堪當重任也遂揮涕而別時值英俄寇邊風雲一日千變血氣之倫莫不痛心疾首開會研究救亡之策君口如懸河嫋於辭令善演說振袂登壇大聲疾呼悲壯淋

泣。聲。淚。俱。迸。聞。者。莫。不。感。奮。遂。有。某。某。會。之。成。立。鄉。人。尤。爲。激。昂。千。金。立。集。
熱。度。之。高。凌。鏘。乎。他。省。遂。使。前。此。寂。寂。無。聞。之。福。建。一。躍。而。見。重。於。時。君。之。
力。也。然。君。自。入。黨。以。後。對。於。黨。外。持。論。中。正。絕。口。不。談。革。命。人。莫。知。其。爲。黨。
人。以。其。有。器。幹。咸。推。舉。之。於。學。校。則。被。選。爲。總。代。於。同。鄉。會。本。爲。議。事。部。長。
又。被。選。爲。某。某。代。表。而。於。黨。內。又。爲。會。長。以。一。人。而。兼。四。職。其。勞。瘁。可。知。也。
卒。業。之。期。本。在。六。月。半。日。寸。陰。是。惜。至。是。不。得。已。亦。犧。牲。功。課。從。公。馳。驅。矣。
後。聞。港。事。日。近。乃。寄。書。諸。友。苦。口。求。去。畧。謂。警。電。紛。至。中。國。亡。在。旦。夕。所。希。
望。者。吾。黨。此。舉。耳。不。幸。而。敗。精。銳。全。殲。吾。黨。必。久。不。能。振。而。中。國。且。隨。以。亡。
矣。則。是。此。舉。非。特。關。於。吾。黨。盛。衰。直。繫。中。國。存。亡。也。於。是。遂。托。故。向。使。署。學。
校。告。假。向。口。口。會。同。鄉。會。辭。職。以。陰。歷。三。月。初。二。日。離。東。臨。行。笑。顧。某。友。曰。
昔。密。開。會。追。悼。吳。樾。徐。錫。麟。諸。烈。士。時。君。祭。文。中。有。句。云。嗚。呼。壯。志。未。酬。公。

等。卿。哀。於。泉。下。國。仇。必。報。我。輩。繼。起。於。方。來。今。所。謂。方。來。者。成。爲。現。在。矣。豈。
 不。快。哉。到。港。見。福。建。同。志。獨。多。喜。日。此。可。恢。復。吾。閩。明。季。時。代。之。名。譽。也。二。
 十。九。早。偕。諸。人。入。省。午。後。同。往。轟。攻。督。署。君。暗。鳴。叱。咤。奮。彈。直。前。所。向。皆。摧。
 撃。入。署。內。遍。索。不。見。張。鳴。岐。獨。偕。黃。興。攘。臂。大。呼。衝。圍。而。出。馳。攻。督。練。公。所。
 至。雙。門。底。又。與。黃。興。相。失。身。被。創。忍。不。顧。戰。益。力。敵。來。愈。多。四。面。環。攻。君。素。
 騭。捷。怒。眦。欲。裂。從。容。揮。彈。突。繫。自。如。共。殺。哨。弁。兵。勇。等。三。十。餘。人。背。負。刃。胸。
 中。矢。血。流。徧。體。而。氣。不。衰。彈。盡。矢。窮。卒。力。戰。而。死。黃。興。尋。經。其。地。遍。覓。其。屍。
 不。得。痛。哭。而。去。嗚。呼。慘。矣。是。役。也。人。人。奮。勇。靡。不。以。一。當。百。而。君。與。靖。菴。鑄。
 三。三。人。尤。爲。絕。倫。靖。菴。力。可。撼。山。氣。概。蓋。世。惜。腦。早。中。矢。死。猶。未。盡。其。能。獨。
 君。與。鑄。三。所。殺。最。多。陳。鑄。三。更。新。字。年。最。穉。文。武。兼。長。手。殪。管。帶。金。振。邦。及。
 哨。弁。兵。勇。等。數。十。人。官。軍。望。之。輒。股。票。四。竇。云。學。校。自。君。歸。國。後。杳。無。消。息。

識之。君同學某，某已微聞凶信，然恐駭聽，聞乃漫答曰：中途已爲盜所殺矣。學校聞之，悼惜備至，向使署詰其實，使署不能答。今查千葉醫學中國學生中匪，特無湖北人之方穎收，且舍君而外，更無第二人之姓方者也。此事朝日新聞記者聞之，警吏警吏所據之名姓，則君岳家寄來之一封書面也。方姓也。穎君夫人之名也。方穎收者，中國信函所書之習慣也。信由漢口古閩王公館來，警吏又悞以爲王公館者，君屬之所在也。實則王公館乃君之岳家。蓋岳家寄書與君夫人也。日本報上又悞王爲玉，試問吾國幾曾見有姓玉者乎？而訪員亦承此悞，日本警吏程度極低，僅勝於吾國之目不識丁者等耳。日人信函書收信者姓名爲某某，樣者君字之義，而較君字爲尊敬未嘗書收字也。警吏不解吾國習俗，並不識收字意義。（日人無單用收字率用收領二字）遂有此悞。訪員不察，既承其誤，又竄改朝日報上之事實。

謂值暑假與潤北同鄉某偕行至中途猝被日人用槍殺死若確有所據者然此與謂罪浮漠奸之胡殺生衍蠻爲革命黨首領者同一謬誤真可太息者也日人甘爲戎首辱吾國者至矣固未嘗不恨之切骨然須箴我同胞發憤自強以雪大恥若徒以小事誣之反足貽彼口實抑亦有識者所不取也朝日新聞載君事一則曰成績優良之俊才再則曰非常之慷慨家三則曰憤慨清國之現狀時放激烈之言能使外人稱道至此君之聲價亦可知矣



繙造共和名人事畧

平江居士輯

古吳榮朝申校

白雨雅烈士事略

(俠生撰)

白雅雨烈士之發難漢州也。英風義烈聞者欽敬然其橫被慘死實北洋女師範校長吳鼎昌有以傾陷之事多隱秘世人固莫之知也。烈士故爲女校教師與鼎昌不相得。武漢兵起招引同志出入校中。鼎昌深惡之。時加誚讓。烈士佯不省。無何清軍克漢陽。風聲所播。輿論一變。鼎昌遂思首烈士以爲已功。秘遣女學生潘私謁陳夔龍妻許。具告烈士所以爲者。夔龍卽飭緹騎。名捕之。已繕札矣。而江浙光復之警電適至。猶豫不敢發。烈士亦自危。時時避居法國租地。然死機已由是伏矣。迨漢軍舉事而敗。烈士遁之。古冶與漢。

州議員二人同爲王懷慶所獲天津諸同志聞之急乞直紳李矩謁陳彝龍懇其電致王懷慶冀釋烈士夔龍諾之已而瀋州議員二人皆得脫烈士卒不救蓋夔龍已先入鼎昌之言矣烈士亡後族人白振民尋訪遺骸至古治晤懷慶部下始悉其顛末歸而爲烈士之子述之莫不扼腕奮脰恨鼎昌之非人類也然自共和宣布鼎昌懼事發乃厚賄之且爲開會追悼掩大面哭若不勝其哀痛者鼎昌之狡黠無恥類此

勞肇明事略

勞肇明廣東開平縣人幼耽經史長留學省垣醉心民族主義其家世傳基督教幼受家庭教育不克自脫且欲有所利用遂藉傳教演說以闡揚生平宗旨適某教士游歷汕頭廈門潮州延君同行君固稍習法文而該教士亦欲學華文因是互相爲師相得無間然教士專以布教爲事而君則藉以爲

傀儡雖不免齟齬而教士敬其志嘉其學卒以賓禮相始終未幾旋港欲之南洋教士惜之挽留不得迺爲之先容於星海教堂既至星海人教友首場而終以非本志寢弗快迨星洲晨報開辦提倡民族君大喜力求入社真辦以期擴張報務宣揚主義爲實行之預備因是任社中書記竭力盡瘁社友靡不敬焉庚戌冬該報困於經濟停辦君大悼歎且以今日之事終非言論可了遂決意返國實行適周華由檳榔嶼來會卽聯袂而歸三月二十九日隨衆入垣攻督署勇往直前手刃防兵十餘卒以力竭與周同戰死

夏君體梅事畧

(君狂撰)

夏君紀文字體梅松江華亭人少時穎悟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尤負大志出言驚長老惟體弱甚其父守廉君慮其不耐攻研強使就商於海上非其志也君固不羈士就商三載鬱鬱寡歡日爲向友所揶揄慨然曰大丈夫豈

以居人簷下終乎。遂拂裘去。乃獨設一肆於松郡。時君年祇十七也。然君家非素封。卒以資微寡。助重復就業於海上。綱肆中。非以養晦也。君俠烈好義。無見不平。事輒爲之爭。得直乃已。友人中有緩急時。君必竭力幹旋。視逾已。事性又至孝。一日其慈母張夫人有疾。君侍奉床側。衣不解帶者累日。蓋君之忠於人而孝於親有如此。君素抱改革思想。見滿清政府腐敗日甚。暴戾恣睢。殘民以逞。斬喪主權。獻媚外族。君曰。政府不可恃也。毅然有復漢之志。丁未歲入商學肄習。會練習兵操。時有以身體薄弱尼之者。君曰。余固知體力不勝。然處此二十世紀競爭之旋過中。强鄰環伺。政府酣睡而我國民不謀自救。是待斃也。吾寧犧牲一己爲國人倡。聞者嘆服。入會後。奮勇操練。歷二寒暑。無一日間。而君體殊健。精神奕奕。大非昔比矣。至二年畢業。君獨不與有詰之者。曰。昔拿翁以五年精練之兵。猶謂速而不可以戰。吾輩豈以一。

紙文憑自封耶。君廢續操習如故。又研究軍事學不遺餘力。著有步兵新操法一書。至四年以最優等一名畢業。君富有責任心。凡地方有不靖時。無不立出防禦。又關懷桑梓。以松地鐵路交通後。商務日見發達。不可無商團。以保護之。奔走鼓吹。於是松人士都知商團之利。得君爲之規畫。越一載而成。時上海公會同志。以君精嫻操法。延君任教務。商學補習會亦舉君爲司令。君固以強種爲已任者。昕夕經營。日鮮暇晷。嗚呼。君於商團可謂鞠躬盡瘁。心力交疲者矣。迨武昌起義。君以時機已迫。奔走益力。不知竟以此積勞成疾。咳嗆時作。與人談論。猩紅之血。時吐人方爲君愛。君獨不之意慷慨而言曰。大好頭臚。今得代價矣。及上海光復時。君體益形不支。呻吟牀褥。至光復之日。聞製造局急切下憤然曰。好男兒豈與草木同腐者耶。一躍而起。竟欲荷槍赴敵。衆強慰之。始已。光復後。君恙日漸痊可識。君者同深慶。幸謂彼。

蒼○蒼○者○固○將○留○此○叱○咤○風○雲○之○健○兒○以○造○福○於○羣○生○也○孰○知○二○堅○重○侵○略○血○不○止○竟○瀕○志○以○沒○愛○國○男○兒○又○弱○一○個○嗚○呼○痛○已○雖○君○及○身○睹○民○國○成○立○使○同○胞○脫○離○四○千○年○專○制○惡○政○然○四○郊○多○壘○邊○警○頻○傳○顧○瞻○前○途○憂○患○殷○殷○君○之○願○雖○償○君○之○日○未○盡○瞑○也○噫○

林常拔事畧

林常拔字修明廣東嘉應州鎮邑人性剛直而繞有謀畧家小康丙午歲進海上公學後復東渡入體育專門學校精研戰略而於柔術尤神妙畢業回國在嘉應松口倡辦體育傳習所日以尚武勗多士且發揮民族主義慷慨淋漓聲淚俱下多士感其誠雖怯懦者亦生俠烈氣各堡耳其名郵書絡繹咸思聘焉林屢任教席去時諸生靡不戀慕近來遂舍教育事業趨於實行羊城黨事未發居中運動最勤三月二十九日督署火發時仍在城內知事

敗。欲以一死謝責。逕赴督署。助戰行經水提衙前。爲防營所執。遂以刃卒於廣州。時年二十有六。丈夫子一。

王梧生事畧

(爰茲撰)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咸甯王梧生君鳳文。以微疾。恒化於秣陵客邸。嗚呼痛哉。老氏有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拘向讀其書。特以爲道家者流。陰謀慘覈之辭耳。今而後知其言之果絕悲而深痛也。天之生斯人也。庸愚者多而才智者少。於芸芸總總之中。承其秀異而傑出者。或百千不得一。或千萬不得一。幸而得之。則宜其愛惜而護持焉。俾其富貴壽考。出其才智所蓄。以爲利於其羣庶。無負生才之初意耳。胡乃摧折而困乏之。使其生既不獲。一日之安。甫逾中年。又復奪之。以去俾其人之欲有爲於世。與世之所。以需此人者相望。而不可相卽。一棺附身。萬事都已。則甚矣。造物者之不仁。

自生之而自賊之也。嗚呼梧生已矣。余又烏能無言以塞余悲。因摭其生平行誼大節以告我國民。使知梧生所志所事如此。而卒未由獲償其百一也。梧生家故寒峻。其封翁恒以設塾課徒。自給梧生生而穎異。未成童試筆爲文詞已冠。其儕輩旣補博士弟子。封翁遽棄養。梧生尙未冠。卽橐筆遊諸州縣幕中。爲記室。以奉母武昌柯遜庵視學陝西。求績學方聞之。士將旌異之。以風厲諸生。母徒事帖括。梧生乃輯關中金石補志一書。取三輔吉金翠墨。爲畢氏書所未及。錄者分類編年。考證文字。校定史事。爲說甚詳。書成以獻。柯君得書。以爲此必宿學碩儒所爲。及相見。則年僅及二十耳。乃大驚異之。爲延譽於當道。甚切光緒癸巳恩科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未及應殿試。又明年乙未始廷對。列二甲。引見以部屬用。分戶部雲南司學習。雲南故戶部四司之一。於本省財政外。更兼及各直省新舊軍餉事。綦繁文牘。墳委日數。

十紙新進者輒瞠目不敢下筆。梧生既分司，卽以簿書檔案爲日課，未數月，盡通其說。鉤稽爬梳，語輒中肯。午疏難老，更不能欺。同列交重之時，承甲午戰敗後中外大局驟變，梧生常深憂私念知竺舊守殘，不足以應世用也。乃亟購新譯諸西籍，盡讀之。戊戌，梧生上疏言理財興學事，甚闊美，惜未得行。庚子秋，聯軍入京師，梧生避地平谷，幾不免。事稍定，始間關赴陝詣行在。甫抵家，遽奉母夫人諱，及免喪，將入都而宋芝洞爲當道所陷，下獄。戚友環視，無所爲計。梧生獨慨然引爲己任，謀詣京師爲求申救。時霪雨兼旬，泥深沒踝，西安溼關間三百程，非二旬不得至。梧生匹馬襍被不携，僕從雨聲淙淙中疾馳而去，送者靡不高其義也。會芝洞得赦出獄，梧生遂銷假，仍回本部。於是朝廷方以厲行新政爲名，而黨見益銅。梧生在署，衆悉側目之，以爲黨人，益鬱鬱不得志。乃出從西林岑制府於粵中，會制府剿匪廣西。梧生從。

之行制府委令護前敵諸將事平又委測繪蠻峒地圖日騎羸馬行山谷中月餘遍歷蠻峒數十嵐煙瘴雨中未嘗一日以勞廢也軍事既定例當得優保會有沮之者乃去粵而之秣陵周制府馥方督兩江器其材乃留辦新軍事初爲督練公所提調繼又調參謀處歷任督府倚之如左右手而梧生始終一主事銜不過四品未嘗遷一階也是可以觀其所守矣義軍旣起金陵旋下諸將帥諗梧生名者爭欲羅致之梧生悉謝不往自是遂專意於實業吾陝石油之美富甲天下以欵紳未克多開梧生自前清時卽殷殷注意於此民國肇興益竭力提倡其意在溝通省界畛域合全國富力以經營之力拒外股以保主權兼脩鐵路以通連道條理至爲縝密七月中梧生以事來滬寓余家旬日昕夕促膝未嘗不擘畫此事也孰謂別甫兩月而竟以訃來哉梧生清羸如不勝衣而任事極勇往篤於友誼慷慨任俠類東漢人義所

不可。雖萬鈞不能易也。餘事工書。合坡翁枝山爲一手。奇逸之氣溢於紙墨。詩亦入宋人室。嘗與吳烈士綬卿郵書。相唱和。海內傳之。遺一子。甫十餘齡。一女。猶在抱也。噫嘻梧生往矣。邁往不屑之韻。剛介絕俗之操。求諸並世。幾遇其人。四顧茫茫。安得不深吾誰與歸之慨也哉。故輒舉吾所諗知者爲之。事略暇當更博采其生平行事。箸之傳誌。庶使吾國民知烈士生之志節。如此才局。如此而卒未克竟其用。以死也。後死者能繼其志。而庚續之梧生。庶可少瞑也夫。

陳可鈞事畧

陳可鈞字希吾。一字少若。年二十四。福建福州侯官人。幼而怙恃俱失。依其從父。生長艱難。備嘗困苦。以故社會情偽靡不知之。歷歷及長。白皙而曜目。如秋水。澄澄可鑑。性格和平。氣度閒雅。容色溫霽。藹然可親。清簡寡欲。不酒。

不色精聲律解音曲默然誠篤識鑒過人長於經濟學故善理財舉措謹慎思慮精審先見如神故遇事裁處無少滯爲人慈愛每聞細民疾苦呻吟之慘輒動惻隱之心涕泗交集諸友恨官吏刺骨嘗切齒相謂他日必使此輩無子遺君意不忍曰此輩雖窮凶極惡然亦吾同胞也特家庭失教於前利祿迷之於後遂披猖不可收拾耳宜擇其尤惡者誅之餘當令其自新返其本性洗心革面而趨於善衆然之以其仁厚常戲呼之爲佛顧君外柔內剛志意甚壯嘗拊凡歎曰丈夫生世不可與草木同腐要當爲國家雪大恥橫屍戰場耳生平一言不安發不遇知音不談國事稠人廣坐衆論激昂君獨戲陽爲憤慨之狀以欺人耳非出於自然也他日一握政權阻撓吾黨行事唯唯不置可否人以其訥未之奇也君退謂所親曰吾察此等人特逢場作者正爲此輩與之倡和必誤大局其持重如此少入省垣候官高等小學堂

肄業。懲心鑄三。皆其同學後隨從父宦秦。以千九百零五年渡東入宏文學院。普通科不盈旬日而有留學生取締規則事。君憤外人辱我太甚。匆匆束裝。旋里翌年事平。乃復東渡。時年十九也。再入原校習普通篤學。不倦無一日缺課者踰二年。卒業赴試第一。高等學校初已獲取及檢體格。忽黜落。乃入正則英語學校。高等科研究泰西文學。嗣後每年皆赴試第一。高等前後計四次。及第者三次。輒以體弱被黜。蓋君矢志欲進帝國大學工科。須經第一高等卒業後方得入學。而君體素弱。不健。面色蒼黃。第一高等又注重體格。故竟徒然也。或勸其赴試他校。君曰志嚮已定。未可遽易。朝志此而夕志。彼隨機浮沉。吾不屑也。去歲謀赴德留學。已有端緒。後又不果。愛君者以君體弱。咸勸其保養磨練。君喟然嘆曰。吾父母俱早世。自幼伶仃。千辛萬苦。方得至今日。近絕學資者年餘矣。日夜奔走負債。山積。雖貧賤非吾輩所當戚。

戚然羈身異域落魄至此甯得不憂既日在窘境又安能望其強健乎聞者罔不悲其遇之厄也君於瘻心爲族叔少又同學故交義特厚瘻心於國事每有憂喜必如君所而告之喜則踴躍憂則對泣友情之密管鮑不足喻也比來見祖國糜爛在卽悲憤欲絕血淚班班沾濕襟袖將繼汪精衛未竟之志入都刺殺口口人以其溫和但目爲長者而不知其室內盈篋皆炸彈小鎗也其居平不動聲色如此今春得粵信知粵東將大舉乃於陰曆三月十一日離東舟行九日抵港衆以此舉福建傾黨而來助資華僑閩人又居多皆曰不圖福建有如許好男兒君曰吾閩人以怯懦稱久矣自有革命風潮以來死義者無一聞人我等深滋愧惡今發憤奮起誓以數十人之膏血染當光爭死匪特負罪於我明季抗議最久之諸先烈且亦無以見吾閩助資

之華僑也。衆皆泣願死戰。二十五晚，君偕廣塵意洞、郁莊諸人先入省。同志多謂官吏醉生夢死，死辱靈。一聲當，失魂魄。得廣州，在指顧間耳。君獨有憂色。私謂所親曰：「彼張李諸人，雖才能不足，而權謀有餘。語云：蠭蠻有毒，未可輕視。吾黨人數既多，良莠不一，倘期洩吾輩，固不惜死，如國事何？」二十九晚，同往撲攻督署。君揮彈，馳戰。官兵應手輒斃，聲震山岳。管帶金振邦，既爲鑄三所殞。官軍奪氣，倏忽之間，官軍竄散殆盡。君偕鑄三聳躍登樓，同志鼓噪隨之。搜覓張鳴岐，竟無蹤跡。影乃殺而出。李準兵數重，圍於署外。君奮彈衝其中，堅勇可當。創血流漓，徧體狼藉。猶死戰力竭，被獲。官吏譏其白面書生，何苦爲逆，自殘其生。君勃然大怒，厲聲猛喝曰：「爾謂此舉爲壯士辱耶？事縱不成，亦可警醒同胞。爾官場利欲薰心，血液已冷寧足知？此官吏見其語氣倨強，遂亦不敢復問。越數日，赴市，畧無懼色。言笑自若，趨前引頸就刃而死。平

日識君者聞之皆大驚曰可鉤端重瘦弱如處子亦復爲之天下士未可量也。

余烈士念宸事畧

(彭明俊撰)

余烈士諱念宸字蘭坡又名偉民一字丹叔原籍海州贛榆縣人其先世本名宦祖居淮安有年故生長於淮安君生而聰穎家塾課讀詩輒冠曹輩塾師大奇之成童後以詩文名著一時旋棄學游幕於江皖閩粵間滿清之末君知國家積弱非武力無以圖存非改革政體無振興之一日乃決計棄文就武然丈夫有志奈無路請纓何會江北創辦陸軍學堂招考學生君聞之投筆歎曰丈夫立志之機會至矣時哉不可失乃星夜來淮與考兩試均列前茅入校後適與余同齋舍余與君之相識自此始君性孤潔寡言笑取與之間一介不苟然待人熱忱朋友之間苟有過失必相責難不稍假借尤長

於言論苟有所見必盡意發揮不可挫折富於思想其題胡君醒丸之肖像詩有云征衣如鐵不知寒自撫頭顱未忍看努力橫磨三尺劍秋風四馬嘶樓蘭半壁河山慘穢燕兵魂銷盡國魂枯男兒別具嶽奇骨恥畫凌烟閣上圖冷雨空山起蟄龍鏡中何處顯芙蓉相期勒石燕然後立馬崑崙第一峰觀此可知君之雄才之志向之人品而余爲此傳皆成贅語矣君與余同齋舍一年有餘後乃分科學習君習韜重科余業騎兵科如是始分齋舍每於休息之時常相過從君故居淮每逢星期日余必往君寓所置酒言歡談往事甚悉故余稔知君之平生也前清光緒三十四年學期將滿畢業有日矣嗣以細故校長欲苛罰之藉以報平日間難之慊君歎曰士可殺不可辱吾去之可也乃退學同學大不平站隊送之向例校中設有日記簿將本日之事由值日生詳細記載彙月呈江北提督閱看是日適余值日因將君退學

之顛末。直言記載。校長大怒。欲斥革。余後爲各教習說項。受罰乃已。然校長領余甚深。屢求疵而不可得。有某教員者。旗籍也。至謂吾同學皆革命黨。出入以手槍自衛。同學皆匿笑之。君既退學。赴安徽應熊烈士成基之約。投充步隊六十二標軍官。安慶之役。事起倉猝。君到差不久。未能施展。熊烈士失敗。君抱恨甚深。著志益堅。思有以報復之。去歲武漢起義。君聯合同志鼓動。響應皖省。光復之後。因內訂甚烈。君亟去之。隻身走寧。應尹君同愈之招。允陸軍第三師第六旅步兵第十二團第三營第十二連連長。到差後。教育訓練。井井有條。長官均器重之。九月間。徐州土匪猖獗。第十二團奉令赴勤。十六日率隊赴華山。至石集。遇大股土匪。君率隊奮擊。陣中爲飛彈所中。登時殞命。死後猶以刀支持身體。僵立不仆。嗚呼。烈矣。君今年僅三十耳。民國成立以來。邊疆多故。西北告警。以君之才畧勇敢。不死於強敵。而死於么覓小。

醜之手可爲痛惜俊愧不文不揣謗陋情之所至率筆直書因大略以質諸當世之君子

馮超驤事略

馮超驤字郁莊初名敬年二十九其先福建劍郡人後徙侯官世以武功顯君長而狀魁梧軀幹雄偉腰帶盈圍目光如電善騎好獵力能禦奔馬意略縱橫神采俊邁蓋所謂將門出將者也幼而不羈好與羣兒戲於曠野中編爲軍隊已則麾刀指揮爲大將音聲洪亮氣象凜如進退可觀福州旅民二百餘年橫暴如一日經其地者輒遭侮辱人雖切齒疾之而畏不敢較君每聞其事則忿火填胸揮拳而起誓爲報復一日伺旅民悍者數人出君部勒羣兒一鼓而擒之曳至大澤之中毆之幾斃由是奇節俠名聲聞遐邇爲衆所推仰讀書絕慧善屬文長篇鉅製成之俄傾書法奇崛如其人十餘歲入

邑庠父老深器之會值庚子之亂國勢岌岌國人尙冥頑酣嬉如故君獨投筆歎曰昂藏七尺軀生此國破家亡之日要當赴戰場執銳殺敵其幸立馬崑崙揚國威武不幸玉碎亦固男兒事也何能咿唔作書癡寒酸態坐待爲奴乎自是絕意仕進不講舉業惟欲學武羽冠負笈赴金陵入南洋水師學堂習海軍於時風氣初開一知半解之徒咸以識時務自命南京水陸師學多如鸚鵡學語高談革命實則於學理時勢茫然十不知一惟爲新潮流所載刺似不談革命者則不爲文明也君大憤痛對衆責數之曰革命乃誅殘伐罪救民水火之謂湯武是也諸君果有志者但當蓄之於心待時而動奈何視同兒戲以此爲口頭禪乎是時趙聲亦肄業於陸師聞君名亟訪之見語合結友而去君在校未卒業以病旋歸性抗直而敦雅和謙可親人咸樂與交遊因益知名馳驅國事不憚艱險不辭勞瘁經理繁務輒井井有

條家貧事親孝早娶夫人明大義能與君同艱苦居則敗屋不蔽風雨食則糠豆不瞻衣則敗絮不完而不爲戚甚且日不舉火而意泊如也友人見君生涯日落常代爲憂君却竟日言笑如恒體貌且豐碩益壯其涵養之深如此嘗謂人曰士恥才不如人貧何足念彼宋武帝明太祖諸人豈非赤手徒步之英雄乎丈夫甯患貧也嗣偕鑄三趨閩口長門入要塞砲術學堂試輒更然高列與鑄三互相切磋砥行礪學夙夜精勤聲譽益著去歲同卒業偕鑄三入都經部試鑄三列第一君列第四皆得協軍校復旋閩或言舉人軍校等耳何以獨棄舉人而取軍校君曰是自有故舉人而仕祇作文官弄刀筆耳軍校可望爲將一旦軍權在握可以唯所欲爲吾今受職非不知愧顧胯下之辱嘗糞之恥古賢尚復爲之吾何人斯敢不忍恥而謀遠大乎旋就職於閩口砲台才大位卑不克有爲深引爲恨今春聞粵東將大舉同志諸

友聯袂而去者踵相接也意洞回閩速君前往時君母卒已久父病甚頗躊躇不能決意洞以其情關父子不敢強既而君拔劍起曰吾意決矣國事公也父病私也吾愛父之心何嘗不百陪於恒人顧當此時則宜捨私而從公寧受負父之大罪不能逞此千載一時而終爲亡國奴也入與父別父曰兒趣去努力爲國勿以吾爲念君泣不能仰視又與妻別妻曰君但去萬一不幸三月而後苟無音耗者妾當投餽相從於地下君曰此決不可家中上有老病之父下有幼弟我死罪已不可逭卿當爲我侍父育弟也遂涕泣而別行至中途聞父已故一慟而絕甦而嘔血盈盂擊几言曰父死我必不生此去卽幸而捷事成之後吾當自刎以謝吾父也由是遂動止如恒不復哭矣抵港則諸同事多其舊友相見甚歡陰歷三月二十五日晚君偕廣塵意洞希吾諸人入省二十八日復以事旋港二十九早又偕子明諸人入省會於城

內是晚同在轟攻督署君當先搏戰舉彈拋擲霹靂聲震如雷短兵裁接官
兵皆散走直入署內徧索無張鳴岐蹤影乃復殺而出署外水師兵圍之數
重君縱彈橫掃官軍崩亂棄械四竄屍骸相枕君被多創鮮血傾溢竟體流
離猶左彈右槍而力戰剎那間胸中十餘矢尙屹立握槍而顙面又中一矢
幕然遂仆嗚呼慘矣

趙聲事略

趙聲江蘇名士也性純樸以拔貢入陸軍學堂畢業後即充當教習逾年調
任江南標統一日帶其兵士蹤遊于山水之間猝詣高皇墓前向衆軍曰此
何墳你們知否其時軍人多曾受教育畧能道出一二惟不能詳言之趙即
起立演說清初明末歷史慷慨淋漓軍人無不墮淚後爲大吏偵悉欲加以
罪而查無實據僅撤其差越二年某督習粵以其才堪大用再聘之來仍任

新軍標統其馭下剛柔普濟賞罰嚴明軍人無不樂于聽命故前在江南撤差時部下皆有依依不捨之態行時話別數語軍人紅暈于眼趙與軍人之感情于此可見及欽廉之役初以土人抗捐革黨從入者僅十餘人意欲乘機發洩已燬署狀官勢甚洶湧大吏即調趙聲帶兵前往迎敵趙不欲傷害黨人只趨前而撫慰之曰事未可爲土人之氣易餒不足倚也黨人感其言而散土黨見失所依恃亦分道竄去是時有人謂其舉動大有與革黨相通之意趙聞信急逃海外大吏更疑懸紅五萬金密派偵探窮緝卒不獲三月二十九之舉聞全盤皆趙一人策劃惟先於二十六日有女黨人某由省下港即謂黨中人某某實爲政界偵探故省垣戒嚴已甚趙知事不諳緩不上省後接黨人電謂勢迫萬不能生只作急免反噬計免袖手待死之句趙上省已不及三十早到知事敗即由原船回港自此憤恨成疾不思寢食胡某

見其如此。卽延之食血糜。惟食後忽患腹痛。卽延日本醫生醫治。據言肺炎。飲以藥水。不愈。轉延英醫。謂係染腸癌。症施以刀割之法。可望速愈。而趙急于遠行。不允。刀割延至中旬。炎症益劇。幾至發狂。其黨友遂于十八日將趙送至雅利氏醫院割治。遂因遷延日久。體弱癌成。割後卒不能救。尋而斃命。時年三十九歲云。

章雲卿事略

章雲卿。廣西南寧永淳縣人家。永淳與宣化接壤。之間年三十八歲。父母已故。有妻一妾。一子女數人。均年幼。雲卿生平寡言笑。喜怒不形於色。貌僅中人。非久與相處。不知其素懷報國之志也。少好馳馬試劍。尚武。其天性雖不讀書。而深明大義。且性極溫和。藹然可親。鄉里中無與忤者。甲戌以前。種族大義。方在黑暗時代。故報國之士。往往爲利祿所羈縻。雲卿當日。蓋亦未嘗。

免。此及壯改入戎行。時桂省土黨披猖。其勢極熾。雲卿遇之勇敢。向前彈無虛發。廣西提督蘇元春聞其名。羅致帳下。初列先鋒隊。繼擢哨弁。殊爲蘇所器重。及入黨後。黨人仍呼爲韋總爺。從舊稱也。後蘇戍新疆。雲卿携妻子返里。其時適我國民族主義初萌。雲卿聞之勃然起曰。今始知前此之誤入歧途。妄殺同種。罪無可逭。不可不速立光復之功。以贖前愆也。卽束裝抵河內。覓知己。介紹投身黨界。欽州之役。黨軍破防城。攻靈山。甚藉。雲卿力而鎮南關。河口等役。雲卿均衝鋒陷陣。英勇絕倫。後黨軍解散。留寓河內。值法人搜黨人。急雲卿避地海防。竟被法人拘入獄。法人以國交故。遞解新嘉坡羈留。將半年。因黨人被保皇黨搆陷。遭橫禍。入獄者數十人。雲卿與焉。被禁七十日。出獄後。卽抵暹羅。寓黨人所組織之民報閱書報社。迨庚戌夏。偕旋暹黨人。爲雲南之行。中途遇阻。遂折回暹京盤谷。仍寓於民報閱書報社。是年春。

聞粵黨軍將起事。雲卿遂於二月念八日與同志買舟抵港。黨軍辦事部知其才。派列第二先鋒隊起事時。第一先鋒隊已攻入督署。雲卿率本隊入署接應。與頭門衛隊交鬥。郤之攻入上房。拋擲炸彈。隊內死數人。雲卿仍力鬥。無少却。轟斃衛兵甚多。且戰且退至督署右旁橫街。遇衛兵互相轟擊。既而衛兵大隊相繼至。勢不可支。始陸續衝散。至狀元橋見衛兵相迫太甚。卽闖入米店負隅抗拒。時約二三十人。悉力放槍。擲炸彈。衛兵死傷無算。後見火起。知不能守。卽洞穿牆壁。入隔壁小屋。爲衛兵所獲。訊供直言不諱。遂於四月三十日畢命當就道時。極其從容云。



繙造共和名人事畧

平江居士輯

古吳榮朝申校

喻倍倫事畧

喻倍倫字雲紀四川資州世家子也。髫聰穎十餘齡通羣經大略學爲聲律對偶之文，輒有驚人句。老師宿儒啧啧稱道謂將繼相如子雲之絕業。而喻厭科舉，輒欲棄帖括格于俗弗遂。年十七，激盪於新潮流，迺謀諸父兄，留學日本入中學。普通科越三年，畢業優等試入千葉專門醫藥學校，補官費。先是，喻赴東時，革命學說、淫裔學界、民報既建，勢若橫鉅海而漂昆仑。一時嶽奇磊落之士，雲集霧合以計進行方畧。喻已入暗殺部，故肄醫藥以研製炸彈，而黃復嘉已先受學于梁慕光。慕光者，惠州起義後敗走橫濱，其炸藥。

術則傳自德意志人。于是喻就復嘉學。顧稍疏。藥爆發負創昏絕數日。臥醫院。兼旬始瘳。竟廢一手。旋以東京市塵輒較日警復窺伺綦密。弗克練習。偕復嘉渡某東試荒山中攝影示余。雖纖薄片楮而烟燐飛騰電星噴射之象。令人目眩。神惑。蓋至是迺知術成可用焉。己酉春余居某校夜十旬扣門急。余方訝而喻猝入。倉皇殊甚。余驚詢則聞某北上過歸謀之偕某女士携手鎗炸藥數巨箱。德人關吏必欲啟驗拒之。弗得。偵探警吏數十輩。耽耽注視。狀至險急。故避而尋余。余聞大驚曰。女士初履滬語言隔閡。道路茫茫。奈何令其隻身對關吏。于是急覓復嘉暨英譯往援。而女士固嫋英語已飾詞棄箱。走旅舍。慮其追蹤。翌晨喻與復嘉等遂趨漢口。伺某狡黠舍陸舟遁志卒弗達。而漢暑疫大作。喻病甚。旅費復罄。曲歷艱虞。迺得返滬養疴。以占勿藥。而余先之虎林。不復過從矣。未幾。汪精衛黃復嘉北入京。喻從庚戌春擇

就緒而藥料弗備。喻偕某女士馳出購諸日本。抵天津而精衛復嘉。擢于羅網。風鶴驚傳。關阨嚴緝。同黨。喻二人方登日輪而追者至。船長以學生對酒。免至東京。東京各新聞競傳。汪黃同黨逸東公使。疑而大索。諸校。喻廢課。綦久。值之有跡。遂扣費除名。丐日警緝。遁走香港。其年秋。余南渡。相晤者逾旬。時與何某。李文甫諸人聚飲。酒酣耳熱。喻慷慨悲歌。聲淚俱下。蓋其抑塞牢愁。早置人間世。于鐵血中而恨不得。遂也別余後。七閱月。革黨起羊城。當機謀既洩。時巽懦者或欲退。喻曰。非惟不可退。日進攻不可。稍延寸晷。蓋官吏既知閉城大索。祗須臾間。壯士戰死耳。安能束手待縛乎。黃興君踵之。遂攻督署。喻以七十人。攻督練公所。遇防勇。撓路。喻一人。當先。拋擲炸彈。防勇披靡。鳥獸散。喻逐之。倏擲一彈。過近。遂碎身而死。春秋二十有二。

杜鈺興事略

杜鈺興字鳳書廣東南海甘魚鄉人年二十有四天性開達毫無町畦幼頤嗜學困於經濟不克如志迺至香港深水浦船澳學習機汽工藝年十九甫渡石叻藉所學以資生活時於稠人聚譚中得悉中國外交失敗土地爲人攘奪利權爲人侵占輒不禁握拳透爪銜血噴沫欲捨七尺之軀致死於碧眼紫髯兒繼漸讀新書與夫民族各報迺恍然悟中國所以致弱之由而民族主義真理亦貫徹明瞭始覺往時排外之非從根本問題解決也遂銳志期推倒滿政府光復故物顧念獨力難成非投入革黨聯結同志何能進行復自念吾旣以身許國何用室家卽馳書岳家直白宗旨求將聘妻善處函中卽有霍去病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語自是以後之杜君非復曩時之排外家而爲實行之革命家矣君僑腐星洲維艷寄廬見同業多烟霞癖而知識復幼稚心焉憫之乃極力開導勸戒暢論其利害得失首倡不設烟具以

祛積弊廣諸書報以增見聞衆友感君苦口熱誠無不樂從至今維藝寄廬不復作烟霞窟且時開演說者君之力也君受傭於荷瓦士機汽廠西人遇之極厚給薪至優第君見該廠有不良規則凡欲辭工者必先兩星期報告否則難取傭值君以爲太束縛自由立與黃鶴鳴君磋商要求廠主革除陋規幾經控拆疲神耗費卒達目的於是同業咸沐君惠焉庚戌星洲亞細亞火油公司新發明汗火水罐汽機爲君受僱之廠主察君工藝練達勤慎精明遂委以全工所入益豐他人擁此無復他志矣而君則不然辛亥春黨人將樹義廣州君以黃鶴鳴君深諳羊城地勢且運動有方故約黃君先返粵墳佈置機宜未幾得黃君函言時機已熟剋期大舉君閱書大喜眉飛色舞曰此我平生之願漢族男兒所當爲之事也立即束裝辭工廠主惜之堅留不獲及至粵遂偕攻督署戰死黨人評云君及黃鶴鳴李文楷事

事勤慎不辭苦瘁。倉猝戰死。可惜可哀。嗚呼。

李名羣事畧

李名羣字雁南。粵之開平人。幼失恃伶。孤苦鞠于母。寡長尤蹇。爲人沈毅。寡言而實蘊。跞跑不羈。氣概既窘于養母。貲迺逐馬武王常之初跡觸文。罔者數常得自脫。而名益噪。逮益亟。因逸香港。吏弗得。則火其室。母妻胥流離。失所逾年。卒遇先是。興中會舉事廣州。雖敗。屹然民族潮流。澎湃香港。李棲遲其間。頓悟漢滿畛域。欲拯種族。沈淪顧喧。羣者夥。而機關部莫克。悉李終以孤行其意之非計也。跡三合會。而貳身焉。三合會者。明遺民創以光復。爲旨。顧寢久。稍有龐雜者。悖港憲。李遂挈母妻南渡。寓檳榔。介薛南君就正。孫逸仙旣聞。進行方畧。志益堅銳。經濟梗塞。迺階張某君之緼。有所摒擋。卒弗得。于是歎曰。毛羽未豐。奚翅高飛。僕僕風塵。希得有魯肅者。指囷舉大。

事猶夸父追日咸池耳則讀貨殖書斬自植越數載屢足給時于持籌握算餘偕故人作燕市悲歌見者怪之李自若也庚戌冬其同志屬聚香港李聞之則大喜携妻女北旋蓋李居緬母既亡矣辛亥二月晦偕入廣攻督署中彈被獲更名吳晉黃士龍者詢顛末李慷慨直陳平生宗旨因歎曰恨吾身被二創不復能戰雖然自今以往中國二年必再亡國百年必亡種雖生何益曷不速殺我吳黃反駁李曰此爾輩甘爲奴之言詎足撓吾輩心於是延頸飲刃遂死

宋玉琳事畧

宋玉琳字建侯安徽懷遠之世家子也天資俊爽二目炯炯射人年十二讀書私塾日過十行其爲文章操紙筆立就一時有神童之譽十五迫於父命應童子試府試冠殿軍補弟子員村所願也玉琳常語人曰大丈夫當馬革

裏戶安能隨諸磕頭蟲後學趨踰耶可以知其志矣年十九娶邑某氏女爲室伉儷之情極篤未九十日而妻死越明年而父死玉琳固世家然極寒素性復廉介雖饑寒未嘗一稱貸於人有救卹者非有深交不受也玉琳旣遭家難罄其資以葬父貧無以爲生益慄慄無憊遂縱情阿片交游病之實不知其胸中牢騷抑塞之氣藉此發洩也丙午春其友鐵屎遇之於金陵旅舍知其沈溺已深呵之曰建侯今日何日爾何人尙容恣情爲樂耶苟若此長日悠悠者願無復相見玉琳瞿然憬悟涔然出涕曰微子吾其殆由是痛自刻苦自除積習人以是重玉琳之勇於改過也戊申安慶之變不知者以爲熊承基實則王琳豎其死友范傳甲也王琳時充東標書記范一砲營正目耳范傳甲壽州人或云合肥人爲人堅苦沈鬱居皖十年謀大舉如一日人無知之者傳甲貌醜然人忤之未嘗稍露不豫之色既軍一混成協無慮

數千人無有不識。傳甲者傳甲與徐錫麟交情極深。自徐敗後。傳甲痛飲沈醉。登龍山之巔。北向長號。誓盡其志。以報死友。及見玉琳曰。亡友徐錫麟。終一人也。深自結納。戊申之舉。多出此二人之謀。傳甲以熊承基能得衆。推之爲長事。敗傳甲謀。刺余某某未成。被逮監獄。卒某者重傳甲之爲人。釋其縛。曰。子去脫有責言者。吾自任之。傳甲慨然曰。今不幸事敗。吾黨死者彙累傳甲。義不容獨活。吾子旣相愛。請與子約二旬鐘爲限。吾擇家事訖。當來就死。監卒竟釋之。傳甲亦如約歸。傳甲臨刑時。顏色揚揚。如平時。時玉琳未被株連。雜人叢中。噭然失聲。哭傳甲怒之。以日。吾死不得已。子何爲者。幸鄰重玉琳。遂逡巡遁去。不知者以爲二人兄弟也。庚戌秋。玉琳復來安慶。謀有所舉。不遂。恐見疑於僨者。時方試優拔。玉琳亦報名入場。高等巡警分校者。素以流品雜學科陋著。於一時玉琳亦潛身其中。人咸知非玉琳素願。不知。

玉琳實藉此以自穢也。玉琳居安慶同安旅舍中，房屋湫隘，因自顏其樓檻曰：「危樓無下士」（矮屋住高人）。今年春廣州黨人使召玉琳，其臨行爲書訣別，其弟語意懼擊，皆家人婦孺事，不及他可以見其堅默沈毅矣。至廣州事起，玉琳偕石氏經武身先陷陣，遂被逮，其供詞已見各報方。玉琳之在廣州城中也，與饒輔廷同治餉館，不與戰事，事敗或勸之去，玉琳曰：「安慶之役吾應死而不死，將何以報吾死友范傳甲也？」今日者可以死矣。

林文事畧

林文，字廣塵，一名時墺，年二十七，福建福州閩縣人，故雲南巡撫狀元鴻年之孫也。父閩中名士，已卒。君幼而敏悟，穎慧絕人，恢廓有大度，善下人，恬淡遇爽，俠揮金如土，然金盡敝衣，惡食不改其樂。雖家世望族，而無纖毫紈袴。

之習遇友極厚有無通共貰其財者不責償丰儀清雅軀幹修俊聲如金石目若明星精光射人沉毅果決有威容富籌畧人呼之曰林大將軍秉性仁愛未嘗忤人喜歌詠平居恂恂有高士之風能詩悲壯淋漓直逼少陵書法出入顏柳間凜然氣象如生近益工超達入神見其詩令人悲慕其風彩人以其有雄目顧瞻不凡而字跡遒勁故爲之語曰林將軍獅子限扁擔字因自號獅眼兒幼失恃有賢姊沈葆楨之媳也鞠育之甚得其道萬里寄書惟勤勤以勵志勤學爲矚不涉瑣屑君每泣然嘆曰吾若不幸未及報國而死負吾良姊矣妹亦賢媛前數年君過滬妹聞其已入黨名姓既彰不能回里手足相見不發一言但痛哭不已君乃忍淚促速歸已則復奔走于國事云或問其何久不娶君正色曰瓜分之禍旦夕立至尊嚴祖國行見邱墟親愛同胞將卽于奴豈志士授室時耶千九百零五年君年二十一以姊命渡

東留學初入成城學校後進日本大學法科悉心專攻國際公法及國法學甚精私法則不屑學曰此刀筆吏之事非吾輩所當急也治陽明學禪學尤有所得故其臨事從容不迫鎮靜如山人莫不服其有養到東後見國事日非憤政府之無狀遂決捨身以救同胞因入黨孫逸仙極器重之與精衛（即汪兆銘）漢民（即胡衍鴻）映典（即倪炳章）克強（即黃興）伯先（即趙聲）諸人交尤厚其在鄉人同志間德望更著推爲之長敬之如兄有事則君一呼無不立應歷年以來馳騁國事艱險備嘗前此數役所建義旗君多與其事此次籌備既久可冀成功君乃召集鄉人同志數十人作破釜沉舟之舉謂所親諸友曰吾輩書生力弱刀劍非所長當左挾炸彈右執短鎗爲前驅使會黨持刀執劍爲後勁事卽不成我弟兄同時並死一地亦可無憾若幸而成廣州旣得分軍爲二一以克強一以伯先爲總司令長吾當繼

君等率鄉人隸克強麾下爲前鋒席捲天下直擣巢梟某之首碎某某之身屠盡□□□之族誅景貪官汚吏遠爲祖宗復仇近爲萬民雪憤待民國既建神州恢復之鋒彼時不患無英雄學者爲國宣力我等當棄官遠遁結茅西湖之畔領略風光詩酒談笑於深山幽谷之中明月清風之夜甯不快哉但我輩行軍慎勿戮及無辜自殘同胞卽彼滿人舍□□族外亦僅當誅其抗我者雖彼入關之時害及婦幼吾輩身受文明教育決不可效之也君語畢歡聲雷震無不感奮精神百倍祇以溫生才單獨行後官場旣有戒心漢奸復伏內部一舉一動彼張鳴岐李準悉知之迨至陰歷三月二十九日防範旣嚴欲退不得君乃偕黃興率百餘人同志轟攻督署不知其爲空洞也報載一面目瘦削者吹號當先僅七聲中矢而亡者蓋卽君也攻署時君當先號令義旗麾衆前進炸彈聲震如雷槍矢雨集君屹立不動意

氣彌厲衝鋒突陣無能當其勇者途遇李準之先鋒隊君奮鬥向前招撫之高呼同胞我等皆漢人當同心協力共除異族恢復漢疆不當自相殘殺聲未畢鎗矢中腦頭蓋骨破碎血肉紛飛腦漿狂湧而仆。

黃養皋事略

黃養皋字鶴鳴以字行廣東南海大渴村人弟兄三君其季也父及諸兄早卒惟君侍寡母顧少失教育性情放縱不羈習機汽工藝於羊城聯泰機汽廠畢業後無所事事終日賦閒在城中作拖家（即爛鬼）辛丑應星洲機汽廠聘作車匠旋復學得神打之術聚徒教授所入甚豐除養親外皆浪擲於花酒渺不知國家種族與夫世界大勢旋得益友某君開導以中外強弱之理由清漢民族之消長革命爲救國之情義君聞之如黃梁陡醒自歎前次之懵懵於是盡將神打器具毀去滌瑕盪垢力祛前時惡習於是君之爲人

如蝕後之。一月光明燦爛。前後判若兩人。其勇於改過如此。自入革黨後。更得同志。耽。迪。智。識。愈。增。熱。誠。愈。摯。赴。義。之。心。亦。愈。切。雖。經。濟。窘。於。前。而。黨。中。籌。辦。事。君。必。諸。方。羅。掘。捐。輸。稍。不。足。則。深。以。爲。歉。非。若。僞。志。士。口。談。公。義。而。一。錢。如。命。者。比。也。辛。亥。春。黨。軍。預。備。大。畢。於。羊。壠。函。召。君。君。得。信。躍。然。起。舞。曰。吾。可。盡。吾。志。可。償。矣。是。夕。與。杜。鈺。興。作。竟。夕。談。即。於。次。日。東。裝。先。返。及。抵。港。與。同。志。相。得。甚。歡。而。凡。力。所。能。辦。之。事。精。慎。勤。劬。不。解。勞。瘁。黨。人。咸。嘉。歎。焉。及。偕。攻。督。署。勇。往。直。前。不。避。鎗。彈。卒。與。杜。君。力。竭。戰。死。

陳與莘事畧

陳與莘。字。憲。心。年。二。十。四。福。建。福。州。閩。縣。人。海。軍。提。督。薩。鎮。冰。之。甥。也。幼。失。怙。恃。伶。仃。孤。苦。性。敏。甚。有。逸。才。過。日。成。誦。終。身。不。忘。善。屬。文。下。筆。如。飛。少。負。氣。節。重。然。諾。好。樸。素。常。敝。衣。垢。面。晏。如。也。視。金。錢。如。糞。土。有。輒。散。盡。不。使。積。

故衣櫛蕭然博聞彊識富著述目空一世惟素推服林廣塵（即林文）及陳更新陳叫均（即少若）諸儕聽約束惟謹潔汪精衛之爲人欲細其志人嘗稱其文章學識不讓精衛陳亦以之自况焉貌奇偉而微黑大口隆准日光炯炯如電英氣勃發令人望而生畏議論明晰井井有序亘數時不倦年十五六時閩人曾以某國事開各界全體大會研商辦法蒞會者多鉅紳碩儒極一時之盛陳觀其所議不盡當乃由萬衆叢中挺身而出自謂代表學界意見特來獻策蓋于時陳方肄業于侯官高等小學堂也一座皆驚嗟之以鼻陳不爲動攝衣升壇痛論時局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冥頑老朽莫不激揚由是漸知名千九百零八年二十一負笈渡東入旱稻田大學法科勤苦力學成績卓著其勇性怪特視子弟如遺不稍顧惟雅重陳而不知其有飛揚之志也月資給之以二十五金實不足用陳安之不請益惟

以課暇譯述各種法學寄上海某書館得償自助以少蓄有革命思想故到東立入黨此次所殞之閩人皆其生平刎頸交也然其志在必成初欲姑忍一時之憤以待學成大舉故到東後惟閉戶讀書滴酒不能飲始終未嘗一近女色或問其何爲絕情乃爾陳笑曰吾非絕情特不濫情耳待革命成功後不患無蘇非亞（俄國虛無黨女刺客）其人爲吾偶也是以惟日孜孜以求學爲事研究法理得其精奧每入書中佳境便欣然忘食披覽不稍輟甚至舉動談笑悉含有法律之氣味其天性篤學如此或戲呼之爲法律家眞能副其實也迨至去歲汪黃（汪精衛黃樹中）暗殺案起陳聞精衛被擒大爲感動悲不自勝始思以一擲爲快磨盾草檄夜闌不休鄉人同志中所有組織規模及一切法令皆倉卒立定並陳之所建也尤能雄辯演說界中人以大將目之見有議論荒謬者則必疾起以勵色折之批駁不遺餘力雖親

舊不稍假論鋒之銳無能當者每當衆論紛紜會場擾攘之時陳或奮然而起大聲疾呼以最簡明之數語解決之則秩序肅然今春得黨中當事者召集同志赴粵之命陳與所親諸鄉人均作破釜沉舟計棄售器物以充路費之不足者毀書焚稿以絕退顧之心先後離東抵港衆以陳體素弱不宜赴行陣皆堅阻其入省廣塵鑄三（即陳更新君舊同學也）二人阻之尤力陳不聽曰事若不成諸兄盡死我義天獨生若幸而成廣州一得基礎既立痛快極矣如此盛事奈何使我作壁上觀耶遂于陰歷三月念九晨買舟入省至是日午後四時許形勢已惡迫不能待乃偕諸鄉人同志從廣塵轟攻督署陳奮勇爭先直擣署內大索一遍寂無張鳴岐蹤影始悟其爲空洞也飛矢中左目血下如雨襟裳爲赤忍痛勿顧猶死戰力盡見囚直供不諱越數日就義臨刑不跪索筆書姓名然後延頸受戮容色怡然見者聞者知與不

知。無。不。爲。之。訴。涕。嗚。呼。慘。矣。

李晚事畧

李晚，粵之東安人。傳者失其字。賦性耿直，幼失學，不辨之無且貧窶，乃習縫衣業於香港。業成，南游諸島，以藝自養者凡十載。顧李雖溷身一藝而喜從士君子游，因得深明大義。匪第社會公益踴躍爭先，而於革命實行尤弗肯委靡責任。嘗平人後，既慨於前次欽廉河口諸役之失敗，遂鬱抑憤激，偕某君組織秘密除擬行個人澈烈主義，格於他事不果。辛亥春，聞同志謀大舉於廣州，急束裝於三月十七日抵港。凡力所能逮，絕無退慮。念九日偕赴省垣，與粵兵巷戰，卒中流彈以死。春秋四十。

陳更新事畧

陳更新，字鑄之一，字耿星，年廿二，福建福州侯官人。早失怙恃，終鮮兄弟子

然一身。斂無所。依然性極。穎慧讀書。敏悟如素。習過目不忘。美丰姿。齒白。如貝脩眉。入畫。目有精光。身輕躋。尤負殊力。善擊劍。精馬術。尤精於槍。發無不中。故以驍勇著名。善言笑。多智畧意氣。縱橫好談。論軍國大事。嘗自比吳桓王。或戲之曰。君儀表如此。成固追蹤。伯符敗亦不失與史堅如稱。爲雙絕也。更新大笑。年十一。入省垣某高等小學堂肄業。與癡心（即陳與莘）希吾（即可鈞）。一字少若。共筆硯。雅相契。重久之。遂成刎頸交。癡心諸人。皆聞中一時傑出者。其聰敏已卓絕。儕輩而更新學課。又駕而上之。試必第一。論齒則最稚也。人因目爲神童。稍長。讀明季清初歷史。如揚州江陰諸記。則涕泗交集。憤不欲生。於是民族思想深印入腦。無一日忘。後又讀盧騷民約論。及各種新學說。頓悟平等自由之義。獨夫病民之罪。不惟深仇異類。且鄙厭一切貴族。然以儀節自持。未嘗放縱。但密與癡心希吾。歃血指心。泣而相誓。

日驅異族復漢疆創民國三者君若不爲我當殺君我若不爲君當殺我宗旨既定盟誓既立海枯石爛無改也年十六以全班第一卒業尋卽渡東入九段體育會畫則學馬術習步操夜則研究數學及英日兩國言文終日營營畧無倦色不數月操日語嫻熟自由如久滯者卒業後以學資不繼弗克久留再入他種學校不得已而旋閩在城南京小學堂授數學及體操以此二者爲其所擅長也執教鞭者一年而年已十八矣深知非計乃棄之而趨長門入砲術學堂學課復冠絕當時父老器之更新少定婚女旣及笄岳家敦促殊亟十九歲乃請假旋里迎娶合巹之後琴瑟甚篤踰年舉一子秀穎有父風更新甚愛憐之廿一歲以最優等第一卒業入都赴試得協軍校復旋閩所如不偶某體育會知其才藝騁爲敎授居數月恒鬱鬱不樂遂於今春訪友於廣西桂林將謀一相當位置迨至三月迄未就時憇心已到香港

見事大。有可爲。乃電速更新來。更新大喜。因偕來迎之。友買舟前往。舟中顧謂友曰。余結褵三年。婦甚賢淑。且能與余同艱苦。家雖蕭條。沽酒同酌。形影相依。自謂此樂不讓古賢。此行不幸。若膝下無兒者。婦必以死殉我。今兒在。襁褓中求死不可得也。而家赤貧。無立錐地。雖有戚好。人情澆薄。自古已然。况當此末俗哉。嗟呼。我死不足惜。孤兒寡婦托之誰乎。語畢。容色慘然。淚落如豆。襟袖盡濕。友亦爲之心酸。相對飲泣。良久。既而更新躍起曰。丈夫臨事視死如歸。寧作尋常兒女態耶。但要使舉國同胞知吾輩今日一片心耳。因而破涕爲笑。抵港後。見生平摯友殆已畢至。日惟磨拳擦掌。以待戰期。陰歷三月二十九早。偕憲心諸人入省。午後四時許。同往轟攻督署。更新奮勇爭塵。一卽林文初名時璣。一靖菴。一卽林尹民。一郁莊。一卽馮敬。一元棟。一卽先。槍矢彈丸發無不中。殪哨弁一兵。勇十餘人。官軍望而辟易。所向盡靡。廣

劉元棟一旣陣亡。更新與意洞一卽林覺民一癒心一卽陳興莘一子明一卽方聲洞一希吾一卽陳可鈞一諸人直擣署內搜索旣徧不見張鳴岐心知中計乃復殺而出更新目明手捷雖力殺多人血濺徧體而身不被大創旣而諸人或被衝散或被擒護傷亡畧盡更新猶孤身獨戰敵不敢近至四月初三日已三晝夜失眠絕食目紅如血徒以憤胸臆猶能作氣官軍望見更新服裝殊異斷髮輕櫟知爲革軍首領環之三匝更新彈盡矢窮奮身疾戰神疲力盡始見獲官吏見爲美少年謂之曰子年尚稚何故倡亂自罹殺身之禍更新厲聲叱之曰吾起義將以破醒同胞迷夢何謂倡亂殺身成仁古聖明訓若輩鼠耳寧知大義身旣見獲其速殺我於是赴市就義神色自若仰天大笑傍若無人遂延頸飲刃而死觀者皆爲垂涕云

林覺民事畧

陳更新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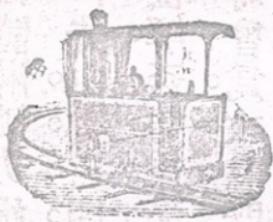
林覺民字意洞自號天外生年二十五福建福州閩縣人幼出嗣季父某名士也以詩著君生有至性事親盡孝姿秉極慧讀書一覽即成誦能文章富辭藻爲人卓犖有大節臨事勇決美丰儀意致瀟灑性簡樸不華而氣象儼然好遊山水幽蹤勝蹟窮訪無遺襟度曠達終日未嘗有戚容喜與童稚嬉戲乘機訓導怡然若不勝樂善詆諧遇知己則雅謔間作一座傾倒年十五入閩高等學堂博覽時勢倡言中國非革命無以自強抗憤激烈聲譽大著殉國之志長而益堅十九歲以父命成婚踰年舉一子明慧韶秀酷肖其父夫人亦賢伉儷甚篤賞謂人曰吾妻性癖好尙與我絕同天真爛漫奇女子也近著原愛論男女愛情之眞理載於某雜誌讀者擊節稱賞二十歲以優等卒業光緒三十三年年二十一赴東留學旋入慶應大學文科專攻哲學好讀俄文豪託爾斯泰書兼嫻英德兩國語文治周秦諸子學尤精值國事

日急友朋聚首相向涕零君獨慷慨言曰國危如此男兒死耳奈何效新亭對泣耶吾輩自命壯士當仗劍而起解決根本問題則累卵之危庶可挽救嗟呼血性男子甯忍坐視第二次亡國之慘狀哉衆聞其言咸起敬君與憲心（卽陳興榮）齊名人稱林陳在東與南散（卽林文字廣塵初名時漢南散其號也）無我（卽林尹民字靖菴）同僦一廬情若兄弟並知名號爲三林人稱南散爲大林君爲中林無我（係君之族弟）爲小林蓋以齒序也今春廣塵得黃（黃興）趙（趙聲）來書謂將圖大舉衆議以廣塵赴港主粵事君回閩庶便於舉措於是憲心子明（卽方聲洞）希吾（卽陳可鈞字少若）諸人皆相繼離東時靖菴尙在閩度歲未到也衆乃留東招之君旣抵港黃興極重之謂無論何事運籌帷幄不可無君遂罷福州響應事君

挾資旋閩召募同志滯閩十日復返港由是元棟（姓劉）等多人始陸續至故此次閩人赴義者視他省獨多君之力也三月二十五晚君偕廣塵希吾郁莊（馮敬字）等先入省二十六日晚復以事旋港時靖菴已到二十七日君導靖菴等入省舟次低聲謂諸人曰此舉若敗死者既多必能感動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爲救國惟一手段特畏首畏尾不能割斷家庭情愛耳今試以吾論家非有龍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稚兒者耶顧肯從容就死心之擢割腸之寸斷此雖木石亦當爲我墜淚况人耶推之諸君家族情況莫不畧同故謂吾輩死而同胞尚不醒者吾決不信也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我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甯有憾哉既抵省以二十八日當尙有多人自福州來須導之入省故復於二十七晚赴港至二十九早乃偕子明憲心鑄三元棟等率全部鄉人入省與廣塵諸人會

於城內午後四時許同往攻督署君揮彈當先眞擣署內不見張鳴岐心知中計努目奮擊所向風靡戰既久飛矢洞腰仆於地縱聲一呼忍痛躍起復殺多人又被數創鮮血暴注徧體淋漓力竭始見擒相傳獲一美少年斷髮西裝者蓋卽君也在水提署內先由委員間供君因見委員多粵人恐其不能全解國語乃操英語問各位解否粵東積習每遇不解粵語之人則操英語輕視國語不屑學君在港時曾爲太息旣行事操國語粵人多不解不得已而用之其後李準輩出與答君侃侃而談暢論世界大勢各國時事李準乃命開去繚扣與之坐給以筆墨君信筆一揮立盡兩紙洋洋數千言書至激烈處解衣磅礴以手捶胸若不復忍寫者寫畢一紙李準持奉張鳴岐閱之復寫第二紙寫將畢欲唾恐汚地李準親持痰盂近之始唾給以茶烟則俱起鞠躬爲禮其從容視死如歸有如此者書罷又在堂上演說說至時局

悲觀。搥胸頓足。力勸各官獻身爲國。革除暴政。度立共和。能使將來國家安。強人民。寘枕則吾雖死猶生矣。君被囚數日不食無眠。桎梏加身。備受凌辱。而貌益莊。且棄市時揚揚有喜色。面色不改。俯仰自若。觀者竊相語曰。是人貌如玉。腸如鐵。蓋奇男子云。



締造共和名人事畧

平江居士輯

古吳 榮朝申校

劉六湖事畧

劉六湖字肩宇昆仲六人君其季也諸兄相卒子然僅存方就傳時聞人說漢高祖明太祖故事慨然曰大丈夫當如是即默自期許每於牆壁窗櫺大書大漢大明與人議論意氣豪邁不可一世識者偉之嗣入閩縣高等小學漸知時局自謂千絲萬緒非鐵血不能辨訣顧無學術鐵血蠢物耳於是投考陸軍武備學堂及保定陸軍學堂皆不得入貧困無聊課蒙自給兼入官立法政學堂肄業適講武堂第三期招生乃棄法政而入講武講武後因經費支絀致不能開課君益無聊書空咄咄復就法政畢業非君所志願也及

謀入陸軍部不果。聞保定招考禁衛軍赴之，又以外省人見檳鬱鬱甚，適聞新軍砲營募兵，君聞信，樸被趣歸。既入砲營與兵卒雜處，親愛如手足，盡得其歡心。操練外兼服挑水等役，怡然忘苦。春三月從橫架墮傷右手，就醫某處，黨人自粵招之，不待傷癒，倉卒就道。二十九日入粵垣，從攻督署，奮武直前，卒以手傷力盡，被逮與陳獎同時死。君天懷坦好，以義助人，人咸德之。性不喜女色，入燕時，人以京滬花柳爲戒，君笑曰：「吾魯男子也，同伴以魯男呼之。」君素豪飲，惟不及亂，聞由閩赴粵時，悲歌慷慨，蕭然物外，蓋視驅殼如微塵矣。春秋二十五家存寡嫂姪女云。

龐雄事畧

龐雄，吳川人。革黨之書記也。年二十，一歲廣州之役，革黨既敗，翌日被水提之兵所獲，問官訊其同黨多少，答盡人皆是。問何故，答盡人皆是。答如張鳴岐。

及汝等不過爲利祿所迷。甘作滿清奴隸。設反身如我能保。不爲革黨乎。問此次起事如何。約定答。革命由心之所信而已。力所能至。則爲之。無所謂約與不約。問何時入黨。答十年矣。問官笑曰。汝纔二十一歲。豈有十一歲便入黨者。答予自幼讀書。卽有革命思想。問官又曰。汝既志在革命。必結識黨人。何妨指供。答如若要余供。則隨便混指亦何益。問官言。不妨答。汪精衛是余密友徐錫麟。彼此相慕。惜未會面。餘非所知。對答如流。言笑自若。問官見其年貌英偉。頗爲之悼惜。龐又笑曰。我自行其天職耳。成敗何常。誰無一死。何惜之有。遂遇害。

李生年事畧

廣州之役既敗。二人同被捕。李生年十八。問官訊其名。答不是。李生必是李死。望見李準。笑謂之曰。汝識我否。我河南李慶之孫也。李慶者。李慶春也。蓋

即曩載廣州新軍之變在宜安里縱火者李準言少年何故爲此同捕之少年答曰中尙有某貴公子昨在督署并命矣豈獨我輩

姚國梁事畧

姚國梁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生曾充六十五標見習官又充上海中國公學舍監獲時已受重傷但求速死問官太息謂之曰觀汝所供履歷似非無學識者何不將生平抱負及此次起事計畫逐一供出使人知中國革命史之價值不強於一瞑不死乎若慮洩及機密則將來斷不就現在進行以蹈覆轍也姚乃索紙筆備述始末洋洋數千言四月初二日遇害

饒黼庭事畧

饒黼庭廣東嘉應州人原名可權字競夫革命之總糧台也光緒三十二年入上海中國公學預科於宣統元年卒業因無力就學遂返粵就嘉應州高

等工業學堂教職後入黨與潮州人廖効共管黨中財政廣州之役事前於三月二十九日被獲供稱此次舉事原擬支配一千五百人嗣預算僅十餘萬金故支配不足額軍械亦尙缺乏問官詰以如何存放及同黨密謀堅不吐實遂就戮饒曼與上海某某女學校學生吳其德女士爲未婚妻嗣因謾擣疑女有非行女性烈服毒自死以明志饒傷之遂入革黨誓捨身以答其妻云

石慶寬事略

石慶寬安徽壽州人廣州之役事前於三月二十九日被獲見李準部下某材料官識之贈以一小晶章曰此爲總統鈐記我必死爾我同鄉以此相贈無論何處用之可得吾黨人保護晶章鐫經武二字或云卽黃興別號也

羅仲霍事畧

羅仲霍號節軍廣東惠州人爲人聰秀英毅幼而岐嶷弱冠爲郡諸生然鄙
帖括嫾習而弗求工惠濱海隅歐風東漸顥蒙日啓適孫逸仙起事於惠仲
霍有所奔走然終至敗大吏固不知仲霍亦不懈然以官權所及主義難敷
乃南渡英荷諸屬島聚華僑子弟而搘撕焉積久學校爭延仲霍發揮民族
主義青年學子靡不感動顧仲霍以時艱孔亟而革黨屢躡欲以暗殺撻憤
憲因習炸彈於星海既成謀北旋學校生徒各埠商家咸諫阻竟弗聽抵香
港適革黨入廣州起事仲霍偕往事敗爲大吏所執將就刑而仲霍猶於南
海縣演署說革命宗旨激昂慷慨視死如歸大吏卒亦爲動容仲霍死年三十
老母寡妻尙未聞

劉元棟事略

劉元棟閩人也生而有膽事無難易輒以身先弱冠從人聞國事便大言談

革命然少年失學自知不足濟才恒悒悒不樂聞換遼說起當有機可乘語其黨曰可以行吾志矣間有以爲未可者卽自矢曰姑試爲之不成刀鉅斧鏹歸予一人事爲人所覺舉以告官禍將發乃偕逸倉卒莫名一錢沿途絕食每典衣市餅餌以餉之身自飢寒弗恤也其黨不可爭之則曰諸君可以有爲以輕重得失權之寧棟死爲上我輩當圖大者何猶拘拘爭細事爲噫死生何事而以爲細事不足爭其志可知矣既而其同志憫其以無學爲憾也介於人以傾助之入福州普通學校普通學校者卽佽助劉之戚鄧所辦也未幾以壓抑太甚激成罷學風潮劉素爲同學欽仰舉爲代表故有疑劉爲之倡而責備之曰子不念普通學校獨不念辦普通學校者何人乎蓋微示以佽助之者之私不可忘也劉大憤曰此個人事也不可以例公義且吾不惜受人佽助正欲出同胞於奴隸籍而求學以相濟也乃因求學而受人

資助。有事。卽不得。自主。是先。自陷。於奴隸。矣。學何爲哉。遂投身。社會謀公。益。事如禁烟。救火。雖焦頭爛額。拮手据足。苟有小補。於同胞。無不爲之。然要未足以竟劉之志也。今春外禍亟。劉益憤。時局之非。政府之闇。我同胞之滅亡。無日奔走呼號。卒組織一民團。事甫舉。卽行。蓋劉早得革命黨電知。粵事近先鼓吹。同胞尙武精神。以爲嚮應地也。行時慷慨激昂。若生平懷抱。至是可。以大展矣。聞其隨林時爽。攻督署者也。酣戰時。血漬面目。幾不可辨識。呼其名。則仰之見同黨。猶以手揮之去。並示以拇指。若以爲死。吾志也。諸君勉圖大事。勿以我爲念。嗚呼烈矣。年二十有七。家貧。無子寡妻。外尙有寡嫂寡姫。平日仰給於烈士者耶。

周華事畧

周華。號鐵梅。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三江司鷗鵝鄉人也。年二十九歲。幼失怙。

恃終鮮兄弟。惟繼母尙存。既娶。尙有中人之產。性倜儻。嗜音樂歌舞。且好結納廣交游。所用不資。產已漸破。遂從其堂兄某。經商廣西龍州。未幾。由龍州往越南。諒江府在諒江府經營數載。雖薄有所蓄。而志不在此也。居恒鬱鬱。若有所思。蓄其壯志。已定於是時矣。時越南河內爲兩粵黨人聚會之中。樞周聞之急趨河內。盡力黨事。以表其素心。乃欽州之役。黨軍破防城圍靈山。不克。退於桂省與越南交界之洞中。(地名)此地與法轄相隔一小河。河內黨人委周運糧械於軍中。事後周卽留桂運動桂人入黨。聞當時黨軍中咸稱爲周先生。其能得黨人之尊仰。有如此及回河內。未幾而有河口之役。事前黨軍用暗度陳倉計。令黨人六名扮爲鐵路工人。裝由越南河內運械入滇。周與焉行至中途。適是日爲法轄境某新市場之貿易期。同行失檢。帶鎗往游。法官疑之。以犯帶兇器例。將周等六人羈留。旋送回芒街。定案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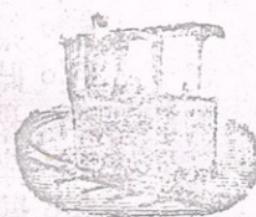
釀金一千元與法官訟。卒不得直。法人遂遞解周等六人於新嘉坡抵坡後。在中興日報受職數月。時坡內志士方組織民鋒社。新劇周以爲欲輸入民族主義於同胞腦海中。法當以劇本爲最捷。於是辭中興報之職員而爲民鋒社之小武生。該社於庚戌春曾在暹演。至「徐錫麟刺恩銘」一齣。以周代表。徐錫麟其激昂態度。觀者莫不動容。血性蓋已流露於舞臺上矣。庚戌秋孫召周至某埠任機關部書記。日夕勞瘁。不辭黨事。賴以維持。今年春二月廣州事將起。函召周。遂返祖國。至星洲。係勞肇明同行。授命之前。數日。尙有書。南來。謂此次機宜至善。必可達其目的。迨三月二十九日。隨黨人攻。督署。猛勇異常。退出後足。被流彈所傷。不能行動。遂死亂軍中。

李文楷事畧

李文楷字芬。廣東清遠人也。髫齡授經。粗通典籍。壯隨季父經商。粵垣爲人。

豪邁不羈。尤喜結納而酷嗜施耐庵水滸或詰之。則以慕草澤英雄卓立。故後家道中落。故操印刷業已酉就役星洲晨報。庚戌冬黨人謀大舉。李君聞之撫髀笑曰吾致志祖國之時機至矣。遂束裝偕羅君坤北旋。臨行其黨設餞筵於酒樓爲李君壯行。色酒酣。李君起與同志握手話別。慨然曰此爲吾與諸君最後之相見乎。淚隨聲下。聞者黯然。既又曰今者祖國風雲日急。一日君等皆漢族男兒。幸勿自棄乎。斯時舉坐題之蓋李君之心早置七尺軀。於槍烟彈雨中者久矣。明年廣州變起。李君與官軍巷戰。卒中彈死。行年二十一有五云。

258



繡造共和名人事略

259

平江居士輯

古吳 榮朝申校

徐仁慧女士事畧

(費保彥來撰)

徐女士仁慧。宜興燠琪先生子也。性和順慈惠。得父母歡。六七歲時讀於塾。穎敏冠其羣。因以仁慧名之。少長適同里周君潤甫。潤甫故端謹士。而女士又以德稱。倡隨之間。相敬又相得也。歲乙巳。學於上海育賢女校。卒業後。應某君聘。任山西女子師範算學手工敎習。時晉省風氣譙僂。女學尤爲頑舊。士紳所詬嫉。女士多所樹畫。進羣弟子諄諄啟誨。無倦容。中材以下。類能受。其益。晉省女界。能於翳昧中。放一線明者。女士之績也。嗣因殫勞甚。罹肺疾。潤甫函促之歸。乃返天津。先是潤甫以任鐵路事。虧津女士偕焉。女士久抱。

遠遊志。又憫男女不平等。胥由於學識不平等。而學識不平等。實社會一般傾嚮。不注重教育。有以致之。由是潛心沈志。手弗輟。披久之學益進。願犧牲精神。爲女界倡。然心與力。違。慊慊。不自釋。卒遂所願。將大施其澤於汾原澤潞間。隻身千里。毅然不以苦爲行其志耳。今年女士歸值津保兵變。潤甫爲亂兵所戕。女士亦以身殉方其就義也。神色不變。扶病起作家書。抵父顧謂老嫗曰。二子爲我挈之南歸。遂以刃刎脰而死。年三十五。民國元年三月日也。

費保彥曰。易有之。家人利女貞。女士績學多能持志。堅卓慨然以女界前途自任。謂非智耶。平時則提甕出汲。修行婦道。患難則挺身以赴繼之。以死謂非義耶。臨沒從容書慰二親。諉孤於其所信。謂非孝慈之純備耶。要爲能貞其德者也。嗚呼。輓近道喪蹈危母苟士猶難之。若女士者。殆本諸所秉所蓄。

云

陳英如女士事畧

林萬里曰天下之變何自始乎始於上下競利無恥不急公家之急貴富既溢。虐鬼瞰之慮則專權植黨以自固或乃寄孥貌儉效鄭武之所爲事機危岌猶晏然坐視以爲國縱亡滅吾之富自在也一旦變起大氏殖貨愈厚者受禍愈烈故數以兵亂聞者必都會之完富者也遭焚劫之慘者必鉅室之多藏者也向之揚揚自得藉他人以自衛者至是如嬰兒待哺絕之且立斃何也怨讐既多無濡沫之助才能又不足以自養故其凍餓反易於貧民向使合力以謀公益縱有革易之事必無刦殺之禍矣光復後吾不知國民之私利猶如曩時否然其首捐萬金之產以助興學者閩縣女士陳英如也於戲可以風矣爰次其事而傳之曰女士父建侯閩縣螺江人以孝廉起家歷

官至監司。清史循史有傳。母龔氏早卒。女士與弟依外祖居。年十二始之德安。省其父性通敏。疆縠意度超邁。精小篆文辭。什技稍一經意。靡不能在德。安時。祖母邱得危疾。女醫何治。以鍼灸立愈。女士心好之。留學盡其術。因潛。華醫學。盡通內外諸科。長歸葉氏。夫在誠篤。行嗜讀。不問他事。女士佐其翁。治禹筭。馭下有法。顧心實慈。和貧乏以病謁。必留治。親調藥飲之。至愈乃遣。或又從而周之。富家請治疾。必峻却。謂若力足致多醫。何溷我爲。我豈以醫市者數請。乃往視已。遽歸封藥遺之。曰。飲此病可愈。即不信。寧勿服。母問吾。方或服之。果愈。則相與疑怪。毀譽之語。日有所聞。女士漠不爲動。仍獨行其意。數十年如一日也。嘗閔吾聞女紅勞而寡獲。聞有以機刺繡纂組者。力省而利優。因設女子機繡局。聚課之。不取費。數月成績漸著。余見學生繡劉誠。意伯行草。生動如真書。又見篆女士所書小篆。圓勁秀麗。不遺其神。學生數。

十人依若慈母然以問之官吏晉紳則罕有知其事者嘗欲盡出其所蓄倡辦醫學專科學校適聞萬里議建左海大學喜曰吾聞外國大學醫必居一林君之議若成則所造就益宏寧獨醫歟立取房產契券直萬金授萬里曰此吾頻年蓄積所有翁若增固不需此極知區區者不足共建學費用然四海之內安見無貢力志願十倍於我共起而襄斯舉則吾志達矣女士遂言曰吾遇事所當爲必竭才力以赴無所與讓卽爲人治疾亦豈於富獨吝者夫富人畏死而多疑醫者黨同而妒眞吾審脈辨證以法予藥信而服之豈有不中病之理苟得吾方而使羣醫議之則必攻擊疑阻別爲不如法之治有益其疾而已寧闕吾方以息羣議病家信而服之或冀其偶有合也凡事有時貴專斷其徒襲共和之名訛不貽道謀之害矣其識力堅卓多類此林萬里曰興學育材自古重之矣屋壞而思材材乏而始植誠恨晚然使多

方培植未嘗不可爲將來效也若視爲緩圖過此以往並承乏之材無之何以能免覆壓之禍吾爲此懼往者鄴葉澄衷獨建學堂於滬一時翕然稱之何踵者之寥寥耶然澄衷刻苦致富知學之不可已而寒士未學之難造是以福其鄉則猶有爲爲之也女士生名族處順境非有所拂激際此瘡痍未復乃欲託所有於一嬾生以謀興學曾無幾微顧慮惄惜於其間其識量何如哉烏乎使女士身爲男子其有爲當更不可限量矣

民國二年五月印刷
民國二年五月出版

(繕造共和名人事略)
(每部一本價洋八角)

編輯者 平江居士

校勘者 吳縣榮朝申

不_少有_少版_少權_少

印 刷 者 中新文義路
發 行 者 朝記書
賣 者 中國圖書公司
中華圖書館

(上海新聞賣島路九號)
(上海棋盤街中市)
掃葉山房

(上海棋盤街中市)
中華圖書館

販賣者 各省書莊

782.18 / 1374

書 碼：
Call No. ~~1374~~

登 錄 號：
Accession No. 1820033011

書 名：締造共和名人事略
Title

作 者：平江居士
Author

告 期

國 史 館 圖 書

分類號 782.18

著者號 1374
0033011

登錄號 18205

國史館藏書



0033011